

美赫主

第十四卷

作者：宝·喀邱瑞

翻译：石灰

校对：田心

目录

普纳达善和萨考利	1
闭关前的达善	18
萨塔拉闭关	41
欧洲之行	61
访问纽约	76
默土海滨聚会	104
访问美国西海岸	148
访问澳大利亚	186

普纳达善和萨考利



1956年1月，普纳

1955年12月11日星期天，美赫巴巴同美婳、玛妮、高荷、娜佳、美茹和拉诺，前往萨塔拉。埃瑞奇也陪同巴巴从美拉扎德出发。阿娄巴、拜度、宝、邓肯、古斯塔吉、基申·辛、奎师那吉、库玛、尼鲁、彭度、萨

瓦克和韦希奴从美拉巴德出发跟随。卡卡·巴瑞亚又单独留在美拉扎德。克里希那·奈尔已被遣回（喀拉拉邦）马拉巴尔老家。中途，巴巴在普纳停留，巴布萨赫伯·辛德在他的撒玛特皮鞋店安排了小型达善活动，地点是卜德沃-佩斯 489 号，也是以巴巴名义每周聚会之处。巴巴从宾德拉屋来到这里，聚集了近 300 名爱者。阿提之后，巴巴发帕萨德。还私下接见辛德和家人。同一天巴巴离开，到萨塔拉，他和女子继续住在格拉夫顿屋，男满德里住花梨木屋。

撒晤斯期间积累了很多信件，到萨塔拉后，巴巴听了每封信，并授述回复。宝继续服侍奎师那吉；可到萨塔拉不久，奎师那吉病了，尼鲁帮助护理。与此同时，奎师那吉接到马拉巴尔的来信。巴巴在他康复后，遣他回家。叫他带一封父母的信——不反对他跟巴巴生活。奎师那吉去马拉巴尔，几天后返回，却没带信。巴巴立即让他原路返乡，必须带着父母的书面许可回来。但奎师那吉没带信又来萨塔拉，这次巴巴允许他留下。

这个期间，一个叫塔提亚·萨赫伯·贾达乌劳·布因吉卡的男子，从布因吉村到萨塔拉达善巴巴。这一次，贾达乌恳求巴巴到他村里给村民施达善。巴巴同意，时间定在 12 月 18 日。

布因吉（也叫布因）是座小村子，距萨塔拉 15 英里。数世纪前，希瓦吉王的母亲吉佳拜居住那里。布因吉卡是这个显赫马拉塔家族的嫡系后裔，被称作“萨达”（尊贵者）。他寓居祖辈宅邸，颇具名望。巴巴对他说，他在布因吉逗留不超过一小时，布因吉卡做出相应安排。

这个期间，巴巴还召警长 K·S·萨凡特和妻子荷姆拉塔来萨塔拉。二人于 12 月 18 日星期天上午到达。他们是老爱者，遇到问题需要巴巴解决。在家里，荷姆拉塔每天坐在祈祷室里，沉浸于念记巴巴。不做饭，也不管孩子。孩子只好饿着，等到萨凡特傍晚下班回家。他得做饭，还得照料孩子。萨凡特给巴巴写信，今被召见。

巴巴建议荷姆拉塔：“我对你的爱很高兴。我知道你怎样日夜想我，专注我。脑子从不开小差，这很好。我是神，因而在每个人里面。但是，我在你里面高兴的同时，在萨凡特和孩子们里面却不高兴。我在这些孩子里面挨饿，没吃的，就对你不高兴。如果我在这些孩子里面，没有干净衣

服穿，也感到不高兴。在萨凡特里面，辛苦工作一天回到家，发现孩子们可怜兮兮，我也对你不高兴。

“所以在你里面，你让我高兴，可在萨凡特和孩子们里面，你让我非常不高兴！如果你让我在所有人里面都高兴，我对你的爱会高兴得甚至改变你的命运！”巴巴的简单忠告深深打动荷姆拉塔，使她完全改变。从普纳来的路上，她对萨凡特或孩子们一言不发，心情低沉。可听巴巴说完，她微笑着拥抱了萨凡特，夫妇俩高高兴兴地走了。巴巴教给她崇拜他的真正途径。静心打坐是不够的；必须履行现实责任。

美赫巴巴在布因吉施达善的消息不胫而走，普纳、波尔、瓦伊和萨塔拉的爱者也纷纷前往。12月18日下午，巴巴同几位满德里来到布因吉。村民在村外迎接，希望游行护送巴巴坐车进村。巴巴却下了车，同村民一起步行，激动的村民唱歌击鼓领路。巴巴走到古老的府邸，布因吉卡在台阶上迎候。全家在巴巴面前举行普佳，后将巴巴领到一间装饰的房间舒服地坐下。巴巴宾至如归，孩子般高兴。布因吉卡对巴巴的莅临喜不自胜，只能默默伫立凝视。他蓦然想起介绍亲友，回过神来，跑前跑后，把每人领到巴巴跟前。其中有位叫科汗的亲戚，是老爱者。布因吉卡是通过他知道巴巴的。巴巴给全家发帕萨德，他们都好像已跟巴巴接触多年。巴巴在整座府邸走了一遍。巴巴和满德里被招待茶点。

村民们聚在屋外的开阔地上，巴巴走到阳台，在为他准备的椅子上坐下，四名女学生唱了校长专门为此创作的欢迎歌，描述了巴巴的神性和爱讯。

布因吉卡充满虔诚的声音，动情地致辞，最后总结说：“世界历史记载帝国及其王朝的衰败；而灵性历史上，你钻研的话就会发现，圣人和赛古鲁层出不穷，因时间推移和信众增加而持续不衰。”

村中长者给巴巴戴满花环，欢声雷动。从邻近波尔和瓦伊村来的布因吉卡的亲戚，恳请巴巴也惠临他们家，可因时间不够，巴巴谢绝了。

因阳台高出地面，巴巴下来，走到村民中间，达善开始。男女老幼井然有序上前，敬爱地献花环和顶礼。巴巴时而微笑，拍拍这个，把手放在

那个头上，这种身体接触是一种媒介，有助于唤醒他们的心灵，让他们心中保持常新记忆。

来了近 1000 人，巴巴用一小时施完达善。会见布因吉卡及家人后，巴巴在欢呼声中启程，回萨塔拉。校童们喊着“捷巴巴！”追着轿车跑了好大一段。

美赫巴巴将于 2 月 15 日进入闭关，为避免在那时打扰他，安排工作开始，主要关系到满德里的食宿和个人职责。此外，收到许多涉及闭关和女爱者撒唔斯的来信。每个女爱者都希望巴巴访问她家乡。然而，鉴于巴巴为之分配的时间有限，这是不可能的。通信继续来来往往。最终撒唔斯取消。12 月 24 日，通过巴巴（21 日授述）的讯息，告诉组织者：

接续我 12 月 5 日的电报内容，未来一整年的安排，对我的一年退隐至关重要。必要的安排和供给尚未落实。对此和我访问很多地点，时间都太紧，因此我确定取消各地女子撒唔斯活动。无论我做何决定，对一切所有人都最有利；所以，谁都不用感到灰心。

我一直为女爱者的牺牲与服务深深感动；因此，她们对撒唔斯的热情不可减弱。在接下来的闭关阶段，我的全体爱者都必须保持爱的火花，满腔热情地为至爱工作，以便他人感到我的大爱与真理讯息之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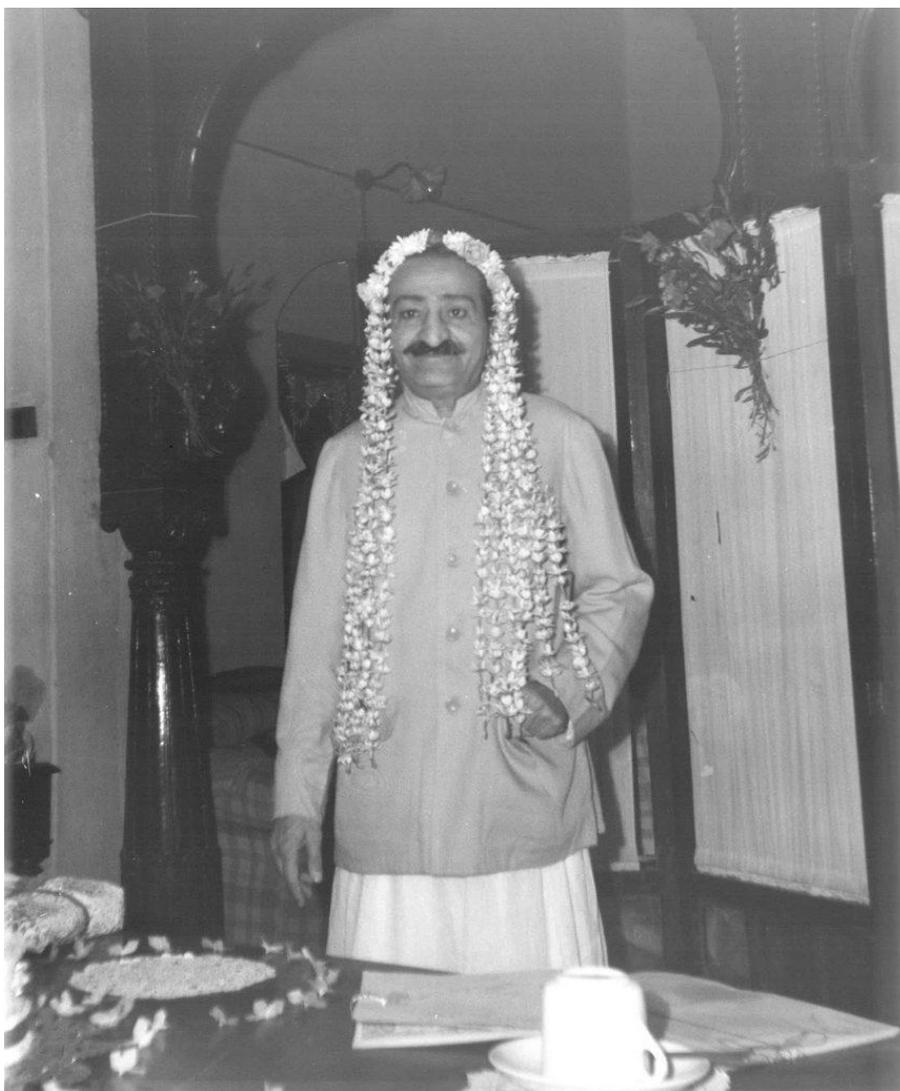
全体都必须记住我就 1956 年 2 月 14 日之后通讯的指示。

巴巴也在制定 1956 年访美的计划。12 月 20 日，致电默土海滨的伊丽莎白·帕特森：“我确定意欲明年中期来西方。通知美国的每个人。”30 日，巴巴又给伊丽莎白发电报：

巴巴希望你知道，并照常告诉每个人：他将于明年夏天来西方。这次没有女子陪同。他将带三名男子，将是特别而短暂的访问。赴美途中，巴巴打算在英国停留 2 天。不访问欧洲。他将在纽约逗留 4 天，默土海滨 4 天，加州 7 天，北加州约 3 天，南加州 3 天。这是大致计划。细节后议。****

巴巴还给邓·斯蒂文思复信说：“谁来见我或多少人来，我不在乎。但我主要是来给我的亲近者撒晤斯的，是他们的爱再次把我吸引到美利坚国土。”

12月26日，巴巴要来几本寄来的《神曰》给满德里——签名的给美婣、玛妮和埃瑞奇各一本；未签名的给拉诺一本，给其他男女满德里一本。但巴巴叫他们不要在1月7日前阅读。首版印了5000册。



1955年12月25日，萨塔拉，美婣生日

1956年1月3日，巴巴由埃瑞奇、库玛和拉姆玖陪同，离开萨塔拉前往美拉扎德。从阿美纳伽召来查干守夜。次日，提鲁玛拉·劳到了，大阿迪把他领到美拉扎德见巴巴。他曾同泰卢固语组前来参加撒唔斯，之后被任命为（印度中部）温迪亚省的副省长。他希望就职前达善巴巴。写信给萨塔拉的巴巴。可巴巴要为工作去美拉扎德，遂召他前来。

巴巴建议提鲁玛拉·劳：“继续执行我的指示，爱我，要绝对诚实。不要辜负尼赫鲁和巴卜·拉金德拉·普拉萨德（印度总理和总统）。尽心把《神曰》译成泰卢固语。”巴巴手触一本《神曰》，送给他翻译。巴巴的祝福令提鲁玛拉·劳激动不已。被巴巴拥抱后离开。

1月4日晚，巴巴回萨塔拉，出发前就他不在期间美拉扎德的管理，对卡卡·巴瑞亚作了详细指示。途经阿美纳伽，巴巴在库希如宿舍暂停，见了顾麦和阿迪。

次日，在萨塔拉发生一件奇事。巴巴同宝和阿婆巴，从格拉夫顿去花梨木屋的路上，看见一个15岁的男孩在路上捡牛粪。巴巴叫他来，问：“你在做什么？”

少年哭了起来。“我家里穷。”他说。

巴巴指示他：“回家洗洗，来花梨木屋。”男孩离去，巴巴到花梨木屋的满德里宿舍。

男孩来到花梨木屋，巴巴问他：“你不上学？”他回答辍学了。

“送你上学，你去不？”巴巴问，“我们负责学费。”

男孩答：“我不想上学。”

巴巴叫彭度给男孩一卢比，他接过钱，回家了。男孩叫伊斯迈尔，他走后，巴巴对满德里说：“小家伙看着挺聪明。他最好上学。”

不一会儿，伊斯迈尔回来了。问原因，他说：“我是回来还钱的。我母亲说，不能不劳而获。”

“这儿活儿不多，”巴巴回复，“你要是同意学习，可以安排。”

“我给您说过，我不想上学！但要是有人在这儿教我，我就来上课。”

巴巴转向满德里，打手势：“宝，你教他，蒙他赐福！至少学学怎样为人做点好事！”

伊斯迈尔插话：“要是他教我，我答应学习。”

于是巴巴要宝当教师。宝很快了解到，伊斯迈尔除了当他的学生，还成为他的上司。

普纳爱者辛德、伽德卡、马杜苏丹、卡姆卜里、拉克希曼·塞德和萨达希乌·帕特尔等，希望巴巴在普纳给公众达善，并为此目的于一月初来到萨塔拉。巴巴答应他们的要求，日期定在1月14日。

巴巴率埃瑞奇、宝、库玛和阿娄巴，13日离开萨塔拉到普纳，住在伽内喜金德的达迪·科罗瓦拉家。已派彭度提前一天到，进行准备。达善安排在普纳气象站附近5号，伽内喜金德公园内的信德家房前。在宽敞大院里搭了大遮篷，是夜彭度又指挥建了主席台，以便群众看到巴巴。普纳爱者夜以继日工作，直到拂晓才装饰好主席台和遮篷。

1月14日星期六，从一大早，就聚集了几千名群众，等候达善开始。从那格浦尔、安得拉、哈默坡、德拉敦和孟买等远地，也来了许多爱者。早晨8点，巴巴在热烈欢呼中来到。男女分开排队，巴巴立即开始发帕萨德。原计划只有一个上午的活动，却因达善人数众多，延续到晚上6点。巴巴让中间休息30分钟，期间他在单独房间私下接见外地爱者。

巴赞和卡瓦里音乐持续一整天。普纳的著名古典歌手，马斯特·克里须纳劳和女儿，为神圣至爱演唱。马斯特·克里须纳劳跟巴巴已有30年联系。1929年巴巴生日庆贺，他到美拉巴德首次为巴巴唱歌。4年后到纳西科，在巴巴弟弟贝拉姆的婚礼上演唱。1937年又在纳西科巴巴的大型生日庆祝期间演唱。近20年后，他再度有机会在主跟前演唱，巴巴对他很满意。

拉姆玖的儿子，职业摄影师达度，也特地从纳西科来拍照。达善者中有很多官员，包括普纳市长和警察局长。

1月14日对印度教徒是个吉祥日——桑格拉提节。（注：玛克-桑格拉提，朋友中间分享甜食的印度教节日。）普纳爱者兴高采烈。活动期间，巴巴没有授述讯息或语录，而是持续用双手给提古（一种芝麻籽甜食）帕

萨德——这是他的真正礼物。他会拍拍这个，摸摸那个的脸腮，有时把手放在爱者头上。他的微笑感染四周，目光在达善者心中点燃甜美的渴望火焰。

下午 6 点，达善结束。巴巴从主席台走下，坐上车。亲密爱者围拢上来，泪流满面。对他们的爱与劳动，巴巴表示满意。轿车缓缓驶过人群。空中响彻“捷阿瓦塔美赫巴巴！”甚至在他离开后，仍不断有人来伽内喜金德。普纳的爱者将巴巴触摸过的剩余帕萨德发给来者，直到晚上 9 点。这天近 20000 人领到巴巴的帕萨德。这是巴巴在普纳——他出生、玩耍、上学并在巴巴简手中获得大知之城——的首场公众达善。

巴巴到宾德拉屋看望杰萨瓦拉一家、杜恩·萨达和姊妹阿露之后，当晚回萨塔拉。



1956 年 1 月 14 日，普纳

这次普纳达善只是 1956 年初，巴巴进入闭关之前的一系列简短达善活动的首场。巴巴回萨塔拉之后，毛尼·布阿来恳请巴巴到 15 英里外的库姆萨村施达善。毛尼·布阿一直在该村积极传播巴巴的爱。2000 位村民尚无一人见过巴巴，都渴望达善。巴巴默许，并定下日子。

1月24日中午，巴巴同几名满德里乘旅行车从萨塔拉出发，半小时后来到库姆萨村外。村子位于提尔甘伽河畔，距戈雷岗火车站有3英里土路。迎候巴巴的村民将一辆牛车装饰成战车一般，由12对虎彪的犍牛拉着。毛尼·布阿请求巴巴坐上，巴巴走下汽车，登上牛车。村民载歌载舞带路，将巴巴领到达善场地。过全村唯一马路时，村民都从房前台阶边喊“捷巴巴”，一边向巴巴抛花。还不时拦住车，给他戴花环。在榕树下临时搭了小遮篷和主席台，作为达善场地。巴巴到后，从牛车下来，由毛尼·布阿和村里几位长者领上台。全场爆发“胜利属于巴巴”的欢呼，持续了几分钟。巴巴双手合十致意。村民接着献花环，唱阿提。达善开始前，巴巴说：“不要浪费时间给我戴花环唱阿提。这些东西不重要。重要的是从我手中接受帕萨德。”

还警告村民不得触摸巴巴的足。但有些人情不自禁、习惯性地用手触足。巴巴因此离开主席台，走到村委会大厅坐下。招待巴巴和满德里茶点。巴巴呷了少许茶，把杯中剩下的递给毛尼·布阿。

周边村庄也来了很多男女老少，总共近5000人。有些人上前，请求巴巴继续施达善。巴巴说：“若没人摸我的足，随时可以。”他们答应，巴巴回到遮篷。这次没人再企图触摸他的足。男女分开排队，依次走上前，满怀虔信地领帕萨德。巴巴心情极好，评论：“看到周围环境，让我想起（舍地的）赛巴巴被游行队伍领到戈伯尔岗邻村的类似场面。”

巴巴原本答应施两小时达善，可他双手发帕萨德，持续到下午3点半。群众不断前来；巴巴触摸剩余的帕萨德祝福，离开主席台。他被领到河畔，圣人师利·达纳施的陵墓。照看圣陵的老萨度五体投地，向巴巴顶礼，接着献花环。巴巴拥抱他。他又请巴巴进去祝福圣陵。巴巴走入，很喜欢此地。

达善过程中，有的人把钱同椰子花果一起放到主席台上。巴巴指示毛尼·布阿：“用这笔钱支付活动费用。”毛尼·布阿犹豫了，因这项费用村民已志愿捐献。巴巴提醒他，每个方面都要服从大师；因此毛尼·布阿收好钱，转交给接待委员会。

巴巴让人通知美赫吉，将车开到库姆萨，以便巴巴次日使用，去美拉扎德。不多时，美赫吉开车来到。见到他，巴巴表示很高兴。下午5时许返回萨塔拉。

翌日，邻近村庄的人纷纷来请巴巴，也惠临这些村子赐福。因时间不够，巴巴没答应。已计划在快到的闭关前，访问其他地方。不过，巴巴答应2月2日之后，在萨塔拉的花梨木屋给他们施达善。

在1955年11月美拉巴德撒晤斯的第一周，高达乌丽·麦曾来表示，希望巴巴在撒晤斯后，到萨考利休息几天。当时巴巴接受她的邀请，并对她说：“如果我去萨考利，要你亲手为我做饭。你同我的关系，如雅秀姐（奎师那的养母）同奎师那的。你是我的雅秀姐。”

最初的决定是巴巴在萨考利休息一周，但因他在进入闭关前的时间不够，只定两天并通知高达乌丽。但几天后，巴巴派大阿迪去萨考利捎信说：“巴巴将如约访问萨考利，但只会逗留两小时。”高达乌丽甚感失望，回话说巴巴至少要呆一天。最后，巴巴同意从上午8点呆到下午6点，访问日期定在1月26日。巴巴进一步给高达乌丽捎话：“我在萨考利不施达善，只吃你做的饭。”

因此，1月25日，巴巴由埃瑞奇、彭度、宝、尼鲁、古斯塔吉、库玛和基申·辛陪同，离开萨塔拉，前往阿美纳伽。在阿美纳伽，巴巴会见阿迪，指示：“明早去萨考利，告诉高达乌丽：我上午9点到，午餐后立刻返程。不要安排任何达善或接待活动。”

离开阿美纳伽，巴巴到美拉扎德过夜。次日一早，阿迪、顾麦、达克和瓦曼前往萨考利，传讯给高达乌丽。她回答：“巴巴把我视作他的雅秀姐。雅秀姐的愿望是他在这儿呆到晚上。”

阿美纳伽、普纳、孟买等地的爱者，获悉巴巴访问萨考利，都聚集在此。1月26日早晨7点半左右，巴巴离开美拉扎德，一小时后到拉哈塔村（距萨考利1英里）。在拉哈塔，阿迪传达了高达乌丽的口讯，巴巴听了很高兴。

当巴巴到达萨考利时，埃舍居民和他的爱者都在 200 米外迎接。未等巴巴下车，埃舍管家瓦格就上前给他戴花环。由一匹装饰漂亮的白马（卡基的象征）领头，游行队伍簇拥着巴巴，一边唱歌奏乐。巴巴来到寺庙，主牧师瓦桑特·德希穆克（查干的兄弟）做普佳。巴巴的轿车缓缓驶向耶希万特·劳家。巴巴下车，高达乌丽给他戴花环，把头放在他足上顶礼。坎尼亚（女尼）们跟着效法。

巴巴在耶希万特·劳家的沙发上就座，阿提开始。接着他问候高达乌丽的健康。告诉她：“我在这儿呆到下午 4 点。”

离开耶希万特·劳家，巴巴到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旧屋，进去坐了一会儿。接着又走到马哈拉吉的三摩地。在马哈拉吉的长椅对面一角，已给巴巴准备好饰满鲜花的座椅。一名坎尼亚唱歌，这首歌是（1920 年代）巴巴专为马哈拉吉创作的，并在马哈拉吉在世时被唱。她后来又唱了一首歌赞美巴巴。巴巴心情愉快，笑容满面。

他问高达乌丽去哪儿了，被告知在厨房为他做饭。又问瓦格屋里有没有电，瓦格答：“还没通电，有时候用发电机临时供电。”

普兰达勒插话：“因巴巴问了，一定会通电的。”

巴巴评论：“有了电，会为此地增光。”

女尼吉吉是马哈拉吉的老爱者，住在萨考利。她没在场，因生病，在海得拉巴。她遣兄弟来，请求巴巴到她房间坐坐，举行阿提。她兄弟很高兴见到巴巴，说：“我们今天得福了。美赫巴巴来到我们中间，是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恩典。”

之后，巴巴到厨房，高达乌丽忙着做饭，别的女尼协助。奇妙的事发生了：巴巴亲手帮忙擀普里饼。中间，还说：“我（做饭）没有（高达乌丽）麦熟练。”

巴巴看到厨房的女子们，还提议：“这里要尽快通电。”又微笑着对高达乌丽说：“我饿了。不再需要巴赞（歌），只要饱赞（饭）！”接着严肃地说：

我肩负着巨大负担，明天还得去森格姆内尔给公众达善，接着去（古吉拉特邦的）璫萨里和巴杰瓦。全宇宙在剧痛中挣扎，可今天我们多开心！过了这么久，今天我终于要品尝我亲爱的雅秀姐慈爱地做的饭了。我总是享受极乐。没有其他什么让我享受；但与之同时，我作为万人万物，又通过每一个的痛苦而无限地受苦。

我多想呆在这儿，打弹子，吃我的雅秀姐做的饭——而不是四处奔波施达善，坐着忍到膜拜和阿提仪式结束。我永恒自由，却为自身原因，自愿让自己受缚。这全是出于我对众生的无限爱！

当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巴巴身上时，他转过身，亲切地拍拍高达乌丽，对她说：“灶火太大。你大汗淋漓。别马上出门，会着凉的。”

巴巴走出厨房。马哈拉吉的老爱者，纽瑟文·巴如查，走来拥抱巴巴。在11月份参加美拉巴德撒晤斯的纽瑟文情不自禁，泪流满面。

巴巴牵住瓦格的手，疾步领他到马哈拉吉的小屋，说：“你精力充沛！”瓦格对此大笑，又将巴巴送回座位。

此时，已做好饭的高达乌丽来了，按巴巴要求，到他身边坐下。巴巴指示满德里达善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三摩地。之后，诺希·斯甘坡瑞亚上前给巴巴戴花环，巴巴也命他向马哈拉吉的陵墓顶礼。演唱巴赞。巴巴通过手势，指导塔巴奇（鼓手）怎样合上拍。同高达乌丽亲切交谈，再三提醒她注意健康。在这个凉爽的天气，她在凉屋子里没穿暖衣。

巴巴让演唱停下，说：

尽量认真听我对你们说的话。埃瑞奇明白我的手势；根据我在字母板上的授述，写了《神曰》。他从前很强壮，现今虚弱了。睡不好，吃很少，不出门散步，胃口不佳。但他辛勤为我工作。

我妹妹玛妮也工作辛勤。处理所有的西方通讯，一天到晚忙着打字。对他们二人，我毫不心软，对任何人都不软。我的心是爱的摩河萨伽（大海），这是事实。正是因为此爱，我把弟子的身心碾成粉末。人除非变成尘土，否则不可能复活永生。

我的这个肉身，你们都看见，但不是你们应该看见、认为并感受的我。我在一切万物中，是一切万物。我是真实者。我是永恒极乐中的“一”。

我很爱高达乌丽，非常爱。这皆归因于她过去的联系。她同我有很多联系。

巴巴指着马哈拉吉的照片，评论：“这位老人把我带下来。你们有时候感受或体验的最高类型的世俗幸福，只不过是永恒极乐的第七个影子。”

巴巴转向马达夫·劳·米萨，要他：“唱一首动听的歌，因为这会儿人人都昏昏欲睡。”众人大笑，马达夫·劳唱了起来。

巴巴从花环上摘了一片玫瑰瓣，给吉吉的兄弟，打手势让他吃下。吉吉的兄弟告诉巴巴：“吉吉在海得拉巴做了不起的灵性工作。即使在病中，她也每天给很多穷人施食，她深爱马哈拉吉，出于对他的爱，总是在当地做事。”

巴巴说：“确保吉吉在海得拉巴继续工作，不中断。”

巴巴接着开始给萨考利埃舍居民和女尼发帕萨德。告诉高达乌丽：“普纳达善，我给 15000 多人发帕萨德，现在感到很累。”给在场者发完，巴巴拿了一点帕萨德，放入高达乌丽口中。

接着巴巴又被领入一个房间，有位女尼病了，已卧床多日。巴巴给她帕萨德，拉着她的手。又用手爱抚她的脸。之后到吉吉房间，一名女尼代表吉吉做了阿提。巴巴对她兄弟评论：“吉吉很爱我。向她转达我的爱。”

接着巴巴去纽瑟文·巴如查家。巴如查患风湿病，热切等着巴巴到来。巴巴一进他房间，巴如查就抱住他号啕大哭。他领巴巴到祈祷室，让巴巴看他的那本《神曰》。对巴巴说：“书我虽然读了，却忘了所读内容。”巴巴用手触了一下书，建议：“要反复读。我现在触摸了书，你就能读懂了。”

巴巴在他床上坐下，对他说：“我很少坐到谁的床上。你有多幸运，我坐在你床上。什么都别担心。”

巴如查回答：“巴巴，我把身体交给了乌帕斯尼·马哈拉吉，所以对我来说没什么担心的了。”

巴巴满意，接着又走回耶希万特·劳家。高达乌丽捎话说饭好了，巴巴走到她房间，由她侍奉用餐。她慈爱地劝巴巴：“请吃些蔬菜。何不尝尝这个？再吃点米饭豆糊。”巴巴吃得津津有味，称赞每一道菜。神成为孩子，享受养母关怀！高达乌丽不停添菜，可巴巴吃不完，孩子般表示吃不下了。盘中剩下饭菜，巴巴叫高达乌丽分给女尼，作为他的帕萨德。

之后巴巴对屋中全体在场者说：“世间所有女子中，高达乌丽的心属于最纯洁的（之一），我非常爱她——远远超过她爱我的程度！”

巴巴走出房间，到一棵树下坐。这时，斯瓦米·希瓦南达的女信徒，锡兰的萨奇塔南达·玛塔，到了萨考利。她以斯瓦米·希瓦南达的名义，在当地管理“神圣生活协会”。特来萨考利求见巴巴。巴巴由埃瑞奇陪同，把玛塔带到僻静处，私下接见她几分钟。

之后，巴巴回来，又坐到树下。他要橡皮球，马上送来了一只。巴巴叫女尼及其他人接球，开始嬉戏地往各个方向扔球，让女尼和爱者们不开心。之后巴巴叫众人去用午餐，他来到耶希万特·劳家，一些人等着达善。巴巴坐下，鲁斯特姆·卡卡开始唱歌，在场者达善巴巴。

不一会儿，花环积了一堆。达善后，巴巴到马哈拉吉的小屋，坐到遮篷下。高达乌丽走来，坐到巴巴身边。巴巴问：“你吃过了，把帕萨德给坎尼亚（女尼）了？”

她含笑回答：“是的，巴巴。”这天阿瓦塔的神爱光辉弥漫萨考利，在他的爱里，在场者体验到一种亲密无间。

巴巴评论：

美拉巴德撒晤斯活动期间，我对身边聚集的爱者授述了许多语录，解释了许多东西。我着重强调的话题之一，就是“伪装”。伪装是何意？是指在外表现你内在实际上所不是的。神宽恕一切，但我告诉你们实话，他惟一不宽恕的，是虚伪。

撒晤斯前两个月，消息传来，我的一名信徒在北方邦某地组织克坦活动。举办活动主人家的小孩死了，又被那个信徒复活了。

这个消息并不让我高兴。相反，我开始觉得，倘若组织克坦的那位信徒死掉会更好。

巴巴继续：

灵性道路上有人能操纵睿地-悉地（第四层面的神秘能力）。甚至能起死回生。但他们也因此陷入幻相罗网。从我这里，不要期待任何能力展示！你们看见太阳及光辉，认为宏伟强大。可实际上，太阳及其力量与光辉只是实在的影子而已。有趣的是，那只是赛古鲁所掌控和施展——为人类利益而使用——的能、光与美的第七个影子。

（要证悟神）处于第六意识层面的圣人也是无助的，离开赛古鲁的帮助，再也无法前进。我处于永恒极乐，但马哈拉吉把一切——整个宇宙——都系在我的脖子上。我永恒自由，却让自己受缚。

演唱开始。巴巴取个枕头，当塔布拉鼓敲奏起来。突然，他沉浸于自身，手指快速上下挥动。闭上眼睛，猛然踢了几下右腿，似乎在踢开什么。这持续了两分钟。

巴巴走出小屋，开始在地上打弹子。高达乌丽、全体女尼和埃舍多数居民在场。高达乌丽一直很想看巴巴打弹子，曾捎话给他不要在她来之前开始。

巴巴连续击弹子数分钟，接着说：“我擅长游戏，因为从时间之初，我就一直在跟宇宙游戏！”

“古代，睿希和牟尼做这个游戏，有深刻含义。要打赢，选手必须击中弹子 14 次，方可宣布胜利。击 14 次，表示神圣意识游戏在最终证悟之前的 7 次下降和 7 次上升。”

巴巴接下来去高达乌丽房间，荡了马哈拉吉的秋千。有人抱了只白兔进屋，巴巴把兔子放在膝上，拍了一会儿，然后还给高达乌丽。埃瑞奇说，巴巴喜欢在萨塔拉的雌马希巴。他每次给希巴喂胡萝卜，马都吻他。

巴巴敦促坎尼亚：“你们都要继续爱高达乌丽。”

就在这时钟响了，一名女尼应道：“时钟确认了巴巴的希望！”在场者都笑了，在巴巴身边很高兴。

巴巴问：“你们当中谁唱歌好？”一个姑娘上前。有人去拿手风琴和手鼓。

与此同时，巴巴建议高达乌丽：“照顾好身体。盛夏不要旅行。夏季就连住在这里都不利于你的健康。5月要去山中避暑。穆索里5月份很美。气候宜人。”

女子唱后，巴巴说：“六个月后，我必须去美国两周，去英国两天。西方有位影星读了《神曰》，对我生起很大敬爱。（注：指琳达·克里斯汀，后来嫁给查尔斯·坡德穆之子——也是演员的埃德蒙·坡德穆）从2月15日，我打算隐居一年，对美英的访问将在隐居期间。回来后，继续闭关，直到1957年2月15日。”

巴巴补充说：“今天对你们大家，我显得开心。打弹子、掷球、同你们说笑。但实际上，你们中无人理解我和我必须做的工作。我跟奎师那、罗摩和你们阅读听闻过的许多其他人是同一个。”

巴巴叫库玛讲奎师那及其祝福的故事。库玛讲道：“据说，乌特拉之子帕里克希特出生时，是个死胎。奎师那说：‘我不施奇迹。但如果我从未撒过谎，如果我从未食过言，如果我从未害过人——如果属实，就让孩子活过来！’”

巴巴评论：“令众人惊讶的是，孩子确实活了。奎师那的祈祷则成为大量娱乐的源泉。奎师那故意强调他的所有表面缺点，戏弄亲友爱者的头脑，以启发他们认识到，他表面说的话只是表象。他实际说的话，句句兑现。

“大众普遍认为奎师那在撒谎。我是奎师那。在撒谎、许诺并违诺艺术上是老手。但要记住，我也超越这一切，因此我的诺言个个兑现。”

巴巴解释：“原先我对你们许诺，在萨考利呆7天。后来让人捎话，呆2天。现在我在这儿呆7小时，从而兑现原诺言。永恒中，7天或7小时都一样。”所有在场者，包括巴巴本人和高达乌丽，都开怀大笑。

巴巴最后建议：“要保持心灵纯净，爱我。别让其他任何念头介入。心干净时，我住里面。心中的污秽（业相）一旦清除，就找到了我，因为我已经在那里。”

巴巴叫女尼再唱一首巴赞。她开始唱，巴巴再次陷入沉思。过了一会儿，情绪改变，拿起多拉克，随歌击鼓伴奏。高达乌丽等开始摇巴巴坐的秋千。一齐唱起这个她们曾为坐在秋千上的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唱的一首歌。

巴巴走出房间，来到井边。女尼们感到又有趣又惊讶，以为他兴许走错了路。可巴巴是到井边看井水够不够的。高达乌丽招呼巴巴回屋，给他上茶。他呷了两口，就还给她，打手势说：“我吃了饭，打了弹子，饮了茶；我荡了秋千，给了达善和帕萨德。我听了歌，在我的雅秀姐身边呆了几乎一整天。现在我得走了。”

他匆匆走到寺庙，听了他的阿提。又到马哈拉吉的住处，站在那里，叫伽德卡唱阿提。完毕，巴巴指示满德里，向那里的马哈拉吉的凉鞋顶礼，他们毕恭毕敬做了。巴巴说：“就是在这个房间，马哈拉吉合掌对我透露，我是阿瓦塔。”

巴巴几乎是跑到泊车之处，坐入汽车。众人欢呼：“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下午4点，随着轿车驶离，巴巴满面笑容，向高达乌丽·麦挥手道别。两小时后抵达美拉扎德。巴巴的车消失，埃舍的人依然久久眺望。

俘获了他们的心，心灵大盗随即离去！

对萨考利之行，巴巴感到满意，当晚留宿美拉扎德。

闭关前的达善

距美拉扎德约 55 英里的森格姆内尔镇，当时人口有 18000 人。瓦曼·苏伯尼斯（注：老爱者，从 1925 年在美拉巴德居住，直到 1928 年托喀埃舍关闭）、R·M·瓦格玛等人曾到萨塔拉，请求巴巴施达善。巴巴接受，定下日子。苏伯尼斯搭起遮篷，能容纳 4000 至 5000 人。但森格姆内尔聚会情况完全出乎预料。

1 月 27 日拂晓，巴巴同几名满德里离开美拉扎德，上午 8 点抵达森格姆内尔。爱者们热情欢迎，将巴巴接到遮篷旁的专用房间。镇上要人向巴巴献花环达善。巴巴走出房间，在主席台就座。小遮篷内人不多，欢呼“捷巴巴”。巴巴离开椅子，到主席台边坐下，开始发帕萨德。男女分开排队。过了些时间，涌入 10000 人，场地人满为患。只见人山人海。是森格姆内尔从未有过的景观。突然，激动不已的群众蜂拥上前。基申·辛描述了如下场面：

“开始，遮篷里只有几百人。男女井然有序地走向巴巴，接受帕萨德。可过了一会儿，令森格姆内尔爱者震惊的是，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少接踵而至，来达善领帕萨德。不断增加的群众逐渐失控，为方便排队所设的竹子界线被冲垮。麦克风反复广播要守秩序，没有效果。尽管巴巴以惊人的速度递发帕萨德，但人们争先恐后上来接受神圣礼物。混乱中男女老少被挤倒。成千上万颗心灵似乎被某种强大力量触动，不能自己。”

巴巴不停地双手递发帕萨德，可人群不断蜂拥上前。见此，瓦曼·苏伯尼斯激动地叫道：“瞧巴巴的奇迹；看看巴巴的奇迹！这不就是奇迹！否则不可能发生！怎会有这么多人来？”

一个穷妇人，虽年轻体健，接受帕萨德后晕倒，巴巴拥抱了她一会儿。苏伯尼斯送她到房间休息。她恢复过来。巴巴让她到台上坐在他身边。10 分钟后，再给她帕萨德，命她当场吃掉。她激动万分，好不容易才把她带出人群回家。

前来达善者人数继续增加，管理人员和警察的维持秩序努力，均告失败。如基申·辛所述：“群众的高涨热情和想见巴巴的渴望，使维持秩序变得不可能。”巴巴以最快速度递发帕萨德，但群众过于狂热，满德里担心人们会把前面的人挤倒在巴巴身上。让众人排队的努力失败，妇女儿童有被踩的危险。所有努力都无效时，将巴巴护送到旁边的房间，从那里给人达善和帕萨德。满德里和警察让人们排好队。妇女优先，依次进屋。领到帕萨德后，从后门被领出。之后是男子。

巴巴原定在森格姆内尔达善 2 小时，但连续 4 小时后，附近的村民仍然络绎不绝。因此巴巴触摸祝福剩余的帕萨德，让人发给后来者。他从后门离开，坐入轿车。

巴巴应一家孤儿院院长的请求，中午来到。已对他的莅临做好准备。巴巴给 85 名儿童发了帕萨德，接见院长和家人。正要离去，发现孤儿院外聚了数百人。巴巴又开始给他们帕萨德，遮篷内的聚会者看见，也跑来孤儿院。不过，巴巴半小时后离去，启程回美拉扎德。

苏伯尼斯、瓦格玛等奉命在镇子外的路上等候。巴巴拥抱他们，对活动表示满意。苏伯尼斯说：“巴巴，我们今天在森格姆内尔目睹了您的奇迹。镇上这么多人史无前例！今天森格姆内尔全镇为您疯狂！”巴巴只是笑笑，驱车驶往美拉扎德。

1 月 28 日星期六上午，巴巴同几名满德里，包括大阿迪，离开美拉扎德赴孟买。当夜抵达，住在纳瑞曼·达达禅吉家——阿厦那。次日，巴巴到孟买中心火车站，前往瑙萨里。孟买来许多爱者，有些将陪伴巴巴同乘一节包厢。其他人在站台达善巴巴。

自从 1937 年 12 月索拉伯吉·德赛去世，巴巴已有 18 年没来瑙萨里了。弥奴和芭湃·德赛盖了新屋，命名美赫寓所。希望巴巴光临祝福，因同这家人的亲密关系，巴巴接受了邀请。

孟买的一些“帕西反对派”，听说美赫巴巴访问瑙萨里，在一个叫索拉伯·巴姆吉的陆军少校的组织下，提前来到召开会议，决定抵制美赫巴巴的来访。霍桑·巴如查医生的母亲也同情他们，禁止霍桑邀请巴巴到他

们家。这些活动使达善组织者感到，巴巴的来访会受到当地人的全力抵制。霍桑、柯瓦司·韦苏纳、纳金达斯 V·拉普希瓦拉、塔科拉 G·甘地、巴丘拜·索尼、阿德·德赛家等爱者，对这个城市的反应不感到乐观。

在瑙萨里刮起反对风暴之际，巴巴和满德里乘预定的一节三等车厢，在欢呼声中从孟买出发。一名帕西陌生人进入车厢，坚持要在巴巴身边坐到达达尔站。巴巴允准，那人说：“过去三年我一直渴望达善您，今天才有机会。有幸陪伴您呆一会儿，我真开心。我对圣人深感兴趣，其中一位，萨度·瓦司万尼，对您非常尊敬，高度评价和景仰。”

“他们都是我的爱者。”巴巴回应。

“米禅达尼也是位好圣人，”那人又说，“我祈求您，让他跟您建立联系！”

“我在人人内里，所以也在米禅达尼内。我是万人万物。”

（注：萨度·瓦司万尼是社会工作者，真诚为普纳的穷人服务。但他不是圣人，后来同巴巴有接触。米禅达尼是伪圣徒，天真民众把他奉为圣人。后来他来见巴巴时，巴巴训斥他愚弄无辜民众。）

此人叫 E·N·瓦德伽，他表示希望读巴巴的书。给他一本《神曰》。付款时，他说：“我带的钱原打算捐给火庙的。”

阿迪插话：“现在钱给了更伟大的火庙！”

瓦德伽评论说：“美赫巴巴通过《神曰》说话！巴巴是神本人，我见到了神！现在我要读神说的话！”又说：“帕西人对巴巴的评价极不合理。我真幸运，都是因为我母亲的祝福。我一直求道，直到今天。我真高兴遇到巴巴，有机会达善。”

列车到了达达尔站，瓦德伽顶礼巴巴的足后下车。巴巴给他一个橘子帕萨德。月台上有许多爱者，有的要去瑙萨里。巴巴给前来达善者发帕萨德。列车每停一站，人们都排队欢呼，看见巴巴发帕萨德，就冲向他的车厢。

下午1点，巴巴和满德里抵达瑙萨里，车未停稳，爱者们就热烈欢呼。他一下车，就被男女老少围上。志愿者领巴巴穿过人群的同时，巴巴被戴满花环。车站聚集了数百人迎接巴巴，尽管反对舆论有些让人扫兴。巴巴坐车到美赫寓所，受到德赛家人的热情欢迎。有消息说，全城人渴望达善，已聚在遮棚，等候他到来。实际上，抵制活动在民众中制造了更大的渴望和兴趣，乃至瑙萨里的每个小孩都知道巴巴的来访。

巴巴对霍桑·巴如查说：“因时间不够，我逗留期间谁家都不访问。”

霍桑并没将他母亲的感受告诉巴巴。巴巴这么说，免去他透露母亲顽固态度的尴尬，他深受感动。巴巴坐下，匆忙吃了米饭豆糊的便餐，还给巴鲁查和韦苏纳吃一点，随后遣他们去做达善安排，确保一切就绪。

霍桑·巴如查中途停下，通知母亲巴巴不来他们家。可他到家后，发现奇迹般的变化。她现在也急欲达善巴巴。听霍桑说巴巴已到，也来美赫寓所，伴随巴巴一直到晚上9点。

琐罗亚斯德教大祭司的妻子，珂希德·达斯托，也来到美赫寓所。这让人惊讶，因为帕西牧师的妻子来达善，是绝对违反正统惯例的。有些帕西青年甚至被教唆，喊口号反对美赫巴巴，企图扰乱达善——而他们大祭司的妻子竟拜倒在他足前！

像孟买一样，瑙萨里也是公认的帕西人大本营。巴巴获悉有人谋划抗议，淡定地说：“我是为美赫寓所的亲爱者而来的。因为他们希望我来。我来此也是为了看看渴望达善我的瑙萨里爱者。在美赫寓所逗留，一半目的实现。下午2点半到5点的达善，将实现另一半。”

下午2点15分，巴巴来到达善现场。装饰华美的巨大遮篷内回荡着“捷巴巴”的欢呼。随着巴巴登上主席台，巴丘拜巴赞团唱起甜美的“尤伽阿瓦塔，尤伽阿瓦塔（时代阿瓦塔）！”数千人加入，爱弥漫全场。

接待委员会的成员一一献了花环。之后巴巴离开座椅，坐到主席台边发帕萨德。巴丘拜唱起优美歌曲，一时仿佛阳光穿透他们短暂存在之黑暗。人们依次走向巴巴，一排接一排。他神采奕奕，微笑感染全场。人们凝视

着巴巴。在巨大的遮篷里，从远处也能一睹其容颜。这一天巴巴让自己荣光大放，甚至满德里也无法将视线移开。

在场者近 20000 人，络绎不绝的人流继续从大路涌来。巴巴照例飞速递发帕萨德。五六个恶作剧帕西少年走近，巴巴只对他们笑笑，给他们帕萨德。他们两指触前额向巴巴致意，巴巴欣然认可。密谋放火烧遮篷的少年正要动手，拉普希瓦拉察觉他们互发暗号，去问怎么回事儿，他们匆匆溜走。满德里听拉普希瓦拉讲了这个诡计，甚感震惊。

人群增至近 50000 人，但没有出现森格姆内尔的拥挤混乱。4 点 45 分，彭度通知巴巴：“人不断增多，路上人满为患。外面的人躁动不安，篷内的人快要窒息。您最好停发帕萨德，用扩音器授个讯息。”

巴巴回应：“我通过帕萨德在给予什么，无人知道！唯有通过它，我在这种活动期间给予我想给的东西。”

随即加快发帕萨德的速度，这激发巴丘拜更深情地歌唱，传递着淹没于海洋的感受。

瑙萨里人表现出极佳纪律和克制，井然有序。下午 5 点，巴巴离开主席台，坐入轿车，车缓缓驶过人山人海。高声欢呼的群众依然和平有礼，满足于目睹阿瓦塔，见证其神性。

正往遮篷走来、尚未达善的数千人，获悉巴巴去了美赫寓所，尾随前往。路上挤满人，却没出现混战推搡，镇定有序。巴巴看见，站到美赫寓所楼上阳台，以便他们从远处达善。巴巴满面荣光，半里之外都能看到。

在午夜升起宇宙之阳，

千载难逢的醉人景象。

过了一会儿，巴巴下楼，可人群又聚到美赫寓所前，巴巴只好再次上楼让他们达善。就这样，人们不断来来去去，屋子对面路上一直挤满人。

一方面，成千上万人渴望达善巴巴；另一方面，一小撮反对派决议制造麻烦。那 6 个企图扰乱达善未果的帕西少年爬上对面房屋墙上，高呼：

“美赫巴巴姆鞅跋（打倒美赫巴巴）！”和“美赫巴巴刹勒跋（美赫巴巴走开）！”

巴巴被这种反对场面逗乐；可霍桑·巴如查愤怒之下，想去揍他们。巴巴拦住，解释：“坐我旁边，别介意他们的胡闹。有些人怀着爱想神念名，有些人怀着恨做！二者都在念神名，都被宽恕。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极其天真。应该受到怜悯和爱。”

巴巴敦促房里每个人保持冷静，不要激动，也不要责骂这些少年。解释：“绝不要介意反对口号。是我自己在通过这些男孩喊口号。是我在做一切——因为除了我别无其他！”

进而警告：“谁都不得对口号表达愤恨，也不得以任何方式对抗这些男孩。你们都要保持平和，愉快地面对这种情形。我在众生里面，也在他们里面！我享受信徒的欢呼，同时也享受他人的好笑口号。欢呼我者和嘲笑我者，都同样无知。前者的无知愉快，后者的无知可笑。谁都没有错。我是谁，你们无人知道。”

巴巴最后说：“记住，他们喊口号时，也在念我的名。一个人想我时，就足矣——不管通过奉爱还是嘲笑。他们很天真。让他们喊。我非常享受。”

帕西少年继续喊口号，直到最后喊累了。听了巴巴的解释启发，爱者们未流露一丝怨恨和抵触。个个保持平静愉快。

帕西少年散去，群众依然热切期待再一次达善巴巴的机会。那些口号可以说唤起真诚心灵对巴巴更大的爱。他们耐心盼望走前最后见巴巴一面。巴巴被他们的爱感动，同意坐在套间施达善。民众排着队，被领到房间。要求他们不要在巴巴身边停下，而是看他一会儿，迅速走出。就这样，又有数百人“通过目视”达善了巴巴。

之后巴巴叫打开院门。人们冲入庭院，巴巴一次次走近窗户，给他们从远处达善的机会，并示意他们散场回家。

时间已晚，民众仍继续涌入。巴巴没时间访问美赫中心，一位主要组织者从美赫寓所给盼望巴巴到来的中心成员和很多人捎讯，说巴巴延迟访问，他们最好都来美赫寓所达善。于是中心成员和其他人来到，为巴巴唱

了巴赞。过了些时间，巴巴叫他们回去。已是夜里 11 点钟。他们提醒巴巴别忘了明早访问中心，巴巴未做承诺，给每一人拥抱道别。

6 个大喊口号的帕西少年，几小时前已跳墙离去。巴巴在美赫寓所施达善时，其中几个少年不出所料又来排队。当地一些狂热的帕西人宣称：巴巴和爱者因为害怕才躲起来，让迟到者进屋达善。当他们企图散布谣言时，受到公众警告，保持安静。

因有太多人来达善，每隔半小时巴巴都召他们进屋见他，所以德赛一家人：弥奴、他妻子芭湃、女儿美赫、芭湃的妹妹霍麦，请求巴巴晚餐后离开美赫寓所，安排他到别处就寝，以便好好休息。晚 8 时，全家人和满德里用完晚餐，巴巴拿起一只棍子，走向这家成员，打手势：“马上出去，否则我会揍你们，把你们撵出去！”巴巴挥舞棍子吓唬他们。德赛全家离去，却很高兴，因为美赫寓所本是为巴巴建的，这下子屋归其主。这个例子反映了德赛全家对巴巴的爱，尽管他们只好在没有毯子御寒的破棚里度过无眠之夜。



1956年1月，瑙萨里

刚过11点，巴巴就寝。还将在他身边守夜的满德里分为4对：基申·辛和库玛，尼鲁和纳瑞曼，阿迪和宝，彭度和美赫吉。第一对满德里值班时，不懂巴巴的手势，频繁打扰彭度为他们解释。纳瑞曼和尼鲁接班，时间顺利度过。接着轮到宝和阿迪，纳瑞曼和尼鲁在巴巴房外睡觉。很快尼鲁开始打鼾。巴巴问宝是谁。宝说是尼鲁，巴巴让叫醒他。尼鲁怒呵：“怎么回事？”

宝说：“你打鼾太响了，巴巴要我叫醒你。”

“我醒着，没睡！打鼾的一定是别人。为啥找我？”宝回来，向巴巴汇报尼鲁的话，巴巴大笑。

接着纳瑞曼开始打鼾，宝也奉命叫醒了他。纳瑞曼抗议：“什么？我整夜醒着。怎么会打鼾？你疯了？”

纳瑞曼和尼鲁又入睡，打鼾不止。宝每次叫醒他们，二人都振振有词：“不对，我们没睡。你干嘛老是来骚扰？”

巴巴感到这无比滑稽，宝却极为尴尬，最后对阿迪说：“他俩对我火冒三丈。你去叫醒他们。”阿迪遭到同样的回敬。

1月30日，巴巴早早起床，凌晨4点乘马车去美赫中心。中心成员昨晚离开美赫寓所，希望巴巴仍会访问。因此又来装饰了会堂，整夜等候他。巴巴手握棍子，轻轻把他们捅醒，看见巴巴，他们不胜欢喜，举行阿提。之后巴巴返回美赫寓所。

昨夜被赶走的德赛家人，凌晨5点回到美赫寓所。知道他们一夜未眠的巴巴，并不问他们睡得如何。不久璘萨里的几个女子到了，唱了一会儿巴赞。巴巴就要启程了。拥抱这家每个人，芭湃流着泪对巴巴说：“愿您很快回璘萨里。”

巴巴回答：“这是我的最后访问。”这令他们震惊，分离悲伤徒增，德赛全家呜咽着跟巴巴道别。

巴巴来到火车站，已有大批爱者聚集在此为他送行。他开始在月台上快速踱步，捡起石子，扔到铁轨边。入迷的人群默默观看。火车进站，巴巴和满德里乘上孟买的师利·维亚斯为他们预订的三等车厢。同行的很多孟买和璘萨里人乘另一节车厢，前往参加当天在巴吉瓦举行的活动。“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持续不断，响彻天空。上午8时，列车开动。巴巴站在过道上，挥手祝福，爱者们挥手回应，目送列车消失。

途中，其他车厢一些爱者恳求巴巴，让他们过来陪伴。于是巴巴将他们召来。小车厢一下挤满人，巴巴被挤在座位上，无法伸腿，很不舒服。满德里只好站着旅行。但巴巴在忠诚爱者中间，显得开心。巴丘拜用动人

歌声飨众人（许多歌由巴吉瓦镇的虔诚爱者哈瑞拜·帕特尔创作），苏拉特的拉维堪特·拉瓦讲幽默故事。

中途每到一个小站，都有人群向巴巴欢呼，进车厢达善。在苏拉特站，达善者蜂拥而至，众多人有幸接触巴巴。因有可能造成列车延误，乘警谦恭地走近巴巴，问：“我可不可以发信号让列车出发？”巴巴微笑示意可以。

列车启程，巴丘拜及其巴赞组继续唱歌。拉维堪特·拉瓦讲的奇闻野史，引得笑声不断。他讲另一个故事时，巴巴打断，说：“700年后我回来，再听下文！”

拉瓦诙谐地回应：“抓住了您的手之后，何必还要再来投胎？”

拉维堪特·拉瓦是一位老爱者，跟巴巴建立联系的方式奇特。他貌不惊人，却爱上一个漂亮姑娘，一心想娶她。女方父母反对这门亲事，拉瓦使出浑身解数都未能说服他们。于是他来找巴巴，请求他从中撮合，那样的话，他愿终生为奴。

巴巴畅怀大笑，问：“连我的爱也可讨价还价？”

拉瓦说：“我对那个一窍不通。就知道拜倒在您足前，您会满足我的心愿。”

“那样的话，就做一件事，”巴巴指示，“一年时间，绝口不提婚事。要是女方父亲传讯给你，就拒绝娶她！一年后，我会照应的。”

拉瓦欣然从命，女方父母获悉：拉瓦对他们女儿不感兴趣了，父亲笑道：“不管怎样，谁会把女儿嫁给这么丑的男人？”与此同时，又不遗余力地张罗女儿婚事，均不成功。

最后，他捎话给拉瓦，后者得意回应：“我决不会娶她。别跟我谈这事。”她父母开始奉承，拉瓦坚决回绝。就这样一年过去了。他一五一十向巴巴汇报，巴巴批准他娶她。拉瓦告诉女方父母：“我不想结婚，可你们既然坚持，我答应了吧。”拉瓦终于娶到他深爱的漂亮姑娘，此后永远拜倒在巴巴足前，一有机会就来看巴巴。

在火车上，巴巴不时发甜食和帕萨德，还授述一篇简短语录，谈到伪装和冒充古鲁的危险。他强调这对伪装者和受误导的无知民众双方所涉及的危险，又说：

惟有赛古鲁和阿瓦塔，才有权让人向自己顶礼。他们是仁爱海洋，摆脱了一切束缚。即使行道者让人向自己顶礼，也将承受他人的负担，不知不觉中为已被业相束缚的自己制造更多束缚。

例如，你如果持续在水池中大小便，水池将臭不可闻；但如果你在海洋中这么做，丝毫影响不了海洋。它有能力吸收任何一切东西，无论好坏。不受任何干净或肮脏东西所影响。

巴巴最后说：“你们都很幸运，今日与我同行。巴巴是谁，是什么，无人知晓。你们和我一起，确实幸运。”

下午 2 时许，列车抵达巴吉瓦（巴罗达 5 英里）村，哈瑞拜·帕特尔等数百人高呼：“博珞-美赫-普拉布凯捷（向美赫主致敬）！”巴巴走出车厢，哈瑞拜立即为他戴上花环，其他爱者连续献花环，直到巴巴坐入鲜花装饰的雪佛兰敞篷车。整个场面让满德里想起巴巴在哈默坡受到的热烈欢迎。长长的游行开始，在车前领路的群众高喊“捷巴巴”，哈瑞拜·帕特尔等唱着巴赞。队伍到了住处——富裕烟草商达亚拜·伊希瓦达斯·帕特尔家。哈瑞拜·帕特尔向巴巴逐一介绍每个人，接待委员会成员再次献花环。哈瑞拜是老爱者，对在巴吉瓦传播巴巴的爱贡献很大，巴巴乃是应他的邀请而来。

众人用茶点。巴巴来到附近的达善场地——漂亮的遮篷和装饰华丽的主席台。已聚集 5000 名群众。巴巴走上主席台，哈瑞拜献花环，同家人一起做阿提。之后巴巴开始给两侧分开排队等候的男女发帕萨德。音乐奏起，哈瑞拜欣喜若狂，又唱又跳。这一天对他是个奇妙日子，时代宣布：“哈瑞拜一直谈论的那一位，此刻就在我们中间！”

巴巴一直发到夜幕降临，之后又是阿提，巴巴和巴吉瓦的亲密爱者合影。接着访问哈瑞拜等爱者的家。

巴巴借口散步，同满德里和几位当地人出门。在黑暗中穿过曲折小巷，来到烟草工居住的贫民区。工人们看见巴巴，又惊又喜。巴巴到几处小屋坐了一会儿，人们迅速聚来达善，五体投地顶礼他的足。

巴吉瓦是重要的烟草市场，达亚拜·帕特尔在当地有一家烟草厂。这些都是他厂里的雇工。因要上班，不能参加所渴望的达善活动。巴巴出于慈悲亲自来到，将爱倾注给这些卑微的劳工。突然又走向一位贫穷老人的房前，在独自坐在屋外台阶上的老人身边坐下。老人立即进屋，拿来破麻袋，让巴巴坐上面。巴巴挨着他坐了几分钟，什么都没说。巴巴的突访令老人目瞪口呆，当巴巴起身离去时，老人恭敬地顶礼巴巴的足。

接着，巴巴来到一对贫穷夫妇家，可屋中只有妻子一人。丈夫尚未下班回家，她正琢磨该做什么。巴巴走进她家，无比震惊的她塑像般站着。没等她回过神接待，巴巴便朝她笑笑，迅速离去。

走过集市，巴巴到了达亚拜家。丰盛宴席让人人大饱口福。但巴巴只吃了平日的米饭豆糊。用过餐，爱者到巴巴房间围聚在他身边。哈瑞拜唱了几首古吉拉特语作品。巴巴赞扬他的爱，并对这次成功访问表示满意。

已过了晚上8点半，巴巴表示该出发了。拥抱爱者，坐轿车前往巴罗达。为满德里和其他人提供了巴士，一些巴吉瓦爱者陪同。

在巴罗达，巴巴造访了赛巴巴中心，并应邀访问了一位昵称“承包商”的爱者家。接着去火车站。到后，巴巴突然表示希望进城，又坐入汽车，指点司机怎么走，绕来绕去驱车15分钟后，回到车站。随行的霍桑·巴如查对巴巴的奇怪要求莫名其妙，心中正纳闷，巴巴微笑解释：“我想联系一个玛司特，驱车经过他时，进行了联系。”

晚上11点，列车进站，同爱者道别后，巴巴走进三等车厢入座。整夜在唱巴赞和听有趣故事中度过。巴巴触动了每一个爱者的心，同他们开玩笑，帮助瞌睡者保持清醒。巴丘拜的演唱总是让巴巴喜欢。每到一站，霍桑·巴如查高呼“捷巴巴！”喉咙喊疼，巴巴不许他再喊，让他坐在自己身边。巴如查把他的软枕垫在巴巴背后。在火车上，爱者几次唱起阿提。

有时气氛放松活跃，有时严肃庄重。瑙萨里、孟买和普纳爱者，整个旅途亲密伴随巴巴，确实幸运。

列车抵达苏拉特，瑙萨里爱者下车，转车回瑙萨里。巴巴像拥抱人那样，将霍桑的枕头抱在胸前。这是对巴如查的暗示：巴巴有多么爱他。巴巴将枕头还给他，巴如查泪流满面。巴巴一针见血指出：“如果你不只是希望，而是渴望同我结合，一刻不停 12 年，就会成道！”——因为巴如查经常陷入对成道的思考。

现在只有孟买和普纳爱者留在车上，巴巴同他们聊这聊那。询问索拉伯吉·斯甘坡瑞亚孟买中心的活动。列车到达孟买之前，又一次唱起阿提。巴巴拥抱每一位男女，告诉他们：“我从 2 月 15 日进入闭关一年之前，还会在 2 月 6 日见你们”这是美赫巴巴有生最后一次乘火车旅行。

清晨 6 时抵达孟买，巴巴和满德里到纳瑞曼的阿厦那公寓。早茶早餐。当天 1 月 31 日，乘美赫吉的车回萨塔拉。

从 1956 年 2 月 1 日，周边地区的村民开始来萨塔拉达善巴巴。巴巴如诺每日接见他们 1 小时。萨塔拉的一些居民这次也得到达善机会，其中有位叫 V·斯瓦兰卡·兰格勒的男子，与巴巴建立亲密联系。

访问瑙萨里和巴吉瓦之后，巴巴遣库玛回德拉敦，令他一年内不得回萨塔拉。2 月 4 日，艾琳·科尼贝尔到萨塔拉，住在库珀夫人家。拉姆玖和美赫吉也来到萨塔拉。同天巴巴致信阿迪，再次确认巴巴著作版权全部归阿迪所有，除了已将版权给予美国的苏非教再定向的《神曰》。

50 岁的伊娜·列蒙，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人，自幼有宗教倾向。钻研了西方哲学和心理学，最后转向东方思想，加入苏非教。通过澳洲苏非教领袖凡·弗兰肯伯格男爵，首次听说美赫巴巴。当一位朋友递给她巴巴的《语录》，她翻开书，看见巴巴（手握胸前站立）的照片散发着幽默感。伊娜叙述：

我一看见那张照片，就说：“我要去印度！”《语录》对我产生巨大影响。我爱不释手，一边读，一边心怦怦直跳。凡·弗兰肯伯格男爵给我《阿瓦塔》（珍·艾德尔著）读，这本书让我落泪。凡·弗兰肯伯格注意

到我对巴巴的反应，要我认真考虑，要是愿意，就给巴巴写信寻求他的指导和庇护。

伊娜给巴巴写了信。1947年11月接到阿迪的回信，部分内容如下：

接到你的信，美赫巴巴非常高兴。他说他对你了如指掌。他一直在你心里。你要尽量多想他。他内在地引导你。你什么都不要担心。

随后是更多的通讯。到1948年9月，伊娜·列蒙越来越不想参加苏非静心，问巴巴怎么办。巴巴让伽尼·穆斯夫回复：

赫兹拉美赫巴巴显然不鼓励常规修持。你对之厌烦，可以理解。目前，你不需要沉湎于任何的苏非修习和祈祷，除非它们对你有吸引力。允许你沉湎其中的惟一静心，是静思美赫巴巴，并把结果交给他。你的心和整个生命是怎样被他的神圣临在占据充塞，巴巴一清二楚。你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为他提供重要服务。

结果，伊娜·列蒙不久就放弃苏非教，到悉尼协助弗朗西斯·布拉巴赞。

伊娜还讲了这个故事：

弗朗西斯有一次赴印见巴巴之后，回到澳大利亚，在墨尔本演讲，提到巴巴妹妹玛妮喜欢集邮。因我父亲是政治家，有富余的邮票配额，我也得到一些，寄给了玛妮。笔友关系由此开始，我感到这也会让巴巴了解我的活动。一次，给玛妮写信时，我顺便提到我的一个对巴巴感兴趣的朋友，克拉丽丝·亚当斯。还说我自己在攒钱。我们希望有一天能去印度，说不定还能见一面巴巴，或被巴巴看一眼。令我惊讶的是，玛妮回信问克拉丽丝何时会到，还说如果克拉丽丝能于某日到印度，就能在孟买见到巴巴。

这显然是个误会，因为我在信中只是提到我们在攒钱，希望来。当时我们都没钱旅行。而且，是我写的信——可对我去见巴巴，玛妮只字未提。我难过极了，给玛妮发电报，问我能否来印度，能否和克拉丽丝一起见巴巴，等等。

1956年1月6日，玛妮从萨塔拉致电伊娜：“巴巴将于2月15日之前的某一天在孟买见你们。信函随后。”伊娜匆忙准备行程。因父亲刚去世，她只好筹借旅费。她从墨尔本乘船赴孟买，留下克拉丽丝·亚当斯无法确定能否成行。最终克拉丽丝乘飞机赴印度，离指定达善日期提早几天，在孟买同伊娜会合。

2月6日早上，巴巴乘美赫吉的车，离开萨塔拉去孟买，艾琳·科尼贝尔、埃瑞奇、宝、韦希奴、阿娄巴和伊斯迈尔随行。阿迪和瓦曼也驱车来到萨塔拉，随巴巴去孟买，同行者还有基申·辛和美赫吉。美赫吉不久将迁离孟买，到普纳定居，开始新生意。所以，每当巴巴想用车，美赫吉随时送来。

中途在普纳，巴巴到伽德卡家稍停，接见空军军官马诺哈·M·萨卡勒和妻子莫娜。她们是从艾琳·科尼贝尔那里听说巴巴的。此前艾琳按巴巴指示住在伽德卡家。首次见面后，萨卡勒夫妇同巴巴建立亲近关系。

会见之前，巴巴规定：“我会在伽德卡家给他们达善，但房间里除了伽德卡、科尼贝尔和萨卡勒夫妇，谁都不得在场。”在伽德卡家施达善，却不让他们家人达善。当天上午，伽德卡的妻子谷娜荅为巴巴做好丰盛饭菜，摆到桌上。看见巴巴的车来，全家人奉命藏到里屋。巴巴会见了萨卡勒夫妇，并在离开前，透过客厅门帘查看，有无“坏蛋”在偷窥他。当然，那儿没人。告诉巴巴为他准备好饭菜，可他没吃，大步走向轿车。伽德卡追上去，托着一只特意为他做的现烤蛋糕。巴巴也没要。

谷娜荅非常失望，她满怀着爱做的饭菜，大师碰都没碰。写信给巴巴诉苦。巴巴回复：“你们全家、萨卡勒夫妇和科尼贝尔吃了饭，实际上等于我吃了！”



同莫娜和马诺哈·萨卡勒在一起

巴巴离开普纳，到达孟买，访问锡安区的D·M·辛德家。阿提之后，前往阿厦那。从新生活开始恺娣·伊朗尼一直住在阿娜瓦丝和纳瑞曼家。蔻诗德和母亲苏娜玛西也在孟买，住在塔弗提大厦。她们遵从巴巴的希望，不在他身边生活。但在这种场合，巴巴会召见她们。

到了纳瑞曼的公寓，接到报告说，巴瓦尼·帕萨德·尼伽姆、普卡和母亲、拉克希米昌德·帕里瓦和侄子，从哈默坡来了，住在旅馆。巴巴叫纳瑞曼打电话让他们过来，巴巴和满德里匆匆用了茶点。

与此同时，美赫吉带伊娜·列蒙和克拉丽丝·亚当斯到了。巴巴拥抱了两位女士，她们坐到艾琳·科尼贝尔旁边。交谈过程中，巴巴问她们是怎样知道他的。克拉丽丝说：“我的一个朋友借给我一本您的书，我对您宣称是神，无比愤怒。开始重读一遍，以证明您是错的！可我越读，对您越有兴趣。把书读了好几遍，最后我想见您，给您写了信。”

伊娜说：“我读了《阿瓦塔》，一眼看见您的照片，就强烈渴望见您，决定来印度。”完全被巴巴征服的两位女士，泪流满面。对巴巴的询问，几乎无法回答。心灵满满地无言坐着，只是凝望他。

伊娜·列蒙后来回忆：

对会见神人，我既紧张又害羞。走近巴巴时，我几乎躲到朋友背后……从一开始我就发现，至爱令人着迷。中间，巴巴问我们，外面天气暖和，想不想出去。可我们远道而来，是为伴随巴巴的，都说不想。后来，巴巴遣我们出去，说上午我们还可以再见到他。

巴巴身边的人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决定，如果巴巴跟随者变得那样，这对我也完全适合，因为我希望做他们那样的人。

克拉丽丝·亚当斯的长子诺尔曾寄来珍贵的邮票藏品，送给巴巴。后来又寄回，作为巴巴给诺尔的礼物——加上更多邮票，还有巴巴签名。她的次子柯林寄来一台糖果器，女儿辛西娅寄来手工艺品。

德希穆克博士也从那格浦尔来了。巴巴幽默地问：“你就不能让我单独呆着？”

德希穆克说：“我要让您单独呆着，我自己就没处呆了！”

不久普卡等哈默坡爱者来到。巴巴责备普卡：“1月14日你去普纳参加了达善活动，现在又来这。我给你布置了一年的工作，在我闭关期间做。从（2月）15日起你必须禁食7天，之后到各地传播我的名和爱。启程前你得为家人做好安排。明知这一切，怎么又来了，浪费时间和金钱？”普卡默不作声，巴巴问：“你什么时候安排家人的赡养？”

普卡说：“我很快就做，可我还不不懂怎样开始工作，所以来求您指点。”

巴巴微笑，说：“别担心。开始工作，你就会知道该做什么。但要全心全意做。到各个地方，必要的话，也可探访你家。但别闲坐着！一安排好家事，就马上出发做我的工作，坚持做一年。”

巴巴对普卡母亲开玩笑：“你的孩子要脱离你的手了！”

他母亲应道：“让他去！除了您的纳扎，他能去哪儿？”

普卡开始做这项工作，每天走 30 至 40 英里，挨村传播巴巴的名。每到一村，就奔走大街小巷，宣告至古者已化身为入，就是阿瓦塔美赫巴巴。“他是同一个罗摩、奎师那、基督、穆罕默德和琐罗亚斯德，再次到来，”普卡还高呼，“他是爱的化身！谁想多听巴巴的故事，都来找我。”他在村里过夜，组织巴巴聚会，对贫穷村民讲巴巴。若发现人们还接受，就在该村多住一两天。次日又到另一个村镇，传播美赫巴巴之名。

阿娜瓦丝的妹妹，罗妲·米斯特里和丈夫吉姆，儿子美赫文，来到阿厦那。巴巴看见男孩，评论：“他不是小孩，是我的老伙伴。”巴巴告诉阿娜瓦丝，他也会赐她一个儿子。她和纳瑞曼彻底服从巴巴的意愿，尽管巴巴反复保证，她会有一个孩子，夫妇俩一生无子，从而能够自由地完全献身于服务巴巴。

快到下午 3 点达善时间了。只通知了几个孟买爱者，可楼梯上聚集了大批人，不仅有孟买的爱者，还有安得拉、哈默坡、那格浦尔、普纳、瑙萨里等地的爱者。都特别想见巴巴，因为他从下周将闭关一年，这是他们这一年最后的达善机会。

下午 3 时，公寓门打开，来自不同社区的人一个接一个走进——帕西人、伊朗人、穆斯林、印度教徒、基督徒等等。在抓住巴巴衣边者当中，没有种姓或信条区别。对于人身上帝巴巴，不存在宗教或种族问题。整个宇宙属于他；惟独他无所不在。在渴望汲取其爱酒者中间，怎么会维持分别？一切的教派和肤色差异皆融入他。

巴巴不停地施予达善。这次他没发帕萨德，但偶尔会拍拍这个，同那个开玩笑，或者问问健康情况。全体孟买爱者都深深爱他并被她深爱。

两小时后巴巴停止达善。来了近 1000 名男女老少。一直坐在巴巴身边的克拉丽丝·亚当斯和伊娜·列蒙被他的爱淹没。5 点，巴巴说：“全体孟买爱者该走了。外地爱者可以留下。”孟买爱者遵命离去，巴巴对安得拉和哈默坡爱者说：“我希望你们今天都回家，无一例外！”

接着又讲了几分钟。下面轮到普纳爱者。马杜苏丹首先唱了几首歌，巴巴敦促普纳组：“我从 2 月 15 日闭关一年。这个期间，我要你们都不辞辛苦做交给你们的工作。”又转向马杜苏丹，说：“你创作了巴赞、阿提和歌曲赞美我，很多远方爱者听唱你的作品。这帮助他们越来越爱我。所以要一如既往，保持活跃，怀着爱、热情与忠诚在普纳做我的工作，要知道普纳是我的故乡。”

巴巴拥抱并指示他们立即回家。伽德卡哭了，巴巴亲切跟他道别。又拥抱伊娜和克拉丽丝，说明早会叫她们来。克拉丽丝走出房间，对满德里说：“我从未见过什么像巴巴的手势那么雄辩。芭蕾、戏剧、音乐或绘画从未像见到他那样让我感动。今天之前，我从未遇见一个会对他说‘我将毫无疑问地照您说的做’的人。”

对这次同巴巴会面，伊娜·列蒙总结：“这是我今生最重要的经历。我全然满足，万分欣喜。”

《印度图画周刊》编辑，爱尔兰人 C·R·曼迪来到。艾琳·科尼贝尔把他介绍给巴巴。见到巴巴，曼迪很高兴，说他有一些普纳达善的彩色照片（达图拍摄），若能给他一篇关于活动的文章，他会同照片一道刊登。德希穆克自告奋勇，次日给他一篇短文。（注：此文发表于 1956 年 3 月 11 日一期。）

晚上 7 点，巴巴和满德里用晚餐，阿娜瓦丝和恺娣离开，到达达尔区的纳罗吉·达达禅吉家宿夜。这天早些时候，德希穆克曾请求：“巴巴，赐我神圣知识！”

巴巴回复：“我会的！”

晚餐期间，巴巴分别给德希穆克和纳罗吉盛了一块鱼肉，尽管二人都是严格素食者。他们将这视为巴巴的帕萨德，痛快享用。之后，巴巴禁止

他们将来食用非素食，并对德希穆克说：“服从我是最伟大的知识，我对你满意。”

翌日2月7日早晨，巴巴将两名澳洲女子召到阿厦那，对她们解释：

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开心，什么都不要担心。哪怕全世界摇晃，也不要跟着摇晃！尤其不要担心念头。你若想改变什么，就从行动开始。为什么？因为念头属于心界，而你除非确立于心层面，否则就无法控制念头。但你能够控制行动。

（对克拉丽丝）比如，你结婚了，可能爱另一个男子。这没关系；根本不用对此担心，但除了同你丈夫，不要把你的爱表现为行动。

第二点最重要。不要伪装。比方，你们回国后，有人问起巴巴，你若认为我是阿瓦塔，就这么说；若认为我不是，也直说。如果你游移不定——认为他也许是，但我不确定；今天觉得他是，明天觉得不是——都照实说。这样想不比那样想更好。重要的是，知道并如实表达你所想的。把这个原则运用于一切事。就是不要伪装。

赴印途中，克拉丽丝一直琢磨巴巴必问爱者的问题：“你会服从我吗？”她想：“如果巴巴叫我跳出机窗，我会吗？会裸体到处跑吗？”她翻开随身带的哈菲兹诗集，看到书中的诗句：

“且知爱之海洋无岸无边，
何来援助？弃命挣扎吧！”

接着又读到：

“把心交给爱时，即是吉时。
去做善事，无需占卜预言。”

她想：“会，我会服从巴巴。”

现在问题来了，巴巴问：“你会服从我吗？”

“会。”克拉丽丝说。

“你会回到墨尔本，把你的三个孩子杀掉吗？”

克拉丽丝哭了。她没带手帕，就用衣袖拭眼。片刻之后，她感到“来自巴巴的一股美妙舒服暖流，我仿佛像个婴儿般被摇晃”。

巴巴说：“我不会叫你那么做。我不得不向你表明：你不能服从我。”

又说：“努力追随巴巴是没有价值的，除非那是你想做的，并愿意服从他。如果你不想做，也不要紧。过正常生活，忘掉跟随巴巴，在他人身上和日常生活中见神——要远远好得多。但如果你的真正渴望是爱巴巴、服务他，该怎么做？很难做，也难解释。我不能问该怎样爱我妻子？我要么爱，要么不爱。你们听见响声吗（外面一声巨响）？”

她们说听见了。“如果你们爱我，那么和我在一起，就不会听见！”巴巴总结。

召其他人进来，巴巴叫他们解释怎样爱巴巴。有人说：“通过完美奉爱。”

巴巴说：“不错，但你们做不到。”

“通过不断地想巴巴。”另一人提议。

巴巴满面笑容，做了个完美的手势（拇指与食指搭成圆圈），但他身子略向前倾，几乎恶作剧似地笑问：“可你们做到没？”

有人试图解释，但巴巴说：“神爱是真爱，可你们做不到。所以不断地想我是下一个最佳选择。那个你们也做不到。如果你们工作或安静时，尽可能经常自然自发地念我的名就好。可也许你们这也做不到。那就这么做：出声念巴巴的名，每天不少于半小时，不多于一小时。那里面没有爱——重复毫无价值——但这种情况下，那会带来爱，会建立同我的联系，因为是我叫你们做的。

“但如果你们连那也不想做，就不要做。没关系。做你想做的，但努力记住，我在众生里面，在每一个男女老幼里面。要开心自然，但尽量服务他人里面的我。”

伊娜·列蒙开始抽泣，巴巴转向她，安慰道：“你对父亲照料得很好；你为他考虑超过为自己考虑。现在我是你父亲。回去做我的工作。”

“您还有其他指示给我吗？”她问。

“如果你帮助弗朗西斯工作，会极好。”

并对两位女士说：“回到澳大利亚，把我的爱给我的爱者。我和你们同在，和你们同行。”

中间，巴巴问克拉丽丝：“你能负担旅费吗？”

她说：“能，我有工作。”接着给巴巴讲了她是怎样利用“先飞后付”计划。

“你为什么来？”巴巴又问，“我在澳大利亚，在每一个男女老幼里面。”

“我就是想来。”她说。

“是我要你来的，”巴巴强调，“你来此把我的爱带给大家。你明白我说‘大家’的意思吗？”

墨尔本团体内部出现分歧，听巴巴这么说，克拉丽丝立刻懂得，巴巴毫不在乎这种争执和派别。惟一重要的是爱。巴巴再一次强调：“把我的爱带给大家。”（克拉丽丝回到澳大利亚，两组人都去了她家，获得和解。）

巴巴拥抱克拉丽丝和伊娜，勉励她们要开心。美赫吉驱车送她们回旅馆。后来，巴巴问他，她们在车中说了什么，似乎想知道：她们是否喜欢他、印象深刻、对来访满意。他告诉美赫吉：“是我要她们来这里，所以说她们来了。我很爱她俩。”

克拉丽丝回到澳州，（代表巴巴）拥抱小组成员时，许多人体验到他的内在触动。有些人，比如奥斯瓦德·霍尔，首次体悟到巴巴真正是谁：他是神。

同一天，巴巴和满德里用过午餐，启程回萨塔拉。在达达尔区稍停，探望纳罗吉·达达禅吉一家。到了普纳，又在宾德拉屋稍停，见了杰萨瓦拉和科罗瓦拉两家。

与此同时，克拉丽丝·亚当斯乘飞机回澳，伊娜·列蒙只得在孟买逗留两周左右，因为她是乘船来的，想乘飞机返回。她在孟买期间，美赫吉提到，巴巴访美回印时会途经太平洋。“那是朝澳大利亚方向来。”她若有所思。

美赫吉敦促道：“那你干嘛不邀请巴巴？呼唤他！呼唤他！”伊娜对这个主意满腔热情，离开孟买。迫不及待要把消息传达给其他澳洲爱者。

孟买之后，达善活动全部结束；但在萨塔拉，巴巴继续允许附近村民前来达善，每天一小时，直到2月10日停止。

在纽约，茹阿诺·波吉斯拉乌于2月8日凌晨1点突发心脏病去世。1936-1937年间，她来印度在纳西科埃舍生活了几个月。一次她告诉巴巴：“我看见您，巴巴，就觉得仿佛背上长起翅膀！觉得似乎能像鹰一样翱翔！”她还会做拍打“翅膀”的动作。

巴巴忍俊不禁，称她为“我的鹰”。她去世后，弗雷德·温特非特发电报给巴巴：“您的鹰已飞向您。”

巴巴复电：“我的鹰不死，在我的天国永远飞翔。”

茹阿诺的死讯抵达萨塔拉时，巴巴评论：“还有三人，不久会来我这里。”

玛妮问：“从东方还是西方？”巴巴说：“都有。”

几周后，2月25日，纽约的另一位长期爱者玛格丽特·司各特也去世。（注：玛格丽特·司各特于1935年1月从夏威夷赴华旅行时，在船上首遇巴巴，1952年在默土海滨又见巴巴。）

萨塔拉闭关

在萨塔拉，美赫巴巴的闭关准备做好。巴巴给满德里分配了职责：萨瓦克·考特沃、文克巴·劳和拜度守夜；韦希奴采购；埃瑞奇和宝为巴巴本人做杂务。宝还要给伊斯迈尔上课，去邮局取发信件电报，需要时守夜。一个月后文克巴·劳被遣回家。之后萨瓦克守夜至凌晨2点，接着是彭度、尼鲁和拜度。（巴巴从孟买返回时，基申·辛被遣回德拉敦。）

巴巴进入闭关前，通过2月1日的《生活公告》通知世界各地爱者：一年中不要向美赫巴巴写信或求见；从2月14日午夜至15日午夜禁食24小时，每天一次只喝两杯茶或咖啡。可按需随意饮水，仅此而已。进入闭关前，巴巴还宣布，要在每年2月25日庆祝他的生日，不再使用古吉拉特日历，以免给将来的跟随者造成困惑。

2月14日，在格拉夫顿保管数月的巴巴行李，运到嘉尔别墅，当晚巴巴搬到嘉尔别墅，开始闭关。凯克巴德和尼鲁跟巴巴住在别墅，其余满德里住花梨木屋。午夜，巴巴让他们念祷文。巴巴开始禁食。凯克巴德和尼鲁也开始禁食，但仅有24小时。巴巴则持续禁食5天。

1955年美拉巴德撒晤斯期间，从每个语组挑选出5名男子，从2月15日禁食7天；后来减至5天。因此跟巴巴同期禁食。事实是这20人获得分担巴巴工作的机会。

2月15和16日，巴巴每24小时只饮两杯茶或咖啡。17日只饮两杯糖水，18日只喝自来水，并说有氯气。

本次闭关期间，巴巴在嘉尔别墅同凯克巴德连续数小时工作。凯克巴德持续念七个神名，每念一遍，巴巴顶礼他七次。巴巴在做何工作，甚至凯克巴德也一无所知。谁能领会其宇宙工作之意义？

2月19日星期天，巴巴离开嘉尔别墅，又开始在格拉夫顿同女满德里居住。并继续闭关，不见任何人，也不走出屋。次日中断禁食。从22日开始，复搬回嘉尔别墅做闭关工作。同凯克巴德闭关工作两天，接着又回到

格拉夫顿。在此，于 1956 年 2 月 25 日星期六，和女满德里一起私下庆祝他的 62 岁生日。

巴巴在格拉夫顿居住期间，饮食起居由美媞和美茹照料。在别处，这项职责由埃瑞奇和宝负责。在嘉尔别墅工作 2 天后，巴巴表示在此处的闭关工作完成。指示满德里停租此屋。为闭关工作另租的房子，叫吉特屋或法官房，位于穆厦屋对面。（注：穆厦屋是新生活期间 1950 年巴巴和女子在萨塔拉的住所。）

直到 1956 年 2 月，宝除了服侍巴巴，还要照料奎师那吉，后者把他当作仆人使唤。奎师那吉在嘉尔别墅有个房间，巴巴下令腾房子时，奎师那吉也命宝将他的行李扛到花梨木屋。宝卷好奎师那吉的铺盖，用头顶着，手里提着他的旅行箱。奎师那吉挥着手杖领路，宝像个苦力跟着，走向花梨木屋。

尼鲁看见，问是谁的行李。宝答是奎师那吉的。尼鲁义愤填膺，问：“你是他的仆人？”

“是巴巴给我的工作。”宝答。

尼鲁气坏了，直奔格拉夫顿，向巴巴告状。巴巴召来宝，问：“你干嘛用头给奎师那吉运行李？”

宝被问楞了，说：“是您的命令，巴巴！”

“不错，是我的命令。可你缺乏常识！鲜花发香，就珍惜——枯萎则扔掉！我给奎师那吉机会做鲜花，可他做不到。现在枯萎了，就把他扔出去！我会再给他一次机会，他要是从我的爱中受益，将很幸运。”

宝如释重负，回到花梨木屋，不到几分钟奎师那吉开始发飙，问为何还不摊开他的铺盖。“自个儿打点吧！”宝说，“我没工夫侍候你。”

奎师那吉向巴巴告状，巴巴解释：“宝哪有时间？他从早到晚做事。可怜可怜他。”奎师那吉没再吭声。

两天后，巴巴建议奎师那吉理发剃须，他只好照办。

在萨塔拉，奉巴巴之命，宝留了中式山羊胡。好几次，宝去邮局，被人笑话。一次，有人问：“为啥留这种胡子？不雅观。”

宝答：“我要去中国，在学着入乡随俗，以便被接纳为其中一员。”

“可你长得不像中国人！”那人争辩，“这个你怎么办？”

宝说：“喏，就算我长相不像中国人，起码我的胡子像！”

关于少年伊斯迈尔，巴巴表示，这孩子很聪明，希望他像在校那样学习。在萨塔拉这段时间，几乎每天都讨论伊斯迈尔的事。巴巴曾命宝教他，一天把宝召到格拉夫顿，说：“伊斯迈尔是个很好的孩子，要尽心教他。他已学到四年级水平；但要保证让他一年内考上大学！”

这意味着从四年级升到高中毕业！宝很惊讶，可巴巴补充说：“别担心。我会从内在帮助，你只管尽力。”

宝去市场，为伊斯迈尔买来课本，开始教他。两天后，巴巴说：“伊斯迈尔没啥衣服；去集市给他买些体面服装，让他高兴，专心学习。我在帮你，以便一年内你能使他通过大学考试。”

于是宝为伊斯迈尔买了考究的衣服，过了几天，巴巴说：“伊斯迈尔的父母很穷，他在家的伙食不好。缺少适当营养，怎么指望他发挥智力？你要想让他一年内考上大学，首先得为他提供好饭食。”

“我该怎么为他安排伙食？”宝问。

“我在怎样帮助你！”巴巴解释，“我叫你做这一切，以便你有可能让他一年内通过考试。只管去找他父母，他们每月为他花多少伙食费，就付多少。别担心钱，我会提供所需一切。”

宝拜访伊斯迈尔的父母，安排给孩子提供好饭菜、牛奶、水果和点心。巴巴满意；又下令：“只需再做一事。每早去伊斯迈尔家，把他接到花梨木屋学习，完了陪他回家。他要是结交了坏伙伴，会给他的学习泼冷水！那样的话，你就不能让他通过考试。记住这点。”

宝开始每天早晚接送伊斯迈尔。过了几天，巴巴又责难：“你对伊斯迈尔照顾不周。天这么热，你不保护他防暑！他若身体不好，毁了学习，

你就不能在一年内使他通过考试——那就是对我的违背！撑伞接他到花梨木屋，以防日晒。我在给你怎样的帮助！你想过没有？”

于是，宝只好开始为伊斯迈尔举伞，邻居们纳闷为什么这般厚待一个过去拾牛粪的穷小子！起初，伊斯迈尔还好好学，可他越受宠，对学习越不上心——愈发折磨宝。

几天后，巴巴指示宝：“每天接伊斯迈尔来格拉夫顿。他需要吃点心保持健康，也会更专心学习！”于是宝为他撑着伞，领他到格拉夫顿。巴巴让他坐在自己前面的沙发上，宝站着。这就是老师的待遇：学生舒舒服服坐沙发，老师不得不站在他面前。然后高荷送来满盘零食和一杯果味汽水，宝端给伊斯迈尔吃，完了宝得为他洗杯盘。

对伊斯迈尔的种种娇惯磨炼了宝的耐性。上课的房间有张床，伊斯迈尔会躺上面。宝叫他朗读，他说：“等会儿。我累了，让我歇歇。完了再读。”有时，他懒洋洋地靠着枕头，腿伸着，宝叫他用心学习，他回答：“你念，我听。你的义务是教我；给我讲两小时。”

这一切的结果是：伊斯迈尔什么都不愿学。劝了几小时，他会说：“你教的那些管啥用？有巴巴的纳扎，我一眨眼就学到一切！”几乎天天如此，巴巴继续表扬伊斯迈尔，斥责宝。不过，伊斯迈尔倒是为宝做了件好事。一次，他对巴巴说：“我不喜欢宝的山羊胡子。他每天陪我从家里来，人家都笑话他！”于是巴巴立即命令宝剃掉中式胡须，正合宝的心意。

同伊斯迈尔相处，对宝是漫长的忍耐课。他不那么调皮，宝怎有机会控制脾气学会沉默？巴巴为此目的安排此事，伊斯迈尔完美扮演了其角色。时而他还这样挖苦宝：“你最好学学怎样教！你不懂咋教人。你自己啥学历？”有时说：“你的小命握在我手里！我要是向巴巴说一句坏话，你就惨了！”就这样，在萨塔拉逗留期间，宝被这个宝贝学生弄得无可奈何。

1956年3月6日，巴巴迁入法官屋闭关工作。虽也是旧屋，但不像嘉尔别墅那么破旧，环境也更安静。次日，希度奉命将玛司特阿里·夏从美拉巴德送到萨塔拉。8号，库玛的母亲捷玛提也带着玛司特尼康施从哈德瓦来到。这样，法官屋有两个心意识玛司特：阿里·夏在第五层面，尼康

施在第六层面。凯克巴德也在。从3月9日至20日，巴巴禁食12天，每日两次喝两杯无奶茶。这个期间，要男女满德里轮流禁食24小时，巴巴持续禁食。

期间，阿里·夏称巴巴为“大老板”。他无法忍受与巴巴分离，甚至夜间也会起床，走来走去，找他的至爱老板。一次在美拉巴德，帕椎看见他朝巴巴的相片挥臂，喊道：“您有这么多——这么多啊！为啥不多给我点？”

玛司特尼康施有时表现很活跃，有时异常安静。例如，闭目一动不动躺床上。当巴巴提议洗个澡什么的，他就跳下床，大步走向浴室，让巴巴给他洗澡。洗完他又回到床上，立刻纹丝不动。听见说吃饭，就冲向厨房。稀奇的是，这位玛司特一般自己做饭，除了拒绝进食的日子。

每天，埃瑞奇和宝凌晨5点离开花梨木屋，去法官屋服侍巴巴。巴巴命奎师那吉，每早6点半从花梨木屋送茶来，给凯克巴德、埃瑞奇、希度、阿里·夏、尼康施和宝。他遵命给每人送茶，除他鄙视的宝。巴巴对此很讲究。茶到时，宝在收拾巴巴房间，巴巴叫他去喝茶。于是宝去找奎师那吉，后者说：“茶没你的！”

宝默默回巴巴房间干活，可巴巴问：“喝过茶了？”

“奎师那吉没给我送。”他答。

巴巴问奎师那吉理由，他答应从次日开始送。但巴巴坚持：“你今天为何不送？”

“我忘了！”他撒谎道。

巴巴警告他不要违令。从次日起，他开始为宝送茶，可忍受不了。迄今为止，宝就像他的佣人；现在要他为宝送茶。太丢脸了！最初养尊处优，现在让他干普通活儿。须髯长发也没了，打击太大了。自我膨胀者无法跟随巴巴。只有向他臣服、在他里面失去自己者，方能承受。这对奎师那吉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习惯于自欺，善于伪装圣人，希望享受古鲁待遇。一天，他对巴巴说：“我想离开几天。”

巴巴立即打手势：“行，走吧！现在就走！”让他一小时内离开了。从此，巴巴再没让他和满德里一起生活。他来访过两三次，可巴巴不准他留下居住。（注：离开萨塔拉后，奎师那吉到德里，做起斯瓦米，被称为“娼妓的解放者”。数年后在加利福尼亚定居，有一批追随者。他还模仿巴巴，用字母板跟人交流。巴巴的跟随者被警告远离此人。）

在法官屋，巴巴继续对两个玛司特阿里·夏和尼康施闭关工作，直至3月19日。巴巴当晚回格拉夫顿。次日两名玛司特被遣回，阿里·夏回美拉巴德，尼康施回哈德瓦。

三天后，3月23日，法官屋外发生奇事。突然，无明显自然原因，院内一棵巨树着火，倒地烧毁。巴巴评论：“这意义重大，与我的工作有关。”

巴巴闭关后连续三晚，对女子们引述吉伽尔的如下诗句：

“要清楚明白，此爱不易。

那是火海，你须淹没其中！”

1956年3月29日上午8时，巴巴由埃瑞奇、彭度和尼鲁陪同，乘美赫吉的车外出顶礼56个圣陵和56个穷人。从萨塔拉出发，下午2点先到美拉扎德，从丙伽召来查干。巴巴和满德里用午餐。大阿迪来接受指示。

是夜，巴巴在美拉扎德休息，30日早晨6点，率4名满德里前往奥兰加巴德。11点到库尔达巴德，巴巴做了对56个穷人的工作，为他们洗脚，给每人10卢比爱礼。接着拜谒当地的达伽（陵墓），在每个圣陵顶礼56次。下午5点，又拜谒了奥兰加巴德的不同圣陵，联系了几个玛司特。巴巴日夜寻找，在不同地方找到不同的圣陵，从而完成所希望的数目56个。天气酷热，巴巴比预期提前结束工作。在酷暑中连续42小时驱车，两夜未眠，4月2日夜返回萨塔拉。次日早上巴巴看上去恢复如常，4日同满德里休息放松。

回到萨塔拉后，一天，巴巴告诉宝：“从美国寄来的两封要函应该到了，却仍未送来。也许邮递员投错给别人了。去邮局问下所长。”

宝说：“那样我们找不到的。挂号信才能查。”

“不管怎样，去问问。信件紧急，很重要。”

邮局距格拉夫顿有两英里半。宝骑自行车到邮局找所长。所长问是不是挂号信。宝说不是。所长问：“那你怎么知道从美国寄来，你没收到？”

“信一周前就该到了，”宝说，“可我们没收到。寄信人从不拖延回复，所以似乎信丢了。”

“抱歉，我们爱莫能助。”

宝回去报告巴巴。巴巴明显不悦，说：“回去，告诉他，这些信极为重要，他起码该查一查！”

宝又去，邮局所长很生气。吼道：“你胡说些什么？我很忙。既然这些信这么重要，那就发封电报，问是否寄了。我们对平信投递不承担责任。请走吧！”

宝回去，巴巴听了汇报，说：“去告诉所长，信肯定从美国寄出了，可我们还没收到，这些信非常非常重要。”

宝犹豫了，因为所长也算个要员，他感到这样缠着他挺傻的。巴巴生气地打手势：“他就是那么大的人物？好，我告诉你，去要求他查信。”宝这时明白，无论那人是否重要，巴巴的命令至高无上。

宝又到他的办公室。所长自然恼火，叫他立马走人。“我没时间跟你谈话。”他不耐烦地说。宝默默站在那儿，所长不理他，继续工作。过了五分钟，抬头打量宝，问：“你到底是为什么还在这儿？”

宝恳求道：“先生，这些信极为重要，所以我总是回来找您。”

“可叫我怎么做？”

“您要是查一下，看看这些信是否送了，那就太感谢了。至少查一下吧。”

“你脑子没事儿吧？做什么工作的？”

“处理各地的通讯。”

所长从头到脚打量宝，满腹狐疑：“你好像受过教育——真是个古怪的年轻人！”他们是用英语交谈（受过教育者使用的语言）。但因宝的回答含糊其辞，所长认为他有点古怪或精神错乱。

但过了一会儿，他说：“好吧；给我寄信人地址。一接到信，我就专递给你们送去。”宝把两个地址都留下，回去汇报巴巴。

巴巴威胁说：“明天收不到信，我拿你是问！”

可次日，巴巴对信件不再追究，采用了新手法。宝每天下午3点去邮局，因为从萨塔拉就一次走件，在4点。可那天，巴巴上午9点召见宝，叫他立即去寄一封信。宝寄信回来，巴巴又给他一封信，说：“这封也很重要，要马上寄。立即去寄！”

宝申辩：“现在寄有什么用？不会早走的，就下午4点一次！”

“你在告诉我什么新鲜事儿吗？我难道不知道？照我说的做。”从那天起，巴巴派宝一封接一封去邮局寄信，宝过了很久才意识到，这是巴巴将其从智力体操中拽出的方法。

巴巴还用另一种手法给宝同样的教训。闭关期间，巴巴不喝水，喝公爵牌苏打水。宝到市场买瓶装水。他赤脚走，雇工扛箱子。萨塔拉每月一次从孟买的罗杰斯公司进一批，这些碳酸饮料一到，就被当地的餐厅饭店全部买掉。宝向批发商一次买足一个月所需数量。即便出高价，也从零售店买不到这么多苏打水。

可有个月苏打水没到货，巴巴对宝痛加批评：“你怎么上个月不多买几瓶？你根本不为我着想、为我考虑！你这种态度，留在我身边有什么用？”宝想方设法从不同零售店这儿买一瓶，那儿买一瓶；巴巴仍不满意，因为去这么多地方买很费时间，而巴巴要他早点从集市返回。

几天后，苏打水从孟买运到，宝买了六箱，足够用一个半月。批发商不乐意卖，因为还要满足零售店的日常配额，知道这是本月孟买发来的唯一一卡车苏达水。但宝设法说服了他。

一切顺利，宝自感满意。十天后，灾难降临。巴巴召见，抱怨：“这几箱苏打水不新鲜，发臭了。退掉一箱，另买一箱！”

“退货容易，因为苏打水一直缺货，”宝说，“可另买一箱太难了。”

“退货不算什么；你要是能换货，才真的了不起！”

于是宝把那箱拿去退，可每到一处，都受到怀疑：“为啥要换？这箱哪儿不好？”

“没什么不好。你自己查查看。”

“看上去没问题。可你干嘛要拿这箱换另一箱？有何理由？”

宝能给什么理由？四处碰壁，反应相同。最后他心生一计。找到一家餐馆老板，说：“请给我24瓶冰镇苏打水，这箱24瓶给你。我另付你1卢比换货费。”老板欣然同意。宝带着新苏打水返回格拉夫顿。

宝向巴巴汇报了事情经过，巴巴未置一词。

次日，巴巴说：“这次的苏打水是啥质量？这箱比上一箱更臭！退了，换新的。但别回你昨天去的那家饭店；他可能把你给他的瓶子还给你！”

“巴巴，整个库存都是上月进的同一批货。我上哪儿弄新的来？”

“你要我喝这种恶心东西？”

宝只好再次拖着汽水箱子，从一家饭店餐馆到另一家。不幸的是，有冰镇苏打水的，只有上次那家；老招术不管用了，换不了货。最终，他从每个供应点买两瓶，把那箱卖给一家旅馆经理。巴巴不喜欢这桩交易，说：“我是叫你拿一箱换一箱，还是叫你自作主张？！”

“巴巴，我能怎么办？脑子帮不了忙！没办法拿苏打水换苏打水！人家都嘲笑我，以为我疯了！”

“你是疯了，人们认出你疯了，这让我高兴！”

就这样连续几周，可一旦宝认命，服从巴巴的具体指示，枯燥工作变得容易。在宝接受这是巴巴的希望和愉悦之后，巴巴不再抱怨苏打水，反倒表扬宝汽水好爽口。其实，苏打水根本没问题。也没有异味。巴巴如此不厌其烦，乃是为了粉碎宝的顽固智力。

4月12日晚7时至13日晚7时，24小时内，巴巴完全禁食，水都不喝。两天后，15日，同样。

同时，巴巴指示阿娄巴，在萨塔拉附近找个可以打板球的偏僻地。阿娄巴在一条河岸附近选了一处，4月19日上午8点，巴巴率满德里来到。这天正巧是主罗摩的生日。在那里打了板球并打了牌，度过约2小时，之后返回。

当晚，巴巴搬到法官屋，继续闭关工作。房子从2月份起租，凯克巴德和尼鲁住在那里。拜度从海得拉巴带来一名玛司特，他更像撒里克，巴巴不满意对他的工作，两天后送走。

从4月19日，巴巴又开始禁食。截止23日，他的食谱是：早晨一杯无奶茶，午餐是一只香蕉一只芒果，加一点奶油，24小时仅此而已。4月24日，巴巴禁食，甚至不饮水（当天还特别热）；25日，只喝果味汽水。次日，只饮三次茶，每次一杯。

从4月27日起，连续14天，巴巴每24小时仅吃一次米饭豆糊，忙于同凯克巴德的闭关工作。萨瓦克·考特沃彻夜守卫，埃瑞奇和宝上午伴随巴巴。中午二人结束值班。宝给伊斯迈尔上课，还要骑车去邮局。下午，彭度在法官屋陪伴巴巴，直到晚上。

邓肯和古斯塔吉没有职责；可这对他们很困难。对邓肯这样有才能的人，闲着不工作最难熬。有时候他心情不好，把东西扔出房间；火气平息后，再一一捡起，拿回屋内。巴巴禁止他抽烟，故邓肯嘴叼未燃的雪茄，漫无目的地游逛。一次，去普纳路上，他嘴里叼着未燃的比迪雪茄，身边的乘客以为他没火柴了，大方地为他点火。邓肯笑笑，礼貌地道谢，说他不需要。只为消磨时间，邓肯买了部摩托车，把车全部拆开，擦净，再把一个个零件重装起来。

古斯塔吉的消遣方式有所不同。他整天在花梨木屋院内捡木条枯枝，垛满一个房间，每周一次用来烧洗澡水。其他满德里都洗冷水浴。古斯塔吉在洗澡之日，从早上点燃柴火，让沸水烧到中午。之后把热水提到浴室，

在那儿连呆几小时，一直到下午5点！他的习惯很特别：用肥皂抹遍身体每个部位，再慢悠悠地仔细搓，最后擦干身体每个部位。

4月的一天，巴巴和满德里玩“风险”牌。玩到一半，他把牌掷到桌上。打手势：“我要你们到外面静心。”突兀的命令使满德里惊讶，因为他们从来不静心。巴巴指着外面，示意：“到那各自选好位置。听见我击掌，就闭上眼坐舒服。我再击掌时，开始静心。”

又说：“但你们要静思什么对象、什么主题？静思神。何为神？怎样将神带入心目？清除心中一切念头。观想明亮光辉。那就是神。静思这个。呆在那里。

“但神是无限的。不受限制。他乃光明大洋。那么从何处静心？你们将在里面。想象自己被光明围绕，就呆在里面。

“你们听到第二声击掌，开始观想存在之光明，也就是无限永恒之神。听到第三声击掌，立刻停下，到我这儿。”

于是满德里到外面院子。坐到地上，彼此保持一定距离。巴巴击掌，他们闭眼，安顿下来，不久是第二声击掌。他们开始尽责地奉命静心。没过几分钟——刚开始享受——巴巴击掌了，他们重新进屋。继续玩牌，不再提及静心。

美赫巴巴继续在法官屋闭关工作，一直到4月30日。当晚乘美赫吉的车，出发联系玛司特。埃瑞奇、彭度、拜度、尼鲁和（从阿美纳伽召来的）查干陪同。巴巴日夜兼程，到本特尔布尔、绍拉布尔、古尔伯加、阿兰德、胡布利、达沃、贝尔高姆、戈尔哈布尔、桑格利、伊斯拉姆普尔联系玛司特。旅行持续四天，但未记录联系细节。

5月3日下午，返回萨塔拉。巴巴直接去法官屋，闭关整整一周。

5月9日，巴巴搬回格拉夫顿居住，三天后又搬回法官屋居住一周。5月份，巴巴在这两座房子交替居住，在格拉夫顿三天，接着到法官屋一周。

从9日晚上，巴巴禁食24小时，水也不饮。美婣同他一道禁食。其余男女满德里也奉命禁食，但可以饮水。

锡克教灵性领袖，基帕尔·辛，1952年11月在德里初见美赫巴巴。时而巴巴评论：基帕尔·辛是位圣人，深为巴巴所爱。巴巴说，在印度所有的圣人瑜伽士中，有7个深为他所爱，基帕尔·辛是其中之一。（卡穆巴巴和伽德戈·马哈拉吉是另外2个。但其余4位的名字巴巴未提。）

给德里的布焦·盖寄了一本《神曰》交给圣人，会面时基帕尔·辛表示渴望再次达善美赫巴巴，因为他将去离萨塔拉不远的普纳。巴巴批准。

不久，基帕尔·辛到了卡延。5月14日，派埃瑞奇前往议定同巴巴会见的时间。

5月18日星期五，基帕尔·辛带2名男弟子和1名女子来到萨塔拉，并于上午9点半左右，在法官屋拜见美赫巴巴。巴巴站在走廊上，亲切拥抱圣人。拉着他的手，领他进房间，示意其他人在外面等候，除了读巴巴手势的埃瑞奇。巴巴坐在平时座位上，招呼基帕尔·辛坐下。基帕尔·辛合掌说：“见到您，我非常高兴和荣幸。”

巴巴答：“我是宇宙之主；我在万人万物里。我知道一切，同时又一无所知……”

“那是真正伟大的标志。”基帕尔·辛插话。

“伟大的是你们全体；我只不过是我爱者的奴隶。有机会给他们洗脚时，我感到真正幸福。我高兴拥抱他们。我是爱之洋。”

巴巴起身，拍拍基帕尔·辛，圣人也立即站起。巴巴叫他坐下，他却恭敬地站着，直到巴巴本人坐下，接着继续交谈。“我对你在做的工作很满意，”巴巴开始说，“是我，通过你和其他人，做我自己的工作。”

基帕尔·辛说：“除非人们有一些体验，否则怎能期望他们对灵性感兴趣？应该施些奇迹！”

巴巴强调：“有内在体验虽好，对之重视却很危险。若不预先警告求道者，甚至无足轻重的体验也有危险，并阻碍稳定进步。”

一天前，巴巴授述：“知万物者，不置换一物。一个人认为我是什么，我对他就似乎是什么。”还令拉诺把用大号字体写好，挂在巴巴椅子旁边。巴巴指着讯息，对基帕尔·辛解释灵性道路的真正含义。

接着又举了跟随者中两个有内在体验的例子。对基帕尔·辛说：“他们现在有自己的信徒和团体，并接纳新弟子。虽说仍爱我，他们却有自己独立的生活方式。”

巴巴强调：“这种基于区区体验的不负责做法，对导师和弟子都有害！”

基帕尔·辛插话：“但如果把体验用于求道者的进步呢？”

“我的话不是针对你。但我确实希望你认识到：区区体验会诱惑求道者误入歧途。”

巴巴示意要一本拉姆玖·阿卜度拉描述修爱院男孩体验的《抽泣与悸动》。巴巴站起，基帕尔·辛也立刻起身，站在巴巴身边。巴巴再次拥抱他，要他坐下。但他坚持站着，以示尊敬。巴巴翻开书，让基帕尔·辛看有内在体验的男孩们照片。

基帕尔·辛天真地说：“在那个小小年纪，有这种体验并不难。”

巴巴表示惊讶：“小小年纪？”他微笑道：“无论少年成年，年龄与大我体验毫无干系，大我不受年龄限制。”

巴巴接着叫基帕尔·辛过来，随后拉着他的手，领到凯克巴德的房间，对他说：“你现在听听一个老年人谈谈内在体验。”巴巴坐到凯克巴德床上，让基帕尔·辛坐身边。

“凯克巴德，”巴巴对他解释，“是我的老爱者，有过许多内在体验。有时他讲给我听，但我不知所云。凯克巴德的话也许你能懂。”

巴巴让凯克巴德讲他所有的体验，还叫基帕尔·辛耐心听，因为凯克巴德不太懂印地语，用的是奇特的印地语和古吉拉特语混合。

巴巴留下凯克巴德和基帕尔·辛，接着去见陪基帕尔·辛来达善的三名信徒。巴巴因在闭关中，不许他们向他顶礼。但他依次拍了拍每个人，在法官屋台阶上坐下，来者一一作了介绍。

与之同时，凯克巴德对基帕尔·辛讲了自己的体验，后者评论：“这样的体验只有巴巴祝福才能获得！我还没有过这样的体验！”

听完凯克巴德的讲述，基帕尔·辛加入巴巴。巴巴邀他坐到椅子上，他却宁愿坐在巴巴身边的台阶上。他们带了摄像机，想拍一些基帕尔·辛和巴巴的录像，巴巴允许。之后巴巴又命基帕尔·辛的弟子“抓紧基帕尔·辛的衣边，怀着忠爱服从他的指示”。巴巴再一次拥抱圣人，圣人也深情回抱。其中一人邀请巴巴早日访问德里。巴巴点头接受。

来自普纳的一个信徒，天真地邀请巴巴访问普纳，听基帕尔·辛讲道。巴巴回应：“我从所在之处，在一切时间，持续不断地倾听一切。”

巴巴又深情拥抱基帕尔·辛，领他回房间。从桌上拿起一张纸条，递给基帕尔·辛。纸上用粗体写道：“1957年2月15日”。巴巴问：“你愿不愿和我度过是夜？”

“很乐意，”基帕尔·辛答，“只要我没离开印度。”

巴巴表示：“那得要你留心！”

基帕尔·辛尊敬地合掌，说：“巴巴，我将这个交给您。”

巴巴说：“到时候你要在印度，我会派埃瑞奇接你，和我度过当夜。”

基帕尔·辛答应，把纸条放入口袋。巴巴又拥抱他，牵着他的手走到外面。告别前，基帕尔·辛请巴巴允许他直接去普纳，不在那天早晨埃瑞奇接他们的旅馆停留。这也符合巴巴的惯例，巴巴满意批准。

基帕尔·辛和三个弟子走近汽车，其中一个突然想起，忘了把一篮水果送给巴巴。基帕尔·辛笑着说：“我们忘了一切，因为在这儿我们置身不同的世界！”巴巴怀着爱收下果篮，又给基帕尔·辛一个拥抱。一行人正要上车，又想起忘了把所带的一盒甜食给巴巴。都开怀大笑，说这又给他们另一次看巴巴的机会。

轿车终于驶离。这时埃瑞奇想起：基帕尔·辛忘了带上巴巴送他的《抽泣与悸动》和《行道者》。及时赶到路边拦住车，把两本书交给基帕尔·辛。

同一天还有一位来访者，英国曼彻斯特的24岁青年基思·N·瑟克。基思多年“寻找他在所读的哲学书中都找不到的什么”。后来听一位朋友建议，读了《语录》，深受触动。说在书中“找到了答案”。读了《神对人与人对神》后，他迫切想见美赫巴巴，辞去工作，带很少钱来到印度。他不认识英国的巴巴爱者，但去了普纳，接着到美拉巴德，见到帕椎。帕椎让他去阿美纳伽找大阿迪，获悉巴巴在萨塔拉闭关。

阿迪把基思的诚意报告巴巴，巴巴说把年轻人带到萨塔拉。阿迪带他于18日到达。巴巴会见并拥抱了基思。对他谈了一会儿，指示他立即回英国，联系伦敦的爱者，等候巴巴7月访英。

埃瑞奇将基帕尔·辛的来访记录，读给巴巴听，巴巴补充如下诗句：

卡比尔说：“朝觐圣地结一果；

伴随听从圣人结四果。

卡比尔啊！至师恩典结无量果。”

吠陀经称：“千万人中，一个成圣；

千万圣人中，一个成道。

诸多成道者中，一个成至师。”

我说：“阿瓦塔时期，五位至师

促成神化身为人。”

巴巴闭关期间，令萨塔拉的男女满德里每周五禁食，但允许用早茶和晚餐。5月24日星期四，巴巴禁食24小时，29日再次禁食。有人指出这一年的5月24日，是佛陀生日，亦是巴巴美国汽车事故4周年纪念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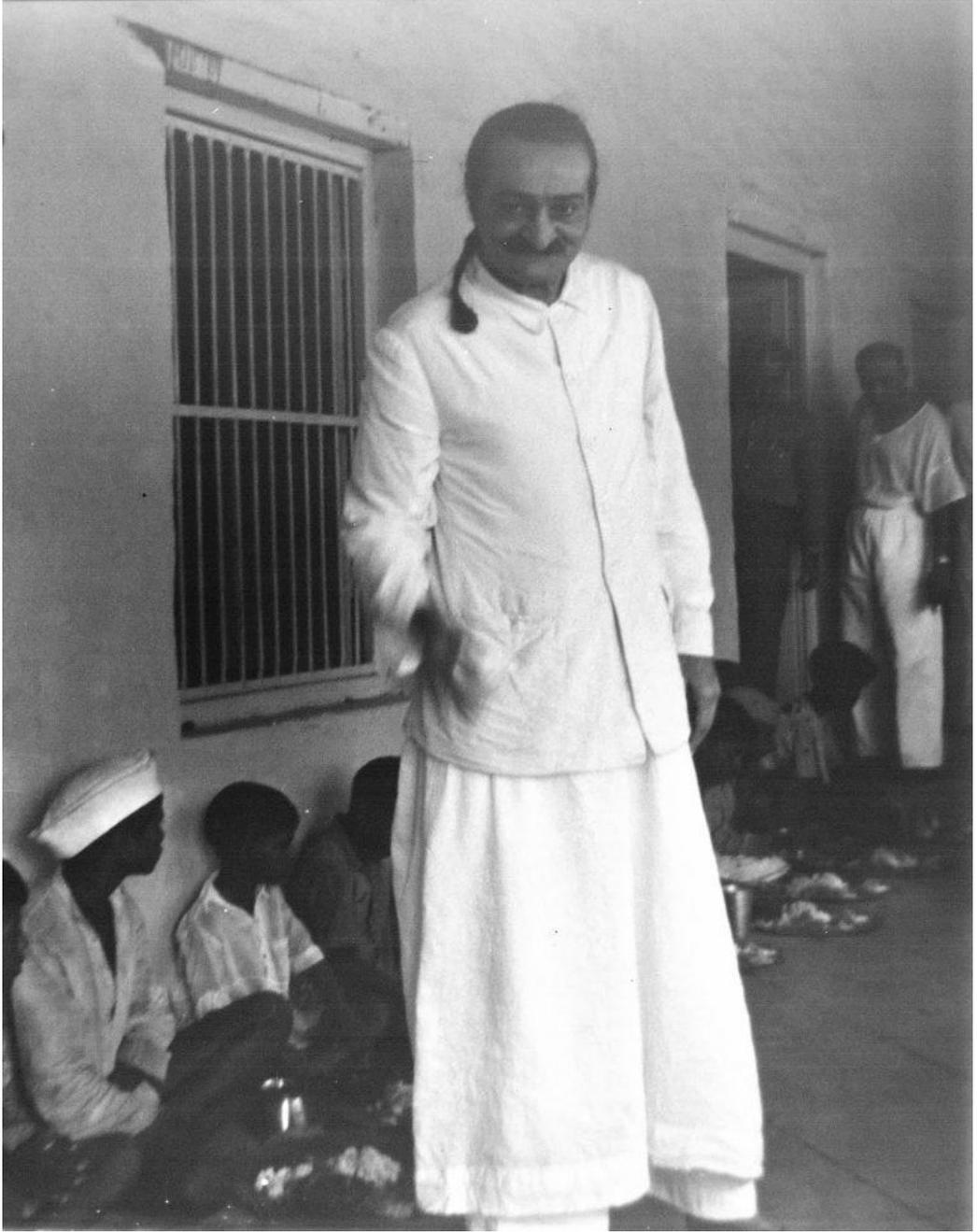
期间，派埃瑞奇到阿美纳伽、普纳、孟买和马哈巴里什沃办事，25日回萨塔拉。27日，又派他到马哈巴里什沃，见高达乌丽·麦和艾琳·科尼

贝尔。高达乌丽曾提出，希望这次同巴巴一道访问西方。巴巴派埃瑞奇去问她是否认真。果真如此，巴巴会命满德里做好一切必要安排。她对埃瑞奇说这次太迟了。并说她当然想陪同巴巴，但这次不行，因为一切过于仓促。

1956年6月1日上午，巴巴对凯克巴德工作，照例在走廊散步，接着听人读新闻报道。

6月4日艾琳·科尼贝尔回到萨塔拉，住在库珀夫人家。她上次来只呆了两天。这次她要多住些时间，巴巴偶尔见她。叫拉诺每天探访陪伴她，有时也召她到格拉夫顿见美媞和玛妮。

6月7日，将105名贫穷儿童接到法官屋。巴巴亲自给他们拉都，午餐后，给每个男女孩各一套新衣。活动结束后，巴巴才用晚餐。



1956年6月7日，萨塔拉，给贫穷儿童施食

1956年6月10日，星期天，巴巴率美婊、玛妮、娜佳、高荷、拉诺和美茹，从萨塔拉出发，前往美拉扎德。埃瑞奇、尼鲁和古斯塔吉随行。佳尔和美赫文·杰萨瓦拉从普纳加入。每天都讨论临近的西方之行，巴巴就此授述了几则讯息。赴美拉扎德之前，巴巴还指示宝，为他准备七篇讯息在西方用。宝写好讯息，交给拉诺编辑，但从未使用。

到阿美纳伽，阿迪报告巴巴，一个叫碧翠丝·维果的美国黑人女青年前来达善。巴巴仍在闭关，不见任何人，但准许她在美拉扎德见他几分钟，并于12日接见了她。她曾参访印度许多埃舍，巴巴对她强调：“惟有通过爱才能成道。”

一天，巴巴还让人把当地的一个神圣疯癫者领来。这名玛司特般的男子叫巴拉寇特——意为12件外衣，因为无论何种天气，他总穿12层破外套，故得此名。巴巴用一件漂亮的新外套换掉其中一层。巴巴还说，实际上他不是高层面玛司特，只是闻见一丝“道风”，属于神圣疯癫。

这个期间，普纳的哈比卜拉·贝格决心自己做生意。他6月份来到美拉扎德，对巴巴谈了这个心愿。“你每天做乃玛兹吗？”巴巴问。

“现在我做原初乃玛兹。”他答道，指想念巴巴！

巴巴对回答满意，问：“你做生意从哪儿筹钱？”

哈比卜拉解释：“货可以赊账。”巴巴批准他着手创业，还给他一笔钱作为帕萨德。哈比卜拉在普纳开了一家克什米尔小商铺，生意不错。

6月14日，巴巴命阿迪给全体相关者寄发公函，声明尽管巴巴最初说他离开孟买赴西方时，准许信徒到机场送行，现在决定，他因为仍在闭关，不希望离开时有人在场。

一周后，6月18日，巴巴同埃瑞奇、尼鲁和阿迪，从美拉扎德赴孟买申请访美签证。美赫吉在普纳加入。办理好签证，在纳瑞曼家用午餐，于当晚9时回到阿美纳伽。

6月21日，巴巴访问美拉巴德山，探望曼萨丽和凯克巴德的女儿们等全体居民。

埃瑞奇曾要弟弟美赫文从巴巴的旧语录中选出一下章节，以备巴巴访问美国需要时宣读。这些讯息原由德希穆克编辑、打印并存档，玛妮校订后，由美赫文重新打印。召德希穆克到美拉扎德，最后编辑定稿并给每篇讯息拟标题。6月25日，德希穆克携家人来到阿美纳伽；因不许家属住美拉扎德，他妻儿住在阿美纳伽的达克家，德希穆克住在美拉扎德。美赫文给校订过的讯息打上新标题。巴巴几次排演授述其中一篇将在纽约被拍摄用于电视播放的讯息。这些讯息后由苏非教再定向结集出版，即《生活极致》。

巴巴在美拉扎德闭关期间，于7月2日授述如下讯息。三天后，以《生活公告》的形式寄给全体相关者：

如以往所言，我超脱一切承诺，不受时空限制。虽然一切事件皆发生于幻相领域，我和爱者正面临一个巨大的所谓悲剧。我长久期待的受辱近在咫尺。这可能在明天或今年任何一天发生，也可能在明年发生。

爱者的爱、勇与信将经受严峻考验，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神圣法则。在本次危机顶峰中抓紧我者，将超越幻相并永驻实在。

我希望爱者放心，我的蒙辱和悲剧，尽管必要，却是过渡阶段，并将有一个光荣结局——恰如所注定的。

向全体致以我的爱。

这个时间，巴巴未具体说明“悲剧”的含义。

对讯息的整理工作持续到6月6日。翌日，巴巴和全体返回萨塔拉。按照巴巴的沉默日指示，印度爱者从7月9日午夜至10日午夜保持沉默并部分禁食，喝两杯茶（时间随意），吃一顿晚餐。

在萨塔拉，满德里忙于准备临近的西方之行的同时，巴巴保持严格闭关，除了满德里谁也不见。

连续几天，每天晚上宝从邮局取信回来，巴巴会让高荷拿一只香蕉给他吃。宝对仅给他一人帕萨德感到难为情，有一天抗议道：“巴巴，您每天给我香蕉，怎么不给别人？从明天起，别给我了，除非也给大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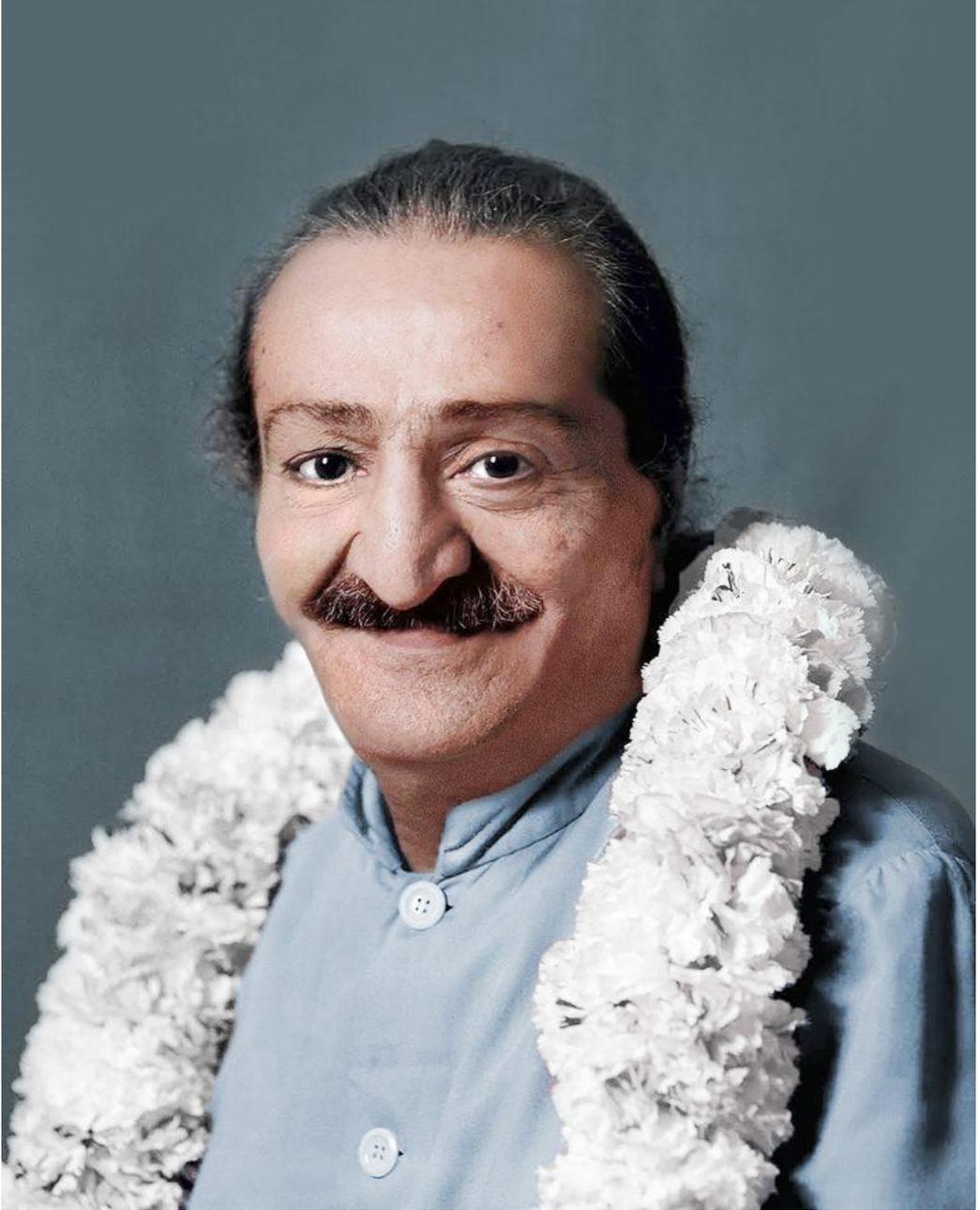
巴巴回答：“你真是不幸！你认为这只是一只香蕉？你为满德里考虑，却不为我考虑！简直是侮辱！你这大笨蛋，记住：即便我让你饱餐，让别人挨饿——你也不该顾虑。这不关你的事。

“你来我身边是为取悦我，还是让他人高兴？我也许决定让一人登上王座，让另一人在尘土中打滚。二人若都是我的奴隶，就应接受我的意愿，对此满足。

“我给你的不是香蕉；我给你的是帕萨德，你竟然拒绝！你既然如此在意他人，这么不在乎我的帕萨德，跟随我又有何用？你根本不知道我给你这个帕萨德的用意。现在你又给弄砸了！”

7月14日星期六，巴巴又为萨塔拉的贫穷儿童安排活动，这次200名儿童被送到法官屋。巴巴给每一个孩子甜食和衣服——但又来了50个儿童。巴巴说：“我不能伤孩子们的心；也得给他们帕萨德。”对这50个孩子，甜点够，衣服没有。立即派韦希奴去集市采购，巴巴把新衣发给每个孩子。

欧洲之行



1956年，华盛顿特区

为美赫巴巴一个月西方旅行的集中准备开始。涉及预定机票、在各地逗留日期等信件来来往往。玛妮的打字机从不闲着。过去几个月，电报信函从英、美、瑞士和澳洲纷至沓来，巴巴一一予以指示，玛妮不厌其烦地回复。

满德里担心巴巴的健康，就他的饮食，1956年3月9日玛妮致信艾微·杜思：

“纽约组一直问巴巴的饮食建议。我告诉他们，这些日子巴巴不（像我们）吃辛辣食物或咖喱，因此不必特意做印度饭菜。他爱中式和法式烹饪。他和男子们会吃鱼，但不吃肉。巴巴爱吃软煎鱼（无骨鱼片不错）和软米饭。他喜欢酸奶，不喜太多蔬菜（尤其豌豆类）。此外，我叫他们别担心——巴巴口味简单，（不喜硬脆食物），而美国食物，就像其人民，是如此“博采众长”……巴巴不仅吃得少，且是我们认识的人中吃得最快的。”

1956年6月4日，玛妮致信艾微，复提及巴巴的饮食：

“针对巴巴饮食的爱心咨询，我本想给吉蒂船运一些木豆等食材，可在谈论行程时提到这个话题，巴巴显然不希望我寄。他在这里总吃豆糊米饭，到了西方想彻底改变饮食，吃西餐。巴巴不希望任何人为饮食操心，不想让吉蒂（及纽约等地的其他相关者）把时间花在为巴巴做饭上，因为他想让你们都尽可能多陪伴巴巴。请将此转告“能量”——我在下封给纽约组的信中也会重申这点……”

曾通知西方爱者，如果他们能承担本次旅费，巴巴打算7月前往。通知说：“巴巴知道，在你们都（为今年闭关）做了最慷慨的爱赠之后，这在目前有多么困难。他知道，他们是怀着多大的爱和牺牲寄来这些礼物，并向每一位送去他的爱。”

巴巴任命纽约杰克逊高地的玛莉安·弗洛雪姆（昵称“能量”）为本次行程做一切必要安排。“美赫巴巴接待委员会”成立，玛莉安任主席，弗雷德·温特非特任副主席，另从纽约跟随者中选出7名成员，预计筹资12000美元，用作巴巴和4名男满德里的旅费。伊丽莎白·帕特森在默土

海滨，露丝·怀特在洛杉矶，阿格妮丝·拜伦在奥亥，拉德·丁普夫尔在旧金山，也设立了接待委员会。艾微和邓·斯蒂文思组建了宣传委员会。欧洲，威尔·白克特在伦敦做安排；瑞士的海蒂·默敦斯和艾琳·比罗，为巴巴访问苏黎世做准备。澳大利亚，弗朗西斯·布拉巴赞、比尔·乐裴基和伊娜·列蒙，在悉尼和墨尔本安排膳宿、预约和会见。

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受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之邀，定于7月6日至10日访美。巴巴不愿与尼赫鲁同期访美，遂决定不按原计划7月首周离印，改为中旬启程。（后因艾森豪威尔的健康原因，尼赫鲁的访美延至12月。）

1956年7月16日，巴巴由埃瑞奇和尼鲁陪同，离开萨塔拉，当天到孟买，住在纳瑞曼家。阿迪和美赫吉加入。巴巴仍在闭关中，尽管印度各地数百人请求到孟买机场为他送行，但他未准。他中断闭关一个月，完全是为了给西方爱者撒晤斯。

当天午夜，巴巴同埃瑞奇、尼鲁、阿迪和美赫吉，乘印航103班机（经济舱），飞离圣克鲁斯机场。赴伦敦途中，在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和黎巴嫩的贝鲁特，各停约一小时。下午飞抵苏黎世的科罗登机场，在机场接见了近35名欧洲人。亲密爱者海蒂·默敦斯、艾琳·比罗、海伦·达穆、马克斯和吉赛拉·海富里热携三女，从机场楼厅看巴巴和满德里下飞机，走向艾琳预订的会议室。巴巴一一拥抱海蒂、艾琳、马克斯等人。海蒂曾担忧女儿安娜·凯特琳娜在4点15分前来不了，错过见巴巴。飞机正巧因风暴延误一小时，她也得到巴巴的拥抱。海蒂的儿子托拜厄斯（托比）给巴巴戴花环。之后巴巴坐下，与爱者交谈。

对瑞士组，巴巴谈到埃瑞奇的力量与儿童般温和，又说：“这一切都是想象，仅仅存在于想象。你们肉眼看见的，不是巴巴；只是我的身体——一件外衣而已！巴巴是无限的，你们用肉眼看不见他。”

要马克斯·海富里热讲了1954年在美拉巴德，巴巴怎样叫他摸二头肌，表示“我很强壮，感受一下”。此刻巴巴补充道：“我很强壮，是最强壮者！同时又孩子般柔弱精致。”

聚会者中，有精神病学家卡尔·荣格博士的印度裔学生，阿文德博士。在场者还有首次来见巴巴的梅达特·鲍斯博士和休贝博士。

告别欧洲组前，巴巴说：“我为这次行程，中断严密闭关，但回印后，将继续闭关，直到明年2月15日。”

启程时间到了，巴巴再次拥抱每个人。吉赛拉·海富里热回忆：“巴巴给我们全都倾注爱。时光荏苒，一切消散，只留下被他拥抱的强烈印象和炽热之爱。”

艾琳·比罗、海蒂·默敦斯及马克斯·海富里热，陪同巴巴和满德里赴伦敦。飞机上，巴巴给三人指定座位。飞机起飞，升至一定高度后，巴巴手张开贴在机窗上，朝外凝视片刻，面部表情专注，似乎希望俯瞰整个国土。不久，巴巴让他们换座位：海蒂坐艾琳的座位，艾琳坐到巴巴背后，马克斯挨着尼鲁坐在巴巴前面海蒂的座位。“马克斯和尼鲁是旧友。”巴巴评论。

当晚，在班机飞近法国巴黎时，巴巴问马克斯：“我要穿袜子吗？”马克斯说要，以为巴黎天气比苏黎世凉。巴巴听从建议，结果错了，气温更暖。

两年前，菲利普·杜珀斯的朋友，C·E·杜布福特，曾联系马克斯，想了解巴巴。马克斯给巴巴看了他的信，信中说他想见巴巴，巴巴若是同意，他将在机场迎候。巴巴同意，飞机着陆巴黎时，简短会见。巴巴问杜布福特是否读过《神曰》，并敦促他阅读。还说：“你和我有着久远的联系。”并指着一杯果汁，对杜布福特谈到酒醉与神爱陶醉的不同效果：“一个人在酒醉中忘掉自己，但在神爱陶醉中失去自己，忘掉一切——包括自己。”并给杜布福特留言：“愿你开始爱至古者巴巴！”

巴巴一行飞离巴黎，在机上用晚餐，17日晚8点15分抵达伦敦。威尔与玛丽·白克特，查尔斯·坡德穆，迪莉娅·德里昂，敏塔·托雷达诺和丈夫格林·巴顿，在机场迎接。四部轿车将巴巴和满德里等，接至白金汉宫路巴巴曾下榻过的鲁本斯酒店。首先驶离机场的巴巴坐的车，却最后到达酒店，其他人都在迎候。

到达时，巴巴明显累了。旅途中他已三日未眠。他站在挤满人的电梯后部去房间。威尔·白克特写道：“在酒店客人当中他显得疲惫可怜；生动地示现完美的谦卑。”

为巴巴订了一间舒适的套房，满德里住另一间，还预定了底楼大厅用作达善和会见。（威尔、玛丽、迪莉亚、基思·瑟克住在同一家酒店。）巴巴不顾疲惫，传话说他将在房间接见在酒店等候和到机场接他者。对他们谈了一会儿，说将于次日上午个别会见。

来者有福瑞德·马克斯、汤姆与多萝西·霍普金斯、查尔斯·坡德穆之子埃德蒙、迪莉亚的兄弟杰克·德里昂、艾妮塔和罗杰·维埃亚尔。还有迁居伦敦不久的小阿迪及妻子芙芮妮、儿子达拉。

7月18日，巴巴从上午9点半开始个别接见14人。并对艾妮塔和罗杰谈到菲利普·杜珀斯。叫罗杰打电话给杜珀斯：可能的话来见巴巴5分钟，然后回去。威尔·白克特领来夏飞。下一个是在萨塔拉见过巴巴的曼彻斯特青年基思·瑟克。

霍玛·达达禅吉也在伦敦。仍然为兄弟诺泽之死悲痛。巴巴安慰他：“诺泽直到最后一息都在想念我，现在和我一起。你应该高兴。一切众生都在我里面，莫担心。他已到我这里。”

会见艾琳·比罗之后，巴巴对J·M·皮尤解释了三类知识和确信：智力、亲见、成为。

对做演员的埃德蒙·坡德穆，巴巴说：“通过时而想我，不放弃执著，但也不成为它们的奴隶。”埃蒙德应道：“当然，我是在您的爱与教导氛围下，由父亲养大的。”



1956年，伦敦机场；最右边是霍玛·达达禅吉

一对法国夫妇，罗伯特·安东尼和52岁的妻子伊枫，与安德蕾·阿伦一道从巴黎来见巴巴。伊枫首次听说巴巴，是在1940年德军空袭巴黎期间。当时，她在拜访朋友，二人匆匆躲到地下室。警报结束后，电梯坏了，她们只得步行上六楼。上楼时，她们搀一名老妇走上她在四楼的公寓，到门口，老妇合掌说：“谢谢您，巴巴。”

“巴巴是谁？”伊枫问。

老妇立刻给她一张小纸条，上面印着：“师利美赫巴巴，写信联系印度美拉巴德或纽约马切贝利王妃。”

二战期间，不准人们与国外通信，但1945年战争结束后，伊枫·安东尼立即致信巴巴，并接到巴巴通过阿迪的复信：“我知道你，一直在保护你。”

终于见到巴巴的伊枫回忆：“我们走向一间小休息室，巴巴坐在沙发上等我们。我看见他的第一印象是见到一位光辉生命；满屋明亮白光。”

罗伯特·安东尼做少年犯工作，甚感疲惫。巴巴对他说：

不要被他们压倒，相反要提升他们，寻找他们内心的神。只要是心灵说话，语言则无关紧要。神在一切众生里。无处不在。无需言语。他不听口舌的祈祷，却听心灵的。总是保持开心，哪怕在逆境中。没有动荡，就不能检验你保持冷静的能力。一个人必须努力总是保持开心。必须努力使他人开心。

会见后，安东尼夫妇当晚飞回巴黎。

对不同的家庭，巴巴的方法既个别又全面，当他同时拥抱一对夫妇时，夫妇俩都感到婚姻进入了新阶段。

汤姆·霍普金斯 1952 年首遇巴巴。对这次拥抱巴巴，他回忆说：“我记得给他拥抱时，感到你拥抱他时总感到的奇妙感受：既轻盈又坚实，似乎极真切又不可捉摸。”

问霍普金斯有没有话想说。他说：“巴巴，我很开心见到您，可我无法接受您是神。我的头脑无力认出您是神，可我感谢您为我做的。”巴巴回应：

这有什么关系？每晚睡前，只管想我一分钟。但不要想你此刻看见的我；要想我的真相。不管做什么，把一切留给我——好的坏的。神知一切，坚信这一点，莫担心。是我把这些话放入你心里的。每天睡前，只是想，“我必须在人人在处处见巴巴——作为巴巴的巴巴”，有一天你就会看见。

巴拿马的奥蒂利亚·德·特赫拉，1952 年在默土海滨见到巴巴。她也来到伦敦，对巴巴说：“您给了我极大帮助。”

“是因为你的爱。”巴巴回复。

哈吉万·拉尔的两个儿子，印德和苏甘德，在伦敦上大学。他们也来到饭店，巴巴强调：“远离诱惑，过圣洁生活，尽量常想我。”

福瑞德·马克斯告诉巴巴，他对巴巴的爱加深了，巴巴拥抱他，对此高兴。（福瑞德和小阿迪合伙做古董生意。）

另一个爱也加深的，是莫莉·伊芙女士。她是和全家一起来的。后来回忆，当时她跪在巴巴面前：“我想必合上了双眼。不知缘由，就这么做了。我感到巴巴的手捧着我的脸——他的手太美了。是那么柔软。令我永志难忘。我常想起。仍能感觉到那双手。”

一男子就财务困难请示巴巴，巴巴叫他每日在指定时间大声念他的名7遍。可该建议引起抵触，他说会影响他的家居生活。巴巴强调了其灵性疗法的必要和简单性，他答应尽量奉行。这样，他与巴巴的“一分钟”会见延至7分钟。

马克斯·海富里热上午最后一个见巴巴。瑞士组（他、海蒂和艾琳）相处不总是融洽。马克斯是理智型的，艾琳刚好相反。不过，自从到伦敦，和巴巴一起，和平与善意恢复。

英国团体中亦有分歧。巴巴在首次接待公众前，于下午会见他们一小时。他们曾为在英国做巴巴工作，成立美赫联盟，巴巴任会长。会见中，人人倾吐怨言，巴巴说次日再见他们时做决定。

7月18日下午，120多人来到酒店大厅达善。威尔、玛丽和查尔斯坐在巴巴身边，多萝西、汤姆和迪莉亚领每人分别见巴巴1分钟。为介绍新来者，福瑞德·马克斯胸前佩蓝饰带，侍者般站在门口。巴巴给达善者糖果帕萨德和他的照片。来者中有：达琉士·霍迪瓦拉、菲利斯（多年前在东查拉科姆见过巴巴）、安·鲍威尔、迪娜·帕特尔（弥奴·卡拉斯的姊妹）和儿子霍桑、玛格丽特·克拉思科的姊妹、威尔·白克特的姊妹、查尔斯·坡德穆之妻安东尼娅、米莉森特·迪克斯和诺曼·富兰克林。

威尔·白克特描述如下：“招待会揭示巴巴对每一个访客，都有独到的认识。对一个人，意味深长一瞥；对另一人，爱抚其面颊，或者轻拍其臂。对首次会见时巴巴握手问候者，这次热情拥抱。有的人期盼建议未果；而有的期待至少见10分钟向巴巴诉苦者，则听到熟悉的‘我知晓一切，会帮助你’。最显著的是那些亲友团，孩子和父母首次同来见巴巴，巴巴的目光从儿子转向父亲，传达着爱，其中父子乃至全人类发现自己重获新生。”

一年轻女士和男友正巧散步路过酒店。见人们在里面排队等候达善，也加入。轮到他们时，巴巴打招呼，女子望着面前的发光生命，不自觉地一下子跪在他足前，啜泣不已。年轻男子也跪下，不知道在发生什么。巴巴拍拍二人，让他们坐在他身边地上，度过整个下午。

两个同性恋青年，一个是著名画家，另一个是舞蹈家，也在排队。二人皆是迪莉亚好友，被她劝说来的。走近巴巴时，他们顾虑起来，不知会不会受巴巴责备，想到逃离，但决定留下，忐忑地走上前去。巴巴望着他们，摊手表示：“密友！”二人如释重负，差点跳过去拥抱巴巴！

43岁的比尔·皮茨，从通灵治疗师兼灵媒吉林厄姆夫人口中首次听说巴巴。在他来前，她警告说：“要极其小心。千万不要对视美赫巴巴的眼睛，他可能使你失明！”结果，轮到比尔来见巴巴时，他闭上眼，低着头！过了一会儿，抑制不住好奇的他，小心翼翼张眼，匆匆偷瞥一下巴巴。巴巴告诉威尔·白克特：“照看他，对他多加关照。”

艾达·珀莉女士也参加了招待会。她和巴巴的首次邂逅很神秘。1931年她在伦敦市中心七晷区经营一家古董店。一天上午她在店里目睹异象，看见她以为是基督的脸。他眼中含泪。她无比惊讶，抬手去摸他的脸时，异象消失了。接着，她朝窗外望了一眼，注意到街对面走过异象中的人和两侧的东方弟子。原来是巴巴和满德里在散步。

这次招待会，后来有三名穿着体面的上流社会从接待室出来，其中一女子惊呼：“此人深不可测！此人深不可测！”

有位客人刚到时，感到莫名地消沉，巴巴走过，那种感觉刹那间了无踪影。另一人注意到，随着众人一个接一个来接受他的“一触”，巴巴的活力仿佛衰退。接见结束后，是娱乐和音乐，巴巴神采恢复。

一位女子唱完一首歌，巴巴授述：

一个在内心听到神乐者——无比美妙的音乐，因是原始音乐——失去身体意识，看见神无处不在。

神在人人内里。他在我们全体内，无限，全能。你此时此地感到无助，是因为你在身体中，而这全是幻相，虽然神无所不能。这是何故？因为幻相。因为你和神之间的面纱。

什么面纱？是愚昧面纱。你一旦认识到，身体不是真的，这个身体不是你，愚昧面纱便被揭开。你熟睡时，身体仍在，尽管你不在。身体呼吸，而你熟睡时意识不到其呼吸；你也许梦见吃东西；或梦中去看电影。做梦的不是身体；一定是你。

假设这个身体的腿被砍掉；你的意识毫不受损，也不会感觉自己的存在削减。你还是你，意识未减。头脑理解，但幻相面纱未揭开，因为你仍有愚昧面纱。

你一旦看见内在的神，就获得确信。不复怀疑。就有无限极乐体验。

我祝福你们全体。

巴巴接着说：“现在努力让头脑完全沉默1分钟。”接着是1分钟静默，巴巴继续：

如果那些爱我者，在睡前，像现在这样，让头脑沉默一分钟，默默地想念我，想象我，经常做，那么你们的这个愚昧面纱就会消失，你们就会体验我所说的、人人渴望的这个极乐。

我在闭关期间一概不授语录讯息，但出于对你们的爱，我授予上文。因为我对你们的爱，你们此刻想象我，今后每日在沉默中想象我一分钟。每天如此做；不要中断这个每日联系，届时你们将获得这个极乐。

当晚8点，在鲁本斯酒店举行另一场公众招待会，近175人参加，包括凯瑟琳·普理查德、道格拉斯与莫莉·伊芙、斯蒂芬妮·哈格德、劳顿一家、津井夫妇（1931年为巴巴拍肖像的日裔摄影师），以及艾琳·科尼贝尔的几个朋友。每人见巴巴半分钟，接受帕萨德。汤姆·霍普金斯把每人领到巴巴跟前。威尔和迪莉亚坐在他两侧。巴巴神采奕奕，坐在丝绒垫的紫缎沙发上，背景是紫帘，两边各有一顶大型鲜花华盖，是多萝西·霍

普金斯布置的。整晚巴巴威仪不凡，容光焕发。茶点蛋糕和三明治后，又是娱乐演出。之后，巴巴让埃瑞奇解释：

你们大家应该都已领到巴巴的礼物，这在印度叫帕萨德，不是平常的礼物。在印度，每次成千上万人来接受他的礼物——糖果类的食物——如获至宝。他们离开后，意识到这是他从内心给予的他自己的一部分。因为这个帕萨德礼物，实际上是爱的种子播在你心间。你会见巴巴时，要心怀此念吃下甜点。

无论置身何处，巴巴都知道；你此刻面对他，当秉持该信念。无论你在什么状态，喜或忧，巴巴都知道——因为他的知识是对心灵的知识，不只是对纯粹言辞的头脑鉴赏。巴巴理解并知晓的是你的心灵——当你接近他，他与你心灵相遇时。这就是与他会面的意义。

你来到他跟前，有许多东西想对他说；其实没必要告诉他。他知道。倘若他不知道，来找他也无济于事。是心灵知识，就不可能被欺骗。

神听见的祈祷是心灵的祈祷，心灵的提升，心灵的痛苦——这才是神关注的。因此，依靠常规宗教修行和仪式，无关紧要，肯定愚蠢。重要的是你的心灵，发自心灵的祈祷。这是巴巴听得见、神听得见的祈祷。

巴巴说，耶稣基督所言“当你祈祷时，要关上门；在暗中祈祷”正是此意。所以，要从心灵祈祷，即使你和千人一起。人们背得烂熟却不解其义，否则神就会听见。

通过献出自己，从心灵祈祷。除非你交出自己，光是念念有词或静止不动，不管用。管用的是心灵的祈祷，心灵的献出。祈祷才被回应。耶稣的意思是，你并未祈祷，你并未要求，因为你未用整个生命真正要求。

要想永远活着，就须为巴巴死去。你若知道其含义，就会明白为什么。这是最深奥的。死不是指肉体死亡；而是指内在死去。

查尔斯·坡德穆宣读 1954 年巴巴在安得拉授予的《怎样为巴巴工作》讯息。几个人晚到，正要就寝的巴巴说在房间会见他们，不忽略任何人。来者中有一对夫妇，敏塔和丈夫格林·巴顿。巴顿为某事深忧。巴巴向他保证：“我以自身权威告诉你，如果你坚定不移，把念头和担忧全部交给我，就会摆脱绝望状况。”



1956 年 7 月 18 日，伦敦，鲁本斯酒店

玛丽·白克特（左）

次日，7 月 19 日上午 9 时许，巴巴接见美赫联盟成员，化解他们的分歧（主要在威尔·白克特和迪莉亚·德里昂之间）。最后，巴巴任命三名主席——威尔、迪莉亚、查尔斯·坡德穆——每 6 个月轮换。如果三人中间发生争议，不能达成共识，则由在任主席做决定，全体将此视为巴巴本人的决定加以接受。

巴巴要多萝西·霍普金斯任联盟秘书兼管财务，她也接受了。“这是你们的最后机会。”巴巴打手势，要全体成员握手承诺努力合作。他还亲自安排调拨一部分资金，使联盟恢复稳固的财务基础。给每人一份巴巴讯

息《巴巴所指的真正工作》，并要他们出去半小时后回来。威尔·白克特回忆：“巴巴的手势极其生动雄辩，目光威严，解决了我们的所有问题。”

弗朗西斯·帕肯汉·戈德尼是第一次在公众招待会上见到巴巴者之一。这位 59 岁的英国陆军中校，同斯堪的纳维亚妻子奥拉居住法罗群岛。1955 年，艾琳·科尼贝尔，在哲学期刊《声音》上看见戈德尼的照片后，给他寄了一本自己的著作《文明或混沌？》。后来艾琳对他说：“投稿人都长得难看，而你看起来是最好的！”

戈德尼读完书，在伦敦见艾琳·科尼贝尔，对巴巴有更多了解。戈德尼一直相信基督重临，出于好奇想见巴巴。接到威尔·白克特通知，巴巴将赴伦敦，他喜悦地期待这次见面。巴巴对戈德尼说：“你有许多工作要为我做。”

戈德尼在巴巴跟前感到无比喜悦。“我只想独自呆着，享受那天堂般的喜乐。”他回忆。

在 19 日私下会见中，巴巴问他：“你愿乘船到印度，为我工作一年吗？”戈德尼说愿意，巴巴让他 12 月来。他和妻子照办。

之后，巴巴接见《观察家》报刊记者，查尔斯·戴维。戴维第一天曾见过巴巴。寒暄后是如下对话：

巴巴说：“提任何一个问题。”

戴维问：“人何以认识真理？”

巴巴答：“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一个用连篇累牍，一个只用寥寥数语。一言蔽之：通过放弃虚妄。你来告诉我：何为虚假？”

“不持久的东西——幻相。”戴维说。

“说得对，连篇累牍也从此开始。完全舍弃不持久的，你就会证悟真理。”

“但自我有没有持久的部分？”

巴巴答：“有，你（指着戴维），你的大我持久。身体不持久，是幻相，应当舍弃。同理，作为欲望通过你运作的心和能量，也是幻相，都应当舍弃。要舍弃所有这些虚妄，证悟你的真我。”

戴维问：“巴巴，您是神，知晓一切，可您常问我爱不爱您。当然我很爱您。”

巴巴答：“我乐意听爱者说爱我。我知晓一切，这毋庸置疑；但我仍然问。当爱者说：‘巴巴，我很爱您！’我感到高兴。打个比方，日常生活中，你遇到一对恩爱夫妇。相互深爱并知道这点，但丈夫或妻子还总是问：‘最亲爱的，你爱我吗？’明显答案无不是：‘我很爱你。’我高兴问也乐意听我的爱者一再回答：‘巴巴，我很爱您。’”

巴巴将瑞士和法国组——马克斯、艾琳、海蒂、艾妮塔和罗杰·维埃亚尔——召到房间议事。这天上午，皇家军乐队经过酒店外的大街。迪莉亚跑来叫巴巴，巴巴微笑着从马克斯的窗户看了看，一边合着音乐打响指，使福瑞德·马克斯想起所了解的主奎师那的个人习惯。

下午敏塔家举行亲密爱者茶会。艾妮塔讲滑稽故事让巴巴开心。在饭店告别时，巴巴说：“这是我最后一次访问伦敦；你们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你们不知自己有多幸运。因此要全心全意为我生活，为我工作。”爱者们泪眼模糊。

巴巴一一拥抱每个人，下午6点半，同满德里出发去机场。艾妮塔、玛丽和迪莉亚跟巴巴和埃瑞奇同车。一路上艾妮塔的机智活跃了气氛，巴巴也兴致盎然，加入玩笑。巴巴对玛丽保证：“你去世后，将永远和我一起。”

迪莉亚告诉巴巴，不能跟他一道赴美，让她怎样伤心。巴巴回答：“我若知道你能负担旅费，本会建议你去的。”但迪莉亚认为，假若巴巴真想要她去，无论怎样都能成行。

在机场休息室，爱者围着巴巴。巴巴告诉吉林厄姆夫人：“不久你将和我在一起。”（她三个月后去世。）

马克斯·海富里热搬来椅子给巴巴坐。巴巴示意迪莉亚也找个座，又指指一个小废纸桶。迪莉亚将纸桶底朝上放好，坐在上面。有的人强忍泪水，有的潜然泪下，有的心中啜泣。同巴巴的两天共处，仿佛只有两分钟！

两个陌生人驻步凝视巴巴，一个问：“那位是先知？”

威尔·白克特答：“他叫美赫巴巴，他的工作是通过互爱和服务，促进全世界的博爱和理解。”

离开候机室的时间到了，巴巴告诉他们：在他过了海关后，不要在机场等候。爱者的心依依不舍。巴巴和满德里于晚9点半，乘泛美航空71号班机，离开伦敦直飞纽约。

这是美赫巴巴的第十次英国之行。自1931年，至古者在那里度过近100天。如他所言，在700年后下次降临之前，这是他的最后一次访问。

访问纽约

1956年7月20日星期五清晨，来自纽约区、加利福尼亚州、德克萨斯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约60名爱者，聚集在爱德怀特机场（后更名为约翰·F·肯尼迪国际机场），等候至古者抵达，欢迎他时隔四年再度访美。7点零5分，巴巴乘坐的“彩虹”号航班着陆。身穿粉色上衣和白袍的巴巴走下飞机，一边向爱者挥手。作为赞助巴巴访美的两家灵性组织的官方代表，伊丽莎白和艾薇获准进入海关迎接；伊丽莎白·帕特森代表美洲的世界灵性联盟，艾薇代表苏非教再定向。余者在外等候了45分钟，直到巴巴和满德里办理完入境手续。看到巴巴来回踱步，行走无碍，大家都欣喜万分。

终于，巴巴走出，立刻被热烈欢迎淹没。他一一拥抱在场的每个人，菲丽丝·弗莱德里克为他戴上红、白和蓝花做的花环。对初见巴巴的以色列人凯莉·本·莎麦，巴巴“好比从天而降的使者”。

玛格丽特·克拉思科的舞蹈学生，20岁的彼得·索尔，也是首次见到巴巴。彼得说：“巴巴神采非凡。一切变得模糊一片。我站在克拉思科女士身边。当她和巴巴相互问候时，仿佛河水漫过堤岸四溢，令我完全目瞪口呆。”

访问联合国的乌克兰代表团中，有名成员目睹这不同寻常的爱与感情流露，问：“他是谁？灵性领袖？一出海关，他就来到你们中间。令人惊异！在我遇到的世界上的主教和政要中，从未见过像他这样，一一问候每个人，拥抱每个人。不忽略你们中任何一个。”

巴巴率四名满德里走向等候的敞篷轿车。顶篷升降数次，以便有相机者录下巴巴访美的最初时刻。卡车、轿车和出租车堵在巴巴车后。警察走来查看，平素温和的安德鲁·缪尔朝他喝斥：“叫他们等着，你难道不知道这是谁？”

警察愕然，对身后同事喝道：“让他们等着！”大家都被逗乐了。

巴巴在爱者跟随下，驱车来到 59 大街和公园大道边的德尔莫尼克酒店。人们立刻将巴巴领到 8 楼房间。不过，玛莉安·弗洛雪姆带走了巴巴套房的钥匙。因为她是接待委员会主席，巴巴直到她返回，才进入房间。几分钟后，召爱者上楼简短见面。与上次 1952 年访美不同，巴巴在本次旅行中不反对宣传，艾微和伯纳德·卡瓦霍在每一站都安排有电视及新闻采访。此刻，巴巴同他们专注于讨论这些采访事宜；并同曾代表接待委员会在美国爱者中为巴巴之旅筹资的玛莉安，讨论行程安排。巴巴还私下接见了数名老弟子。从伦敦来的飞机上，他和满德里通宵未眠，可艾微建议他休息时，巴巴调侃道：“自从离开萨塔拉，我还不曾休息，也不会休息，直到放弃肉身。”



1956 年 7 月 20 日，纽约市

下午 1 点，巴巴乘电梯下来。珍妮·肖在楼下等候，巴巴拉起她的手，并让她吻他的脸颊。交给珍妮巴巴的几件需要洗的衣服。巴巴来到专门为接见预订的包厢。珍妮也做了精美装饰，在哈里·弗洛雪姆（从饭店）借来的长沙发上，铺着（安娜罗莎·卡拉希的）雅致的白色单子，两边摆着鲜花。还在巴巴的沙发旁，放了一盘汤普森无核葡萄作帕萨德。

在 5 分钟接见开始前，巴巴召见工作者和亲近爱者。表示：“今天见到你们，我很高兴，并把我的爱给你们。我知道你们都爱我。因为我爱你们，你们才爱我。如果你们能越来越爱我，有一天就会证悟我是谁。我不是这个肉身。我是海洋——无限爱洋。努力越来越爱我，你们就会知道我。”

他们离开时，巴巴调侃玛格丽特·克拉思科：“大家都学会了爱巴巴，除了你！”

“除了我？”她答道，“可是巴巴，您是我的导师。您还未教我。您应该教我！”

“我很爱你。”巴巴打手势。

接见开始。人们在外面等候，对进去见巴巴者，艾拉·温特非特按照接见簿里的名单，逐一核对。艾微、约翰·巴斯、达文·肖、菲丽丝·弗莱德里克做介绍。第一批受接见者是出版《神曰》的道得密得公司副总裁邦德先生和菲尔普斯·普拉特。会见给二人留下深刻印象。关于《神曰》的重要性，巴巴强调：“当我打破沉默时，此书将是无价之宝。将被全世界所珍视。”

接着是西尔维娅·盖恩斯和洛蕾塔·韦勒。会见者包括夏闵和未婚夫杰·科瑞尼特。艾微感到他俩不合适，巴巴却赞同他们的婚姻。

莫斯蒂丝·达科斯塔看见巴巴，说自己健康恶化，眼瘫。巴巴命她每日从晚7点开始，念他的名7000次。

本·海曼带来的一名学生问：“您是何时知道真理的？”

“19岁时。”巴巴答。

“神通和成道有何关系？”青年问。

“成道将你提升到无限，神通将你抛入泥沟！”巴巴答。

一名女士问起身体疗愈。巴巴言简意赅：“我医心不医身。我乃医中之医！”

纽约周一晚间读书会的琵娅·德布得，携二子和兄弟蒂姆，给巴巴带来一大包礼物，包括两尊天使塑像。巴巴召全体女子进来，说：“在印度，信徒膜拜我，有时忘了我是人。他们又焚香又送礼。香火刺激我流泪。他们在我脚前敲椰子，仿佛我是雕塑。巴巴不舒服！巴巴是人！”

“干吗给我带这些礼物？没有必要。唯有爱算数。巴巴不需要这些东西；你把这些给巴巴，则给他增添负担。把它们给需要的人吧。”

琵娅答：“我这么做是因为我爱您，巴巴。”

“把你的爱带给我难道不够？你生活贫穷。”

“可是巴巴，我必须表达对您的爱。”

“如果你一定要表达你的爱，就以我的名义给穷人吧。”巴巴补充，“我给人们的，不是他们想要的，而是需要的。”

54岁的耶路撒冷人，凯莉·本·莎麦，带来一名患精神病的女子。巴巴将手放在两位女士的头上。此后不多日，女精神病患者康复出院。

对一名前来的男子，巴巴问：“开心吗？”他说开心。接着，巴巴又出乎意料地问道：“我是基督，你知道吗？”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知道，巴巴给他帕萨德。这是他下意识的、自发回答，因为就在此之前，他还怀疑巴巴是否真是基督。

玛格丽特的舞蹈学生莫娜·白琳进来后，哭了起来，巴巴对另一名舞蹈学生打手势说：“她看不见我。”意思是她被遮蔽，无法认出他或爱他。莫娜亦坦承不知何故哭泣，因为她感到受巴巴吸引。

彼得·索尔回忆：“克拉思科女士同我一起进去，因为我仍一片恍惚。巴巴身穿粉色上衣，坐在躺椅上。美极了。我简直不能直视。”

黑人女士贝丽尔·威廉姆斯，领来29岁的妹妹珀妮丝·艾弗瑞和她3岁的儿子卡顿。巴巴把孩子抱在腿上。一生求道的贝丽尔曾试图对珀妮丝谈论玄学和不同的东方大师。珀妮丝都不感兴趣，但自从贝丽尔1952年遇见巴巴，珀妮丝觉察到她的显著变化。“在她身上我能感到这个变化，”她说，“贝丽尔不停地谈巴巴。”

她还给珀妮丝一张巴巴相片，有天夜里，珀妮丝对着相片静心时，看到照片发出一束金光，充满屋子，照着熟睡的家人。这使她确信巴巴的神性，此后又多次体验巴巴的临在。为此原因，珀妮丝怕见巴巴本人。“我感到自己要崩溃了！”她说。这时巴巴从屏风后瞅了瞅她和卡顿，眨眼表示认识。“哦，他认识我，”珀妮丝叫道，“巴巴，您认识我！”随即扑入他怀中。

对这天下午的会见，菲丽丝·弗莱德里克后来写道：

人们单个或分批进来见大师。引见者对每个人都做寥寥数语的介绍，巴巴总是喜欢听。随着新来者进屋，他笑容满面，热情拥抱或伸出双手，对每一个人及其（无需言语或解释就知道的）问题予以深切关心；随着每个人离去，他又递来帕萨德葡萄告别——这给那些幸运的在场者，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最重要的是，他默默无言的爱的交流——从心灵到心灵，一次次证明了（如果需要证明的话）这里确实是神爱化身。心中闪现的认出，爱之搏动，几乎显而易见，从超灵跳跃到灵魂，从自由的希兀阿特玛到受缚的吉兀阿特玛（注：吠檀多术语中，希兀阿特玛乃成道灵魂，吉兀阿特玛指转世或内化灵魂。地球上随时生活着 56 位希兀阿特玛）。爱确实可以沉默不语，却又能转化世人。

珍·罗伯特·福斯特来自纽约的斯卡奈塔第，她是通过达文·肖得知巴巴的。对这些日子，她回忆道：

谁都无法忘记身穿白袍和粉色上衣、坐在躺椅上、容光焕发的巴巴。高高的花瓶中花香四溢。两大束黄色玫瑰。有香甜的红玫瑰、含苞的粉白玫瑰和许多别的鲜花。还有旧款的小花束，有的爱者和孩子带来长茎的单支花，献给大师。

满德里在巴巴身边。从右侧，不时有亲近爱者进出。达文·肖也在，领我见巴巴。我看见巴巴四周皆光。达文曾从印度给我带回一块巴巴握过的水晶，我一直虔诚地带在手提包里。我拿出水晶，请巴巴再加持一下。巴巴微笑，接过水晶握在双手中，随后还给我。我感受到他的祝福，意识被提升到身体难以承受的程度。

在外面前厅，人们低声谈论着巴巴。有老、中、青年，有白、黑、棕色人。有儿童。预约者等待着接见。未预约者急切地打听巴巴的情况。门边的桌旁，接待委员会的成员们忙碌不停地指挥排队的来访者；伴随巴巴多年者，神差天使般进进出出，引领并帮助那些首次见巴巴者。

会客室外的大厅，人们站了一整天，等着在巴巴乘电梯上楼回卧室时瞥他一眼。这些男女脸上毫无倦意，唯有喜悦和感激——哪怕仅仅看至爱

一眼。巴巴连在走向电梯的短时间内，也似乎在接收每个人的喜乐和渴望，并赐予爱的祝福。一位陌生女子说：“你在找到巴巴前，从未爱过。”这也是我的感受。我们人生的全部爱，只是他参天神爱树下的小草叶。

菲丽丝·弗莱德里克说：“一如既往，巴巴全神贯注于面前的人。虽有数百人被接见，他的注意力从不倦怠；对最后一个的热情，如同对第一个。”

33岁的亨利·戴维·卡绍提，是来自维吉尼亚州的律师，一生在寻找“那种不论生活中发生什么都能坚持的答案”。他曾博览群书，却在1955年致信纽约的斯瓦米·尼克拉南达（加尔各答的罗摩克里希那的弟子）说：“对于实在，我愈发厌倦于研读，现在确信其存在。我希望见到一位体验实在者。”

他妻子珂查的童年好友，伊丽莎白·萨卡里斯，从纽约来访。亨利对她谈起自己的内在渴望。12月她回到纽约，给他寄了一本《神曰》，作为圣诞节礼物。亨利在办公室拆开包裹，看到巴巴的像片。“他看上去那么古老，那么永恒，”亨利回忆，“那张像片相当非凡。有一下子认出的感觉。他拥有那种权威，知道一切，应知尽知。我可以信任他。我的确信是百分之百。”

卡绍提只读了封面内的衬页，便拿起电话，打给纽约的伊丽莎白·萨卡里斯，对她说：“美赫巴巴就是我要找的。请打听一下怎样才能见到他。”后来，伊丽莎白联系亨利，说她去了道得密得公司，获悉巴巴1952年来过，预计不会再来。《神曰》封底有印度的地址（阿美纳伽国王路），亨利遂给巴巴寄了航空快递，在信中说：“亲爱的美赫巴巴，我有您的书《神曰》，对我意义重大。我想见您，我不觉得这不可能。”接到回复说来年春天巴巴会到纽约。卡绍提说：“那就是开始——这场恋爱的开始。”

巴巴到了美国，亨利和24岁妻子珂查，从弗吉尼亚州驱车北上纽约。7月20日赶到德尔莫尼克酒店。珂查有些事要办，亨利便下车进去。来到接见室楼层，对约翰·巴斯报了名。对首次拜见全知者，亨利记述：

当我终于有机会进入巴巴在的房间时，我凝望着他，反应和感觉是完全知道这个人。毫无隔阂。你和亲友、父母之间总是有某种隔阂——你不愿说的事情，等等。可在此，我和此人之间绝对没隔阂——这意味着我不愿对人讲的那些事情，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我所说的感觉一直知道他——如此亲密，就是这个意思。

他是最熟识者，超过朋友。他是挚友，无论你是谁，他从不谴责你。他是全然理解你的朋友，所以从不谴责你，因此完全爱你。他是不弃不离的朋友。他是，若有必要，永远等你回家的朋友。

多年来我一直寻找可以无话不谈的人。而巴巴拥抱我时，我唯一能对他说的，是在他耳边低语：“我景仰您。”

亨利·卡绍提见过巴巴后，像别人一样被领出房间。他甚感意犹未尽，没有说出需要对巴巴说的话，尽管不知道该说什么！他说：

“巴巴是上帝，我想看看人身上帝——怎样眨眼，怎样扭头——全部一切！哪怕看不见他身上的神性，我的盲目，只要看得足够久，也能看见。我心中毫不怀疑，只要我看得足够久，他的实在就会触及我的最深处。”

每次门开，卡绍提都试图朝里面再瞄一眼巴巴。最后，埃瑞奇过来对他说：“巴巴想知道你有什么要求。”

亨利说：“我必须再见的他。”又让他见了一次巴巴。（亨利后来说：“我发现无法脱离自身的一切虚假，而找到自己的真实，以便对这个大实在说话，这令我甚为困惑。”）他唯一能说的是：“巴巴，我必须体验真理。”

巴巴笑容满面，说道：“你将体验真理。我在帮助你。我将帮助你。”

会见结束，亨利又在饭店走廊等候。珂查到时，发现亨利没等她，就进去见了巴巴，愠怒不已。反过来，亨利也对她的不理解感到气恼——要见降临人间的上帝了，谁会为任何理由等候别人！

巴巴召见二人。他们一起进屋。巴巴看见，把手放在头两侧，摇头示意：“我的天！”二人虽然未对彼此说一句气话，巴巴却消除了他们内心的敌意！珂查在巴巴面前坐下。巴巴伸手，摘下她的耳环，放到她手里握

着。又喂她吃葡萄。从那天起，夫妇俩成为他的忠实爱者。在给亨利的信中，巴巴说过：“你和我的联系久远。你是幸运者之一。”亨利终于明白了巴巴的意思。

接见继续进行。下午4时，巴巴召艾拉·温特非特进屋，问还剩多少人。艾拉梦见了巴巴。巴巴对她说：“我亲爱的艾拉，全世界都是幻相，是一场梦。惟有神真实。”

巴巴召来在另一个房间等候的100多人，并叫艾微复述他刚才对艾拉讲的话。当时艾微没打开录音机，凭记忆复述，不够准确。巴巴打断她，示意：“你好像在说梦话！”众人大笑。巴巴亲自叙述：

巴巴告诉艾拉，这全都是一场梦。惟有神真实。神在万物里，在你里面，在我里面。艾拉去睡觉，看见梦；身在床上，却去这儿去那儿，沉浸于身体；饱餐一顿，感到快乐。然后，有时候她又伤心痛苦。梦中有苦有乐，身体却在床上；哪儿都没去，什么都没做；却享受一切。

在她享受幻相时，巴巴来到梦中，说：“艾拉，莫担心。这都会消失。仅是一场梦而已。”

可她回答：“巴巴，怎么会呢？我在受苦，我又能怎样，巴巴？我看见您，看见其他人。有的让我烦恼。有的让我高兴。怎能相信这都是梦？怎么会如此逼真？”

可她早晨一醒来，就认识到：她只是做了个梦，看见巴巴到她梦中，解释那只是梦，别痛苦，别哭泣。可她不听巴巴的话。她白天做事时，想起夜里的梦，哭了起来。这时巴巴告诉她：“艾拉，那是你睡觉时做的梦。但此刻我说，这是另一个梦；你生活工作时，坐在我身边时，在这里看见的一切——纽约城，我的爱者，巴巴本人坐在这儿——都只不过幻相而已；一场梦。”

这时艾拉说：“巴巴，这太过了！我无法相信，因为我看见他们，听见他们。看见您在这里，坐在我旁边，对我解释。”巴巴依然坚持，对艾拉说这全是一场梦。在若干年后，在巴巴的恩

典降临之后，艾拉突然从这个空梦中觉醒，发现什么？她发现惟有神真实而无限。当她体验那种极乐，那种无穷、不断的无限极乐时，便认识到巴巴所言属实。

这也是基督所说的。我们为什么需要另一个药方？因为人类不听从他。他说的同样是“我是实在。都跟从我。从梦中醒来！”没人听。同样的话又被重复。这就是为什么我告诉你们：要越来越爱我，并让他人爱我。通过自身榜样，让他人开心。神能听见。我们一让人开心，神立即知晓并且满意。无论多少祈祷、静心或赞歌，都无法取悦神。神听不见那些。可当你以自身幸福为代价，去帮助人、服务人时，神立即知晓听见（你的行为活动）并感到满意。

之后巴巴说：“我要去房间了，明早9点半再下来。”

经过候客室时，巴巴驻步让人介绍几位刚到的访问者。之后在楼上房间召见10来名亲密爱者。跟他们打趣聊天，问他们爱不爱他，又向他们保证他的爱。巴巴问一名青年爱不爱他，得到肯定答复后，转身对其妻子说：“你嫉不嫉妒？切莫嫉妒巴巴的爱。巴巴的爱非同一般。”

接着拥抱每个人，遣他们回家。是夜，巴巴把埃瑞奇叫到窗旁，指着灯火通明的大都市，说：“好不？”

埃瑞奇淡淡地答：“嗯，跟印度一样——人和楼。”

7月21日星期六，上午8至9点，巴巴在房间分组开会。比利·伊顿说：“巴巴，我想爱您超过爱我自己。”

“这么做，”巴巴说，“你将拥有一切。”

就夏闵和杰·科瑞尼特即将到来的婚事，巴巴问艾薇：“开心吗？”

“不，不开心。”她说着眼泪流了下来。

巴巴严厉地望着她。“你相信我是神，那为何不开心？你不认为我知道什么最好？”

“我心灵接受，巴巴，可头脑仍一团乱麻。”

巴巴笑了，用自己的手帕为艾薇拭泪。又把帕子递给她，说：“保管好。别丢了。”

“巴巴，有那么多事我想为您做，”艾薇表示，“可这双残脚由不得我！”

巴巴说：“连这点也受不了？瞧我是耶稣时他们对我做了什么——给我戴荆棘冠冕，扎出血，让我扛十字架。殴打我，把我钉上十字架，戳刺我的侧腹。这些我都得承受！这点儿痛你都受不了？”

艾薇后来回忆：“假若你曾目睹巴巴怎样如临其境地讲这一切，就绝不会怀疑他确实曾在十字架上受难，也绝不会再想抱怨任何事。”

对少数几个人，巴巴透露：

1957年2月我闭关结束后——假若我在余下几个月闭关期间不离开肉身的话，我打算再次施公众达善，接下来大型聚会，我将邀请西方男女一同参加聚会。聚会之后，将发生一切——我的蒙辱、荣耀、打破沉默及离开肉身。不过别担心。

我再次以神圣权威告诉你们：我是至古者，是宇宙之主。

他表情严肃郑重。从座位上站起，仿佛笼中狮，从房间一端到另一端来回踱步，威风凛凛又完美自控。一名年轻艺术家经巴巴允许，坐在角落给踱步的巴巴画素描。“画完了？”巴巴问。年轻人点头，把作品放在桌上。

珍妮·肖又得到巴巴的一些衣物去洗熨，她甚感荣幸。达文·肖回忆，当他拿着巴巴的白袍和粉色上衣包裹回酒店时，“爱浪”怎样从包裹中振动而出。

上午9点半，接见在楼下开始；人们首先在门口艾拉·温特非特的桌前登记。名字被叫者拿着预约单，到接见室入口前的屏风后方排队。要求那些透过屏风折缝、窥视里面的巴巴者离开，因迫不及待的新来者队伍已增加两三倍，其中许多人从美国各地远道飞来，就为拜见巴巴几分钟。

比利·伊顿藏在长沙发旁的灌木丛背后，透过树叶偷窥巴巴。她能一直看巴巴，自以为藏得严密，谁也看不见。她忆述：

每次巴巴跟人打招呼，他都仿佛开启了爱闸。每次一个新人进入，就有一股爱浪，我也获得一些余波。越来越多人进来，我开始“醉了”。终于，巴巴发现了我；他突然目光一亮，用手直指着我，对埃瑞奇打手势。埃瑞奇过来叫我，不过巴巴似乎没生气。让我在他身边呆了一会儿，之后叫我离开。

“那时我才明白，除了满德里，巴巴为什么不让我们大多数人伴随他超过一定时间。他让一个人在他身边的时间，是这个人能够接受的。之后巴巴就把他推开。在巴巴身边呆很久，我不认为我们中任何人能够承受得了；好比离发电站太近。满德里不得不经他训练，才能那样跟他一起生活，因为这种高电压你只能承受那么多。

人群中有几名孕妇。其中一个为维吉妮亚·拉德。她幸福地微笑着抚摩腹部。当她来见巴巴时，他眼睛闪烁，用同样的动作抚摩自己的腹部，尽管他没有看见她这么做！巴巴祝福了她腹中的婴儿。

巴巴在楼上房间吃过午餐——当天唯一的一顿饭，复下楼继续接见。之后，邀全体爱者来会客室。都围巴巴坐下，百叶窗被拉开，罗威尔·肖、夏闵、邓·斯蒂文思和美国广播公司电视台的一名摄像师，做准备拍电影。摄影灯打开，巴巴授予如下简短语录：

当你与神合一时，所体验的极乐永恒、无限。该极乐持续不间断。你这时能使他人幸福。你获得使他人幸福的授权。

自从第一次降临，我唯一重申的就是：爱神。一个又一个时代，我唯一说出的就是：爱神。

爱：如今人人都用“爱”；这个词已被弄得极其廉价。一个人倘若真爱，绝不会道出该词。爱神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伟大之事。真正爱神者从来什么都不说。他忘了自己在爱神。

要怎样爱神？该怎样爱神？不是通过静心，不是通过所谓的祈祷等等。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舍弃一切。这意味着什么都不属

于你，甚至你的身体。绝对放弃一切。“一切”不仅意味着你周围的环境，还意味着所有一切，包括你自己。

第二种方法很了不起。你不必放弃任何东西。可以过家庭生活，在世间，做你的工作或生意，参加礼拜，看戏赴宴，一切事情。但要始终做一件事：总是想着让他人快乐，总是努力让他人快乐，即便以自身幸福为代价。这是第二条爱神途径。

巴巴从身边盘子拿起一只桃子，问：“谁擅长接球？”

朝不同方向掷了几个桃子之后，巴巴调侃约翰·巴斯（如 1952 年做过的）：“约翰对我说‘巴巴，好好休息，喝茶’。却连茶的影儿都没有。”

突然，因摄影灯强光，保险丝熔断，灯灭了；只有傍晚的淡青暮光。有人去找维修工时，巴巴说：“闭上眼，让心空白 5 分钟。”大家坐在爱之主身边静思他，睁开眼，却看见巴巴在无形的层面上工作。他目光朝上和内敛，显得出神异常。左手在头上，手指飞速移动。

灯复亮起，巴巴又对大家“谈话”，手势由埃瑞奇翻译：

巴巴永远幸福，又永远受苦。巴巴作为巴巴这里自由无束；可作为你里面的巴巴，却受束缚。你若是真正爱我，全心全意，则会像我一样自由。就会是不断的、永恒的极乐。

我妹妹玛妮非常爱我。她什么都不担心。只是服从我。从早到晚为巴巴工作。她知道巴巴是神，将巴巴当作神来爱。美婍，因过去的联系我非常爱她。我也爱你们。你们若爱我，就与我同在。通过爱，你们就能与我合一。

我的长兄嘉姆希德非常爱我。狂热地爱我。一度曾对我爱得无法自抑。这儿（他头上）血管破裂，他离开身体，临终前大叫：“巴巴！”他已来我这里。永远和我同在。

我想对你们全体说的是：我的兄弟姐妹都非常爱我。曾和我在街上玩弹珠、拌嘴争论的校友也爱我，因我是神。我那样说的时侯，他们相信我——伽尼医生、赛勒等等。对他们这不只是理论；他们见到更伟大的。他们有那种确信；相信我是神。

你们也相信我是神。你们爱我，我知道。可要一个和我玩过弹珠、吵过嘴、同桌上学的人爱我、敬我、信我，确信我是神，则很难。邓，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邓·斯蒂文思点头表示明白。

对于他们——对老同学和我自己家人——非常困难。但他们却爱我，随时会把生命献给我。我父亲希瑞亚吉——如此可爱的人——是伟大的爱神者。他曾徒步到处流浪求道。后来，他也膜拜我。在自己房间放上我的相片，点亮蜡烛，膜拜我的相片。令人吃惊，我自己的父亲膜拜我。

我权威地告诉你们，如在别处对他人所言：我是至古者。当我打破沉默时，世人将知道我是谁。

现在我们做游戏。

巴巴开始从身边盘子摘葡萄，一枚又一枚，掷向众人。他眼望一个方向，却掷向另一方向。接着宣读两篇讯息。之后巴巴又凝神内视，手指按他才能听到的调子舞动。突然，巴巴起身，离开房间。几分钟后，又回来坐到沙发上。一名职业摄影师拍下巴巴打手势说“我是神，至古者；我是阿瓦塔”的镜头。

巴巴离开会客室后，多数人散去。几个幸运者等候，结果巴巴召他们上楼来他房间。并从给他的盒子里，给每人一块饼干。

晚上，安排巴巴和满德里到剧院看弗兰克·罗瑟的新音乐喜剧《最快活的家伙》。爱者也购了票，在休息室等候，这时身穿深红呢上衣，头发塞进衣领的巴巴进来。他的座位在左侧包厢首排。伊丽莎白坐在他身边，接着是艾微和玛格丽特。埃瑞奇、尼鲁和阿迪坐在另一边，达文和珍妮·肖、本·海曼坐在后排。其他爱者都坐在附近。一名年轻引座员给巴巴一份节目单，不自觉中获得达善。演出期间，巴巴不与人交流，做内在工作。剧院里冷，达文将自己的外套搭在巴巴肩上。巴巴甚显疲惫。中场休息时，率满德里离去，回宾馆。

7月22日，星期天上午，巴巴又在房间和会客室，单独或集体拍照摄像。报社摄影师，K·艾亚，来自安得拉。他希望在印度报道巴巴访美，披露一位在美国有众信徒的印度大师。

上午10点半，巴巴下楼。摄像时，西班牙三姐妹、一名黑人青年和一个高个子爱尔兰男子求见。巴巴逐一拥抱，给每人一枚葡萄。接着，拍摄他向身边围坐的众人扔葡萄。

因时间已晚，个别接见加速至每人半分钟。尽管接见近200人，巴巴给每人全部注意力。

有人问，有无可能在催眠状态下忆起往世。巴巴答：“罕见情况下是可能的，但很危险。”

午餐后，巴巴召在场的近100人进屋，集体撒晤斯。邓·斯蒂文思宣读巴巴的讯息《真正礼物》和《永恒当下》（发表在《生活极致》一书中）。巴巴接着召不同小组到他楼上的房间。巴巴上楼，人们在他房外走廊等候。周一晚间读书组，斯卡奈塔第组，苏非教再定向，玛格丽特·克拉思科的芭蕾舞学生，亚利桑那州组，每次7人分批进屋见巴巴。

巴巴示意让肖一家5人坐在他跟前地毯上，稍作交谈。对于达文，巴巴在“打开”，更多的爱流出——他在打开他们的心灵中心来接受！达文回忆：“我觉知到被光所笼罩。我们仿佛在异想天开时所希望的那样爱他。我们只是坐着，景仰他。”

巴巴对他们说：

和爱者一起，我非常非常开心。我很高兴。世俗人何时感到高兴？有食欲并享受美餐时。饱餐之后，他们感到某种满足和高兴。饿时吃饭令人愉快。我的食欲是什么？只有见到亲爱者，我的食欲才满足；看到你们的爱我感到满足。这是我的食物。对你们的爱，我很满意。

巴巴下榻德尔莫尼克酒店期间，达文·肖还带兄弟达雷一家来见巴巴。对周一晚间组的几个人，巴巴说：

这整个世界皆乌有，幻相。我在一切万物里。我以自身权威告诉你们：我在一切万物里。以那种方式爱我，当你们离开身体时，就会永远和我在一起。

对苏非组一些成员，巴巴授述：

我说过多次：我乃爱之主同时又是爱者之奴。这并非闲谈，这是事实。我是爱之主和爱者之奴。

埃瑞奇继续译述巴巴的手势：

巴巴说，在印度他出外联系玛司特时，爱之神会见神醉者。距萨塔拉 70 英里，有个玛司特，叫丹迪·布阿。巴巴很喜欢他。他很健康；一丝不挂，一无所求。即便你想给他什么，他也不要。什么都不穿，却不觉冷。就连冬季下雨时，他还是坐在那儿，姿势跟我们夏季看见他时同样。巴巴白天和夜晚去过几次，他一直是同样的姿势。巴巴前去，安慰他，吻他的脚，爱抚他。巴巴坐在他身旁，玛司特非常开心、在巴巴身边很高兴。他总是幸福快乐，像个孩子，但他知道这个世界全是幻相。他一无所求。

束缚我们的是我们的欲求。有欲求才受束缚。真正一无所求时就像皇帝。我们就是一切，因此什么都不需要。

一个叫查尔斯的少年说：“我想学会怎样爱。”

邓·斯蒂文思自告奋勇回答：“我会建议，要尽量多和巴巴一起，在巴巴身边。或者，你若不能和巴巴一起，就在他人身上见巴巴，爱他人。因为显然，只有通过爱别人，才会被他们爱。”

埃瑞奇继续：

在印度有人问巴巴该怎样爱他。巴巴的答复是：“我不知道你该怎样爱我。你得向我展示，你该怎样爱我。我是爱的海洋；怎么知道你该怎样爱我？爱我是你的事儿。我说爱我。怎样爱我，则要看你——我作为爱海本身，怎么知道该怎样爱我？”巴巴的意思你们明白吗？

巴巴是这样解释的：“倘若你邂逅一位美丽女子，你对她，如你所说，一见钟情，变得心神不宁。你爱上她，爱得夜不成寐，茶饭不思，对世事兴趣索然。一心想拥有她。巴巴说，爱他也应爱到忘掉食物、睡眠和休息的程度。坐立不安，一心想与巴巴结合，拥有巴巴。这不是说我们要真的放弃食物或睡眠。骚动不安应当自然自发地到来。怎样才会到来？想巴巴——频繁想他。”

基督说：“舍弃一切，跟随我。”此话何意？他不是说舍弃身体、食物、睡眠等等。不是。他指的是舍弃一切财产念头，一切世俗念头，唯一想他。

巴巴说：“想我要想到看见我的程度，无论我离你多远。你此时此地看见我的身体。那样无论身体上距离多远，你也能够看见我的身体。在印度，有些人爱我爱到看见我身体在场的程度，尽管我离他们千里之遥。”

我有名叫凯克巴德的满德里……

“看见日月从自身涌出的那位？”邓·斯蒂文思问道。

“对。”巴巴答。

现在凯克巴德在一切万物里看见我。如今他的体验是在一切中见我。我身在此处，可他处处见我。他多年来一直爱我。当然他有家庭，却舍弃了。他家人在一处生活，他则跟我一起生活，一天24小时持续想我。

你若是不能爱我，也别担心，我会爱你。

巴巴接着打的手势，埃瑞奇不大明白，便念起字母表，念到“G”(Goofy)，巴巴叫停。埃瑞奇终于明白了：“巴巴的意思是，你们爱神必须爱呆了！”

迈克尔·罗夫特斯插话：“巴巴的意思是不是叫我们做呆苏非？”巴巴目光闪烁，合拢拇指食指（表示完美），从此之后便亲密地把他们称作他的“呆苏非”。

几周来，玛莉安·弗洛雪姆和她的委员会，一直筹备在第三大街和 66 号街曼哈顿大厦的隆尚饭店，设晚宴招待巴巴。对许多人来说，这是 1956 年巴巴纽约之行的点睛之笔。

7 月 22 日星期天，135 名客人聚集在隆尚饭店的大棕榈餐厅。客人大多来自纽约区，但也有一些外地爱者。餐厅俯瞰曼哈顿大厦的花园。贵宾席上，长期弟子玛格丽特·克拉思科、伊丽莎白·帕特森、约翰·巴斯、达文·肖，跟巴巴和四名满德里（大阿迪、埃瑞奇、尼鲁和美赫吉）同桌就座。巴巴穿粉色上衣和白袍。下午 5 点，巴巴走进，全体起立欢迎。



1956 年 7 月 22 日，隆尚饭店

菲丽丝·弗莱德里克回忆道：

随着全体目光聚集在巴巴身上，一片寂静。他神采奕奕，和这么多爱者一起，显然很高兴。侍者悄悄给每人端来一杯葡萄汁，将面包放在桌上。这令人不由自主地把这顿和至爱共进的晚餐，看作同活基督的“圣餐”。我们都站着，为他默默干杯。巴巴嘴唇只碰了碰酒杯。幸好，餐桌都斜向他摆列，大家能清楚地看见他。谁都没跟邻桌多言，巴巴是主餐。

不多久，感受到人人内心牵拉的巴巴，便以一贯的优雅（始终是主人的神圣客人），起身在席间走动，问候爱者，慈爱地拍拍这个，温柔地看看那个，对另一个笑笑。他知道，对于许多人，在他离开纽约前，这是他们最后见他的机会。随着每双眼睛跟着巴巴的身影在席间快速移动，整个房间悄然无声。随着巴巴走过，都伸颈仰面凝望。

随着巴巴再次入座，玛莉安·弗洛雪姆拿过麦克风，正式欢迎巴巴和满德里，还宣读了世界各地不同团体的几封来电。好莱坞组致电：“……我们心怀幸福和感激，在‘一体’里和您及全体在场者同庆。对巴巴再度访美，我们甚感荣幸。”

艾薇、伊丽莎白、玛格丽特、达文、弗雷德·温特非特和邓·斯蒂文思，一一致欢迎辞。巴巴回应：

今天和大家在一起，我很高兴。正是你们的信爱，使我在闭关期间来到西方。如果说有什么能感动我的宇宙心，那就是爱。我越过有限的地球海洋，给你们每个人带来无垠无岸的神爱海洋。那些不敢爱我者，在岸上寻求安全。你们每个爱我者，在这个神圣海洋中畅游。要更加更加爱我，直到淹没在我里面。深潜下去，就会得到无限一体性这个无价珍珠。

当埃瑞奇停止说话时，人们能感觉到，爱浪从这个神圣海洋（巴巴）焦点涌出，冲刷他们——这几乎看得见。他们默默地和沉默者同坐，人人沉浸于对他的静思。

巴巴的《神圣极乐与人类痛苦》讯息，由邓·斯蒂文思宣读。其中巴巴阐释了常人、至师与阿瓦塔受苦的区别，最后说：“常人为自己受苦，至师为人类受苦，阿瓦塔则为万人万物受苦。”

侍者开始上菜，一位著名的纽约播音员和电视人士，戴维·罗斯，动情地念了几首灵性诗歌，包括卡比尔、哈菲兹和鲁米大师各一首，迪莉亚、诺芮娜、马克姆、约瑟芬·罗斯、珍·福斯特、茹阿诺、弗朗西斯·布拉巴赞和玛妮等弟子各一首。念诵过程中，有时候巴巴几乎纹丝不动地坐着。

接着，本·海曼、哈里·弗洛雪姆和约翰·巴斯向巴巴赠送礼物：一只时针调到印度时间的钟。另4只钟给满德里，还有1只给玛妮，分别调到伦敦、默土海滨、旧金山和澳大利亚的时区——巴巴本次旅行到访之地。巴巴欣然接受礼物，把它们交给满德里。

这时，玛莉安·弗洛雪姆要大家静默片刻，之后有人用车推入一个装饰成白色的四层生日蛋糕。7岁的男孩拉里·卡拉施，12岁的女孩波碧·菲伦兹，给巴巴戴花环，并为了录制这次活动的影视摄像重做一遍。巴巴开始切蛋糕，这时房间充满“生日快乐！”的欢呼，因为他们从未有过在巴巴生日时和他一起的机会。



1956年7月22日，隆尚饭店

邓·斯蒂文思（左下）；拉里·卡拉施和波碧·菲伦兹（右下）



巴巴再次起身，在不同席位间走动，不时停下，问候那些尚未被问候者。他回到座位，说，现在要那些错过者到他桌前接受拥抱或握手。以此方式，在场者无一人错过大师的亲身祝福。阿黛尔·沃尔金雇用的联合国官方摄影师，利奥·罗森塞尔，用镜头捕捉了这些时刻。

对晚餐体验，一位女子是这样描述的：“当巴巴步入餐厅，同满德里和爱者入座时，你突然感到人类意识空掉，注满神圣光辉……房间气氛充满他的神爱。我相信，在场者过后谁也不会再跟往常一样了。”

晚宴期间，爱娃·科伊尔·丹妮森，演奏了几首自己的钢琴曲作品，包括由约翰·奥利弗演唱的巴巴《忏悔祷文》。接着，戴维·罗斯朗读《神曰》选段、《巴巴的训示》和《生活宗教》。汤姆·马洛舞蹈表演，一时还模仿了查理·卓别林和玛丽·碧克馥老电影里的滑稽动作。

招待晚宴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巴巴基本上没吃；除了掰开的面包，盘上食物未碰。但他离开时，说：“我感到无需进食，因为从你们那里接受的爱，是我的盛宴！带上蛋糕上的小旗回家，想念我。”巴巴随后起身，驱车回德尔莫尼克酒店。



隆尚饭店招待晚宴

7月23日星期一，上午9时，巴巴将几个亲密爱者叫到房间，说：“我已闭关数月，现在你们把我关在旅馆！我想出去。”有人提议观光纽约，巴巴同意，邀全体在场者同行。行程安排在当地傍晚。

不久，接见又开始。这是人最多的一天。有的人给巴巴带来礼物，比如鲜花，亲手为他做的衣服，糖果点心。两名女子送来自己做的巴巴小塑像。另一女子用盒子带来小绒鼠，巴巴祝福它，说它因被他触摸，下一世将投生为人。一个男孩带来自己绘的大幅巴巴油画。巴巴捧着画祝福，后将画带回房间。

11时，召全体到接见室。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电视台的摄影师准备拍短片。邓·斯蒂文思宣读巴巴的讯息《不死生活》，之后巴巴说：

喜乐是每个人的天生权利，大多数人却苦不堪言。这归因于进化过程中所积聚的业相或印象负担。我们在进化中，通过所有的形体——石、虫、鸟、鱼、兽——积累印象。一旦获得人类意识，便拥有整全意识。此后的问题，只是将注意力转向“我”以获自由。

人人都能快乐，却有的乐有的苦。那些总想要这要那者，永远不会快乐。痛苦注定会伴随欲求。那些只为他人、从不为自己着想者，他们能感到快乐。为什么？因为他们想要他人感到快乐。

在万人万物里的神，听不见清真寺、教堂和寺庙里的仪式、教规、祈祷；却听得见心灵之声。当你帮助他人时，神即刻知晓并感到满意。无论多少祈祷或静心，都做不到助人所能做到的。

重要的是对我的爱。要怎样爱我？通过爱神和爱人。你让人快乐，神就注意。明白吗？自古以来我一直在说同样的话：众生一体。我们皆一，你们都要爱我。

我在一切中，一切在我中。在印度，我向麻风病人、穷人、残疾人顶礼。为何顶礼？因为我与万物为一！神在每一个人里面。一个又一个时代，我带来同一个讯息，可人类置若罔闻。基督不得不被钉十字架；否则人类就不会听从他。

巴巴最后强调说：“我是至古者。”当晚，纽约区电视播放了这部新闻片。

巴巴离开接见室，到隔壁小房间，参加纽约不同报社记者招待会。约有十多个记者前来采访。艾薇已向他们简略介绍了巴巴的生平和背景。埃瑞奇照常为巴巴翻译：

“见到大家我很高兴。几分钟前，我接受采访时，这位先生问，‘巴巴，您的名衔是什么？’还记不记得？”

记者说：“记得，我记得。”

“在印度，印度人称我阿瓦塔，意思是人身上帝，神降临人身。可我对所有人说：你们都是阿瓦塔。为什么？因为神在一切众生里。我和你们是一。对每个人我都这么说。在印度，当我到不同地方施达善时，也就是当人们看见我，向我顶礼时，我也向他们——老人、麻风病人、儿童——顶礼，以便让他们明白，唯一的实在是神。人人都应快乐，却无人快乐。因何？因为无知。他们认识不到，神居于一切，神知晓一切。他们只要顺从神意，就会快乐，因为他们将知道怎样感到快乐。不要考虑自己；要为

人着想，努力使人快乐。那样就不会有任何争斗。人人都会快乐，一切都会和谐。

“昨天我给了这个讯息：全能、全智、全爱、全仁与全乐的神，住在我们所有人内里。在我们所有人内里，还住着这些无限品质的对立面，正如无助、无知、淫欲、残忍和痛苦。渴望神者培养慈悲、无私与克己舍弃。那些追逐欲望对象之短暂幻影者，发展自私、贪婪与仇恨。前者给地球带来和平；后者导致战争和毁灭。放弃低级欲望和不必要的渴求，你将会在人间体验天堂。”

另一个记者问：“这里有很多有关您沉默的讯息。有没有一条比其他都更重要的？”

“有，”巴巴答复，“当我打破沉默时，世人将知道我是他们所期待的那一个。”

“是什么启发您沉默的？”

“为了让世人在我打破沉默后认识我。”

“您是在什么情况下开始沉默的？有没有某种神示或启示？”

“我的大知。对此我不必思考；我知道。最初开始沉默时，我就知道：当我打破沉默时，世人将认识我，所以我开始（沉默）。”

埃瑞奇问：“你明白巴巴的意思吗？巴巴说这很重要。”

记者说：“明白，谢谢。众所周知，很多若干年不说话的人，丧失说话能力。到那时您有信心能够说话吗？”

“百分之百。”巴巴打手势。

另一名记者提问：“您怎能肯定？”

“因为我知道。”巴巴回答。

随着记者之间开始交谈，卡瓦霍插嘴说到埃瑞奇怎样念字母表，念到巴巴所要单词的第一个字母，巴巴示意，必要时拼出该词，直到埃瑞奇领会。

巴巴继续：

“开始沉默时，我也放弃了书写，放弃了阅读。后来我开始使用字母板。人们来见时，我在字母板上解释。用这种方式，一次给数千人授述讯息。他们默默坐着，听我用字母板授述的讯息。不久前，我连字母板也放弃使用了，通过手势来表达我要说的。”

埃瑞奇说：“我不明白巴巴要我说的话时，他就做手势，我停下，念A、B、C、D等等。”

巴巴说：“我很高兴见到你们。”

同一个记者问：“我可否再提一个问题？对那些想达到您的成就的人，您是否建议他们禁语？”

巴巴打手势：“不建议。”

记者继续：“您不建议。您是否听说一个叫比利·葛培理的美国传教士？您和他会见交谈过吗？”

巴巴又打手势：“没有。”

“您听说过他的工作吗？”

“我知道。”

“您对他的工作有何看法？”

“以上帝或主耶稣的名义做的任何工作，都是好事。但必须是真诚地做的，不为此骄傲，不想从中谋利。”

这时巴巴似乎急于离开，示意里面有人等他。记者又提问：“您这次在美国旅行期间，会不会打破长达31年的沉默？”

巴巴回答：“不会，不会。我在印度时，决定闭关一年。并通告全体爱者。为这次旅行我中断闭关一个月。回印度后，继续闭关。还有5个月。闭关结束后，我何时认为适当，何时打破沉默。”

“但不在这个国家？”

“不在。”

“您是印度当今的圣雄甘地吗？”

“我跟政治无关。甘地是个好人，很爱我。阿迪·伊朗尼会告诉你相关细节。这个问题被反复提起，他知道我的答案。事实是甘地很爱我，见过我三次。伊朗尼先生会详细告诉你。”

巴巴希望就此结束招待会，有些记者不同意。一人提问：“布丽黛·墨菲事件中提及的转世理论有没有道理？”

巴巴表示：“你可在我的《神曰》书中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该书细述了意识的进化、转世、内化，以及最后与神结合的体验。”

临别前，一名记者提问：“巴巴在全世界有多少跟随者？”

埃瑞奇答：“我们从未统计巴巴的跟随者，不过在印度，尤其在南部安得拉邦，几乎家家户户都知道巴巴、爱巴巴，甚至小孩都唱赞美巴巴的歌。不可能给出确切的跟随者人数。”

巴巴打手势：“怎可能说出跟随者的确切数目？你能告诉我，我有多少根头发吗？”

随后巴巴和满德里离场，12点半用午餐。

7月23日下午，约2点45分，巴巴在会客室一一接待新来者或已见过者。许多人见面后仍站在周围，无法离开。有些人泪流满面。

下午4点，巴巴回楼上。电梯耽搁了，一群孩子趁机围着巴巴。巴巴同他们玩，逗他们，抚摩他们的脸，直到电梯下来。

5点钟，那些跟随巴巴出门观光者，在大堂集合。巴巴下楼，埃瑞奇随后，拿着一把黑伞和巴巴的红色佩斯利羊毛围巾。巴巴登上一辆玻璃顶巴士，爱者尾随。在司机身边，一名官方导游也陪同他们，指出不同的景点。

天气晴朗炎热。第一站是联合国大厦。整个游览期间，巴巴的手指不停地工作。乘车期间，他还在手指间捏着一块锡箔。一行人从联合国大厦驱车至第三大道，又到第五大道，在那儿导游指出豪宅云集的“百万富翁区”。在他指到被谋杀的金融家瑟奇·鲁宾斯坦的宅邸时，巴巴转过脸去，

表情痛苦。并指示司机，载他们穿越中央公园，沿西侧高速公路，到码头观看远洋客轮。

一名女士，注意到阳光穿过玻璃顶照在巴巴头上，对同伴耳语：阳光打扰了巴巴。不可能听到她说话的巴巴，立即示意，阳光没有打扰他。尽管如此，余下行程中，阿迪举着巴巴的围巾，为他遮头。

菲丽丝·弗莱德里克回忆：

巴巴似乎未朝上观看，或注意任何房屋或景观，但显得聚精会神，显然满足于和我们——“他的孩子们”在一起，还不时地朝我们灿烂地微笑，敦促我们吃传递过来的点心。

在巴士堵在时代广场的车流中时，巴巴的手指又飞速地轻叩，从这里驱车回德尔莫尼克酒店。

当晚7时，巴巴在卧室召集美赫巴巴接待委员会开会。玛莉安·弗洛雪姆念了财务报告，问巴巴，他希望如何处理小笔余额。

巴巴答：“我在闭关期间，不接受或给予钱。”

玛莉安问：“如果您离开肉身，女满德里的生活怎么办？”

我可能在接下来的5个月闭关期间离开肉身，但这个你们不要操心。要操心爱我。我在《最后宣言》中所说的一切，都将完全按我说的那样发生。

有一次，德希穆克博士为我将来的蒙辱流泪。我问他：“你为什么总想我的蒙辱，而不想我的荣耀？”

你们一定要开心。你们刚和我一起乘巴士观光。我乃诸宇宙的中心（他特意强调宇宙一词的复数用法，并用食指在左掌心画了一个点和圈）。和你们乘坐巴士的同时，我在万处工作。

我怎样受苦，你们毫无概念。宇宙中的一切都来我这儿。同时我又感受极乐。基督作为人在十字架上受难，他的极乐却持续不断。

1957年2月15日我走出闭关后，可能在孟买举行大型公众达善，然后召开大聚会。我将召唤一批西方女子，还有男子，这个屋里的每个人。

巴巴问他们中几个人，如果他召他们去印度，会不会去。人人肯定作答。

巴巴进而说明：“你们中的一些人，尽力之后，如果去不了，也不用担心。你们中陪我到默土海滨和旧金山者，什么都别担心，而要开心地享受我的撒唔斯。不要想我离开肉身之事。”

最后，巴巴对玛莉安·弗洛雪姆说：“我们到了旧金山，我再就余款之事指示你。”

每个人接受巴巴拥抱后，分赴不同目的地。

默土海滨聚会

美赫巴巴的 44 只“鸽子”（巴巴这样称呼他们）将伴随他横跨美国，从纽约到默土海滨，再到加利福尼亚。这缘起于贝丽尔·威廉姆斯给玛妮的一封信，她说他们“很想和阿瓦塔一起飞行”。巴巴听了来信，准许那些能够负担者同行。7 月 24 日星期二早晨 6 点 45 分，随行者在德尔莫尼克饭店集合。下着蒙蒙细雨。弗雷德·温特非特逐一核对名单，两部巴士送全体到纽瓦克机场。

同行者中有一位来自纽约市的半聋盲人，哈罗德（哈里）·莱昂内·肯莫尔。46 岁的哈里是脊椎按摩治疗师，在巴巴这次访问期间初见大师。哈里少年时代是优等生、运动健将，还有表演才能，曾在《小顽童》系列喜剧中做预备演员。但他 16 岁时丧失视力。对于怎样在身体残障的情况下谋生，他在长久的深思苦索后，成为脊椎按摩治疗师。哈里是位求道者，听磁带深研《圣经》。巧合的是，伊妮德·柯菲也为盲人读《圣经》。

1953 年，哈里的一位病人给他读了巴巴的几篇《语录》。哈里深受吸引，想方设法了解作者的一切，后来遇到伊妮德和玛格丽特·克拉思科。这次在德尔莫尼克饭店见到巴巴本人。他眼睛虽看不见，心灵却接受到巴巴的爱光，离巴巴越来越近。

到了纽瓦克机场，巴巴坐在长凳上。几位陌生人走来，要求引见。巴巴戴着负责这次旅行安排的诺茨夫妇送的兰花花环，率先登上班机（国航 361）。早晨 8 点准时起飞。几乎安全带指示灯一灭，座位挨着埃瑞奇的巴巴就起身，问候每个人，慈爱地拍拍这个，向那个微笑。他心情轻松愉快，开始最喜欢的消遣，投掷薄荷糖果。飞机上全是巴巴的人，除了一名女乘客，她深受吸引，打听巴巴的身份，空姐也询问他是谁。邓·斯蒂文思遂将介绍巴巴的手册送给二名女士。

飞机在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稍停，并于上午 10 点 35 分左右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威明顿着陆。乘另一趟航班的其余随行者已经抵达。飞机上，达文·肖曾设法跟巴巴坐近点。一次，巴巴叫他过来，讨论美国白人和黑人

之间的种族情况。巴巴似乎对这个话题饶有兴趣。达文对他讲到，美国黑人在争取公民权和社会公义中，开始表现出一种新的战斗性。前一年，因公交车隔离制度，黑人们开始抵制公共巴士。（注：1956年美赫巴巴离开美国后几个月，最高法院裁决隔离法无效；保护黑人选举权的立法也获得通过。美国黑人争取人权斗争的声势总体增大。）

就在下机前，巴巴对达文打手势说：“我们一下飞机，就带我去男厕。”着陆时，（佛罗里达的）奥托·特罗格等人上来迎接。达文下飞机时落后太远，只好请奥托代理。奥托领巴巴走到厕所。当时南方实行隔离制，奥托进入标有“白人”的厕所。巴巴进去可很快又出来，看见标着“有色”的厕所，进去小解。

巴巴、伊丽莎白和两名满德里，乘旅行车离开威明顿。司机是伊丽莎白的侄子，威斯康辛州的农夫，哈利·哈茨霍恩。哈利曾在1952年见过巴巴。再次被引见时，巴巴说：“我也是农夫，耕作宇宙。”

玛格丽特和达文，同另两名满德里乘轿车。本·海曼和哈里·肯莫尔搭便车。开车的男子得知巴巴是灵性大师，主动提出把他们送到默土海滨。劳拉·德拉维尼和丈夫理开轿车。余者乘一个半小时的长途巴士前往。

巴巴的车抵达默土海滨，从布莱尔克利夫住宅区入口进入美赫中心。在门口迎接者，有吉蒂、弗兰克·伊敦、利兰德和希达·德隆及女儿西维亚、鲁思·特罗格和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其他人。巴巴举起右手问候，并招手让吉蒂上车，一起到他的（俯瞰长湖的）住所。另一部载满德里的轿车尾随。其余轿车和巴士，沿高速路继续前行，由主大门驶入灵性中心。

巴巴踏上房前的门廊，环顾高树后的湖光海景。又注意到左边门廊上为他新置的秋千，便坐上去。达文说：“巴巴，这让我想起，1954年您在萨考利坐秋千的情景。”巴巴步入寓所主客厅，全体在场者跟进。经过四年的分离，吉蒂重逢巴巴；此刻在巴巴面前，分离的岁月似乎消逝无踪。她到客房（1952年来访期间美媞和女满德里的住所）为巴巴准备午餐。

之后不久，巴巴和满德里驱车来到客房。因1952年埃瑞奇未同行，巴巴领他到山崖边观赏美景。在客房用过午餐，巴巴前去看望在附近小屋养

病的诺芮娜·玛切贝利。巴巴温柔地拥抱她，和她交谈，然后走过湖上的狭长木桥，到另一边的小屋。

纽约组已到。有的在吃午饭，有的等候看一眼巴巴。因住的地方不够，大概一半人住中心，余者住在镇上的旅社和汽车旅馆，如拉菲特厦。伊丽莎白费尽心思，最大限度地安排了35人住在中心陪伴巴巴。但一如巴巴的风格，住宿名单上添了越来越多的名字，直至48位。不过，巴巴指示每天为全体，包括外面的住宿者，供应自助午餐——因此有的时候每天客人多达150位。都由缪里尔·休斯顿负责安排，伊丽莎白的厨师贝茜·格雷厄姆和两个女儿协助。有个叫彼得·锡伯杜的男孩跑腿。

巴巴慈爱地问候未与他同行者，并要不在中心住宿者确保下午3点前返回，到仓库集合。

近3点时，巴巴迈着轻快的步履，走过湖上木桥。试图为他撑伞遮阳的尼鲁，基本上得跑着才能跟上。约70人随巴巴穿越松树林，来到仓库——1952年巴巴施达善的矩形建筑。巴巴领首次来中心的玛莉安·弗洛雪姆等人参观仓库，之后在上次来访期间用的高背椅上入座。巴巴说：“7月28日周六晚7点，全体回到仓库，和我一起保持沉默。要保证在场。”

有人问：“对来达善的本地人，也要他们来吗？”

巴巴决定参加者应是伴随他旅行的人，还提了附近几个居民的名字。巴巴问加州来的拉德·丁普夫尔和家人住何处。查到他们住的旅店后，邀他们住到中心。

接着，巴巴提到蛇。“要小心，穿合适的鞋——别穿露趾的，中心林中有毒蛇。如果看见蛇，就念‘巴巴’，它就不会伤你。但你若是穿着露趾鞋，即便念‘巴巴’，它也不会离去。”还幽默地加了句：“你若是疏忽大意，被蛇咬了，我会让人把你扔湖里！”

又叫吉蒂讲讲她在印度时女子们逗她的故事。她们用面团和颜料做了条假蛇，她一看见，就手提菜刀勇敢地冲出去，令她们大乐。



1956年7月，在美赫中心散步

之后，大家跟巴巴走到外面。巴巴在一棵松下坐下，埃瑞奇为他撑伞。他先召一人，又召另一人过来，讨论问题或给每人一点个人建议，余者站在不远处，尽情欣赏他可爱的容颜。夏闵和安德鲁·缪尔等有摄像机者，则充分利用这个机会。

伊丽莎白开着自己的米色普利茅斯旅行车，送巴巴回住所。稍后，一名满德里过来，把巴巴的几件衣服交给菲丽丝和阿黛尔洗。旅行中每到一处，巴巴都把这个特权给予少数的男女爱者。在纽约，巴巴把这个机会给了珍妮·肖。“可知我为何给你这些？”他问她。

“因为您爱我。”她答。巴巴点头。

菲丽丝·弗莱德里克讲述：

当我洗着手制丝质粉色上衣和细亚麻白袍，晾在屋外树下的绳上时，衣服仿佛散发着纯爱与光。我感觉到这些衣服其实在净化我！当晚我们熬夜等衣服晾干，好在早上为巴巴现熨。

7月25日早晨7点不到，巴巴的轿车便驶抵客房。巴巴用过茶和烤面包片早餐，于约7点半来到爱者用早餐的厨房。满德里待在屋外。接着巴巴出来，到湖屋外的一条木椅上坐下，分别叫菲丽丝、露丝·怀特和玛格丽特等几个人过来说话，其他人在不远处流连。晨曦下，薄雾在湖面升起，巴巴指着可爱的景色，说：“好美的地方！”

在中心外住宿者于8点到。在湖屋举行的个别会见定在9时，巴巴却想马上开始。整个上午，巴巴倚在曾用过的蓝沙发上，接见爱者。这天，来自南部各州、佛罗里达、乔治亚和北卡罗来纳州的很多人，首次见他。

在来自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人中，有拉尔夫和史黛拉·赫南德兹。37岁的拉尔夫从德纳·菲尔德那儿得知巴巴。德纳于1954年从印度回国后不久，便搬到佛罗里达州。当天早晨，巴巴过桥时，拉尔夫偶遇巴巴。他们四目交集，拉尔夫内在深处受触，感到“窒息”，有10来分钟脑子一片空白。在湖屋见面时，巴巴跟大家聊天。拉尔夫急欲讲早上的体验，可每次开口，就有人说话。

终于，巴巴让说话者停下，望着拉尔夫，问：“你有话想说？”

拉尔夫说：“是的，巴巴。我在船屋旁看见您时，您拿走了我的呼吸。”

巴巴应道：“我拿走很少，给予无限爱洋！”

阿格妮丝·拜伦也从加州奥亥来到。召见她商议美赫山的情况。曾帮她克服财务困难保留地产的英国青年，约翰·库克，原本要来却未露面。巴巴告诉阿格妮丝，他不希望约翰·库克与美赫山或他的任何工作有联系。约翰感染了脊髓灰质炎，大脑受损。

巴巴又给阿格妮丝一些指示，问：“现在，你知道该做什么？”

“不知道，巴巴，我比之前更困惑了。”阿格妮丝说着离开湖屋。这是她的借口，以便巴巴次日再召她回来重谈！就这样，她在巴巴逗留期间，获得几次私下会见。

中午巴巴停止会见，午餐后，下午2点半继续接见一小时。这一次，两名脊椎按摩师，R·C·博伦医生和斯达医生见到巴巴。听了巴巴对三类知识的解释，博伦医生宣布：“巴巴，您是世界上最伟大之光！”

下午3点半，巴巴结束会见，邀众人来他住所。近80人随巴巴穿越树林，步行半英里去他的房子。天气潮热，巴巴仅穿薄裤和长袍。到后，巴巴坐到崖边大橡树下。菲丽丝写道：“我们面对至爱大师坐成半圈，仿佛历史在重演，波光粼粼的林中湖泊，这本可以是加利利湖。”

巴巴重新穿上粉色外衣，戴着用7个沙钱贝壳做的象征性花环。花环是“伊丽-诺-吉蒂”（注：“伊丽-诺-吉蒂”是巴巴对在默土海滨生活的伊丽莎白·帕特森、诺芮娜·玛切贝利和吉蒂·戴维的昵称）。7个贝壳用7色丝带绳串起，饰以不同图案，代表从无意识石头至有意识人类的7个主要进化阶段。巴巴指着花环说：“这代表人的7个阶段。”又注意到一个图案掉了，打趣说：“动物界没了——缺环！”接着又戏谑地摘下本·海曼的白色高尔夫球帽，戴到自己头上，复令众人忍俊不禁。

巴巴表情愉快地告诉他们：

我想告诉你们所有的人，我曾住过许许多多地方。在印度，去各地寻找玛司特时，我有时住宫殿，有时住免费客栈或专门招待所，有时住寺庙或茅屋，有时在树下或站台——清洁工或贱民会跟着我。可这儿（指着住所），伊丽莎白为我建了很舒适的房子。这里的一切都是她对我的奉献。她把整个500英亩地赠送给我。完全出于对我的爱，她使一切成为可能。明天是伊丽莎白的生日。我刚好赶上庆祝她的生日。明天我必须得拥抱她七遍。不过，你们谁也别送礼物。

现在房子开放。进屋参观，但别偷东西拿走。别滑倒，地面很滑。是一种特殊地毯。

众人大笑，巴巴补充说：“世间所有住所中，我在这座房子感到最舒适，这里气候虽潮热，但我喜欢。”

巴巴像热情的主人站在门廊上，爱者一个接一个从他身边走进屋。一名男子欲脱鞋，赤足进去，巴巴拦住。大家站在他卧室内，巴巴坐在床边，和他们聊了一会儿。

大家离开时，巴巴说：“回自己房间，去游泳、休息、吃饭、打闹、生活，在一切争打和生活中，记住爱我！”

当晚，另几名应巴巴邀请入住中心的客人，也自动加入活动。他们是（纽约的）史黛拉·费伦茨和女儿；以色列的凯莉·本·莎麦；芭蕾舞演员班蒂·凯利和彼得·索尔；哈罗德和弗吉尼亚·鲁德。

当天夜里是一场可怕的暴风雨，闪电击入湖面，类似巴巴首访默土海滨期间所发生的。

7月26日上午，巴巴走到客房，受到附近灯笼屋住宿的五名女子问候：菲丽丝·弗莱德里克、阿黛尔·沃尔金、比莉·伊敦、贝丽尔·威廉姆斯和西维亚·盖恩丝。巴巴显得疲倦，艾微说：“巴巴，您彻夜工作……”

巴巴不无痛苦地用手托着头，说：“是的，我彻夜工作。你们毫无概念。我把宇宙负担放在头上。今早很不开心。”

去厨房的路上，巴巴在哈罗德和弗吉尼亚·鲁德宿夜的船屋停下，问他们睡得可好，怕不怕雷电。他们说挺好，不想搬到别处。

埃瑞奇在湖边的地上铺了块方巾，巴巴在上面坐了15分钟左右，做隐形不见的宇宙工作。接着走到厨房，同用早餐的爱者坐了一会儿。

约7点45分，全体围着环形交叉口沙地集合。巴巴坐在可俯瞰湖面的松木栅栏上。菲丽丝·弗莱德里克描述了现场：

少顷，他站起面朝西方。他在工作——手指快速、独特地跳动。头低垂着，面部疲惫，充满痛楚。看上去确实仿佛全世界的痛苦压在他身上。从镇上来的人也加入我们的沉默。一时，除了蟋蟀的啼鸣和湖水的拍打声，一片静寂。

之后巴巴走到环形交叉口对面，面朝东方。再次工作。接着又移动并站着工作两次，从而在四个方位都站立了。最后，他面部爽朗，姿势改变，随着其内在灵性节奏的迅速转换，他又面带喜悦，容光焕发。

巴巴沿小径往仓库走，招呼爱者跟上。走了几百英尺，示意大家停下，并通过埃瑞奇，让他们凝视他的眼睛，专注一分钟。菲丽丝·弗莱德里克描述：“我们都围绕他站着，奉命盯着那双乌黑的眼眸深潭，仿佛不是一分钟，而是永恒。”之后巴巴将他们分成四组，暗示他在通过他们为全世界工作。

后来发现，巴巴的工作可能关系到或显现为当时的世界性事件，因为同一天苏伊士运河被埃及新统治者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上校占领并国有化。这次军事占领是为了报复英美撤销资助埃及在尼罗河上建设阿斯旺大坝。撤销援助原本是为了促使纳赛尔的半独裁统治垮台。另外远洋客轮“安德里亚·多里亚”号也在当天沉没。

之后巴巴转身问候玛姐·洛芙和她的朋友，从佛罗里达州圣彼得斯堡驱车前来的琳达。1952年玛姐在默土海滨见过巴巴，不过最近成了圣人基帕尔·辛的追随者。巴巴把她叫到一边，对她讲了几分钟，接着拥抱她。后来又私下会见她，叫她回家。

巴巴走回湖屋，于9时许继续私下会见。首先是达文一家。他女儿丽翠丝·肖问巴巴，她要不要做眼部手术。巴巴说稍后同她和她父母讨论此事。此刻，他安慰全家人：“什么都别担心。只担心对我是不是越来越爱。”

达文的父母艾伦和海伦·肖，还有他的侄女德洛丽丝，也见了巴巴。

接着是劳拉和李·德拉维尼，属于在中心附近布莱尔克利夫住宅区住宿的首批苏非。巴巴把德拉维尼夫妇称做“他的邻居”。

巴巴与艾薇、伊丽莎白和玛莉安·弗洛雪姆（昵称“能量”）谈话。玛莉安问到在中心建造两座宿舍之事。

巴巴说：“除了伊丽莎白，谁也不能对美赫中心扩建。”谈到筹资问题，巴巴说：“现在我不要钱。2月15日后会需要钱，用于男女大聚会。现在不要募捐。”

伊丽莎白和玛莉安走后，召邓·斯蒂文思进来。巴巴听了他和艾微之间的分歧，决定如何解决。中间，巴巴对《神曰》的未来做了决定：“将全部收入（苏非教再定向的活动利润）用于把《神曰》传播到世界每个角落。对于宣传我倒是不怕。”

数年后，拉德·丁普夫尔给伊丽莎白·帕特森的信中，解释了巴巴的这个决定：

1970年11月14日

亲爱的帕特森夫人：

我感到现在是把美赫巴巴给苏非教再定向的指示要点写成文字的时候了。这涉及他的《神曰》一书的销售净利润的分配事宜。

这些指示是他在1956年访问默土海滨期间授述的。在场者包括穆希德艾微·杜思、邓·斯蒂文思和我（及其他人）。美赫巴巴表示希望《神曰》的销售利润在美赫灵性中心和苏非教再定向之间平分。早些时候，美赫巴巴还讨论过另一种方案。不过在美赫灵性中心和苏非教再定向之间平分净利润的方案，是他就此问题的最终决定和给我们的指示。

此信在今天旧金山苏非教再定向的董事会会议上宣读，是这次会议备忘录的一部分。

在巴巴的爱里，并致以全体苏非的问候

拉德维格·H·丁普夫尔 会长

一时，谈到伯纳德·卡瓦霍的个性，巴巴说：“他爱我，做事却虎头蛇尾。他想工作，却总处于无助状态，而做不到。”

接着见巴巴的是默土海滨的居民，林德医生和妻子。医生问：“您能否告诉我，我何时会死？”

“你会再活七年。”巴巴向他保证。

医生不信。“我不敢苟同。”他说。

巴巴说：“答应我，你如果再多活七年，就只为神而活。”林德欣然答应。

博伦医生又见到巴巴，这次还带来妻子、三子一女。

对凯莉·本·莎麦，巴巴说：“我已永远进入你的心，你已永远进入我的心。无论你置身何处，在一切情况下，我将永远与你同在，直到永恒。”

对下一个来见的女子，巴巴敦促：“爱我。你将在内里看见我。读《神曰》，什么都别担心。”

“我是孤儿，从不知道父母。”她说。

“把自己当成神的孩子，把一切交给他。”巴巴问她愿不愿意这么做，听到她的肯定答复，巴巴要她午夜独自念他的名 14 遍。

本地的脊椎按摩师，哈罗德·锡伯杜医生，问巴巴：“我去世前，会再见到她（他母亲）吗？”巴巴说会的。

“我能否做些什么帮助我的记忆？”他问。

“你对我有信心？”巴巴问。

锡伯杜说有。“那么每天起床前，念‘主耶稣基督’14 遍，睡前再念 7 遍。”

德纳·菲尔德从迈阿密带来米勒先生及妻子玛丽来见巴巴。也要他们读《神曰》。

对锡伯杜夫妇的朋友，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市的理·塞森斯和妻子儿子，巴巴说：“没什么可说的。只有爱和赐予爱！”

被接见的下一个是居住布莱尔克利夫住宅区的艾琳·科茨。她与伊丽莎白和中心联系密切。

随后是一位弗莱明先生，巴巴对他说：“无论一个人爱不爱我，我祝福所有的人。”

盲人脊椎按摩师哈里·肯莫尔，这天上午见巴巴，之后是苏非组的迈克·洛夫特斯。

接下来是佛罗里达州来的帕西医生，法里敦·伯迪。最后见巴巴的是另外两位默土海滨邻居，肯尼思·埃斯沃斯夫妇。

维吉妮亚·拉德怀有身孕。当在湖屋接见她和（有志做演员的）丈夫哈罗德时，巴巴抚摩自己的肚子，仿佛在说他完全明白维吉妮亚的状况。并指着哈罗德，调侃：“他没做什么。我做的！”几天后，巴巴告诉一些爱者：“我找了个遍，才选中这个灵魂投生他们家。”

另一次，哈罗德和维吉妮亚·拉德同几人在湖屋，巴巴默默等了一会儿，直到都来了，安静地聚在一起。巴巴指着哈罗德，说：“我深爱维吉妮亚。你不嫉妒？”哈罗德只是笑笑。

巴巴复问同样的问题。哈罗德微笑说：“您越爱她，我越开心；她越爱您，我越开心。”

然而，巴巴坚持这种问题。“你肯定不嫉妒？”对此，哈罗德穿过人群冲上前，伸出手闭着眼，五体投地扑倒在巴巴跟前。大喊：“把我的生命拿去吧。现在就拿去——此刻！拿去！”连喊三次，每次喊都抬身，再倒下。

巴巴表情严肃。哈罗德第四次抬身说话时，只说了：“只要，作为交换，给维吉妮亚内心注满幸福！”

巴巴很严肃地说：“我知晓一切。我知道哈罗德不是演戏。有人以为哈罗德在演戏。可巴巴更了解。”并叫维吉妮亚过来，让夫妇俩当他的面拥抱，稍后让众人离开。

巴巴当天的日程有些紧张忙碌。这是因为巴巴一到纽约就明确告知伊丽莎白：他不希望在默土海滨的全部时间被接见占据，而希望用一部分时间闭关，并和不同团体相处。因此，原先安排周六周日的接见，改为周三周四。尽管如此，仍有人错过上午的会面。巴巴邀他们当天下午去仓库。随后巴巴离开，到客房用午餐。



1956 年，美赫中心，湖屋外

餐后，巴巴同艾薇、邓·斯蒂文思等人谈到圣方济各：“阿西西的圣方济各，是欧洲少数圣人中唯一成为至师者。”

邓·斯蒂文思问：“巴巴，您在《语录》、《神曰》和其它地方都解释说，没有在世至师的帮助，一个人无法成道。既然当时欧洲没有至师，圣方济各是如何获得证悟的？”

巴巴转向艾薇，问：“你听说过苏非古先知，克瓦伽·基兹尔吗？”她说听拉比·马丁谈到过。巴巴解释：“如果出现灵性上绝对必要的情况，克瓦伽·基兹尔时不时会采用肉身。圣方济各的成道即是这种情况，因为他没有至师赐予他。因此，我们读到的在阿西西附近拉维纳山上，圣方济各经受圣痕（十字架受难基督的伤口）那个夜晚，克瓦伽·基兹尔临时采用人身，给予这位西方圣人恩典一触，使他成为完人——库特博或称至师。”

解释后，巴巴同埃瑞奇、阿迪、美赫吉和尼鲁，走向巴巴住所，休息至下午 1 点半。一批爱者同行。走近寓所入口栅栏时，巴巴叫他们回去。

大家走到巴巴住所前的空地上，交谈起来，比莉·伊敦却尾随巴巴。满德里已先行。比莉回忆道：

我无法离开他。仿佛拴在他身上。我在院门前停下，不敢往前走了。巴巴转身望着我，目中的爱奇妙无比！我看着他的同时，他目光炯炯，望着我微笑。我可以说不感到拉力。我环顾四周，其他人站在那边，没有觉察。走在前面的满德里也没注意到。就好像世界上只有巴巴和我。

接着巴巴示意我继续往前走，沿小径到他住所。我站在那儿，动不了。巴巴又转身，目光炯炯，望着我，我能感到拉力。他微笑着，做了同样手势。他第三次转身时，我打手势表示：‘您为啥拉我，同时又遣我走？’他灿然一笑，接着我被释放。他继续走向房子，这次我能走开了。不容易，但我能动弹了。

言语不足形容我的感受。无比的喜悦。令我永生难忘！是我经历过的最奇妙的体验。

世上没有别的爱。我不在乎你有多少爱人，丈夫或妻子、孩子、兄弟姐妹；把他们放在一起，都无法相比。

下午1点半，阿迪开车送巴巴回客房。下着雨，巴巴却走到原厨房，在此伊丽莎白的生日宴会2点开始。巴巴亲自切蛋糕，履约给伊丽莎白七个拥抱。大家唱“生日快乐”，享用蛋糕和冰激凌。之后，交给伊丽莎白一份生日贺卡，巴巴在一页上签名，其他人在另一页签名。

接着，都跟巴巴步行去仓库。跟随巴巴时，爱者就像小孩，总想尽可能挨近他。往仓库走时，有个女子一直紧跟巴巴身后十来步。中途，一条小树枝卡在她凉鞋里，她停下去取。她抬脚的一刻，巴巴也停下，转身望着她微笑，仿佛在说：“没事儿，亲爱的，我会等你。”她取出树枝，放下脚。巴巴转身，继续往前走。

安迪·缪尔目睹这小小的一幕，感到这是他一生见过的最感人的事件之一。巴巴是那么体贴，虽然背对女子，他仍然驻步，以免她担心耽误。

全体到场后，巴巴送给伊丽莎白一大束黄菊和紫剑兰，作为全体爱者的礼物。并重申前一天的话：在世界上所有住所中，他在美赫中心这儿最舒适。

前一天会见时，玛莉安·弗洛雪姆向巴巴提出关于中心的建议。现在巴巴叫她当众复述。玛莉安起立说：“我看到这里一切都是多么美，也知道每个人内心希望分享的感受，就问巴巴，如果我们出于爱为男女各建一栋宿舍，这是否符合伊丽莎白的意愿和计划。”

埃瑞奇问：“巴巴是怎样答复的？”

“巴巴说，伊丽莎白建了整个中心，他爱这里超过世界上别的所有地方；这是她亲手建造的，他希望保持原样。”

巴巴回应说：“你们在此看到的一切，都是伊丽莎白爱的劳作。她出于对我的爱，不遗余力让我在中心感到舒适。若从外面扩建，会显得……”

埃瑞奇找不到恰当的英文单词翻译巴巴的意思；听众中有几个声音建议，用“不协调”或“不适合”。

玛莉安继续：“巴巴还给了另一条讯息。他说，离开西方后，他回印度闭关5个月，直到1957年2月15日，此时他不接受捐款，不带资金回印度。纽约组筹集的美赫巴巴接待基金会的经费（支付巴巴和四位满德里环游世界的机票费和在纽约的费用），如果有剩余，无论多少，在我们旅行结束时，巴巴将在旧金山对此指示。

“巴巴返回印度后，将严格闭关5个月，高强度工作和禁食；可能不在萨塔拉。”

巴巴回应：“我可能留在萨塔拉；也可能去另一地；可能到某座山顶或山下。但这5个月，我将闭关高强度工作。为何？因为我打破沉默的时间近了。”

又要玛莉安继续说：“5个月的闭关结束后，巴巴考虑在印度举行大型聚会，召集西方男女和印度各地的圣人。将是很大规模。巴巴说，我们应当省下捐款，用于赴印度的费用和帮助那些不那么幸运者。能够负担旅

行者应当去印度，能够负担捐款者应当捐款。不能前往者，巴巴说，在聚会期间巴巴心里会有他们。没有旅费者，不能捐款者，也不要担心。”

巴巴打手势：“巴巴的话你们明白？谁没听懂？邓，请复述一遍。”邓·斯蒂文思复述了讯息概要，这对许多在场者是新闻。

巴巴继续：“印度有许多好圣人。有些在道上。有些是高道。德干有个叫伽德戈·马哈拉吉的，是位大圣。”

“邓，你听说过、见过他吗？” 邓·斯蒂文思说没有。

“伽德戈·马哈拉吉有大批跟随者。已近90岁，仍不停奔走，叫人们爱神。这位圣人深爱我。1954年在印度撒唔斯聚会，西方男子也在，伽德戈·马哈拉吉前来达善我。当时谁看见他了？”弗雷德·温特非特、达文·肖、约翰·巴斯、德纳·菲尔德、约瑟夫·哈勃等人举手。本·海曼说他赴印迟到了。

“伽德戈·马哈拉吉来向我顶礼。我让他坐在身边。他在我身边坐了很久。他虽在德干工作，但在印度各地都很出名。无论去哪儿，都有大批群众围着听他讲道。他爱我，知道我的伟大。”

阿迪插话：“一次伽德戈·马哈拉吉对我说：‘请巴巴祝福我。他是世界导师，我只是普通圣人。他是大太阳，我只是小火苗。请他祝福我！’”

巴巴继续：“印度有许多圣人，其中有七位是我心爱的孩子。我在考虑在2月15日后举行大型聚会。想邀请这七位圣人。这次聚会将是件大事，我不希望你们错过机会。如果我邀请你们，要尽量去。伊丽莎白，你不是尽量，而是必须去。这次聚会之后，我的沉默打破、我的荣耀、我的显现，将接连快速发生，如同我所宣布的。”

“你们都要记住一点。2月15日之后，你们想捐款也行；从现在起，尽量为参加聚会攒钱，如果你被邀请，就能负担机票等费用。现在不要考虑给巴巴捐款。”

巴巴示意埃瑞奇解释：“巴巴在印度闭关时，把自己关在房内；门窗紧闭，密不透风。被允许在巴巴身边者，会感到透不过气。可巴巴就这样整日闭关静坐。他说闭关时，全世界离他更近。”邓·斯蒂文思随后站起，

按巴巴要求，宣读三篇讯息：《束缚性的过去》、《羯磨律》和《摆脱二元对立》。

读毕，巴巴击掌。有人睡着了，于是巴巴叫邓重读一遍，之后巴巴解释讯息意思。一篇讯息强调：过去像冰冻的湖面，无法改变，却继续塑造受限“我”的现在和未来。另一篇强调：我们肉身死亡后，心体验天堂和地狱状态。

“明白？”巴巴问。

邓点头称是，巴巴打手势：“好啊，因为我不明白！”

笑声平息后，巴巴问：“天堂和地狱在何处？邓，您来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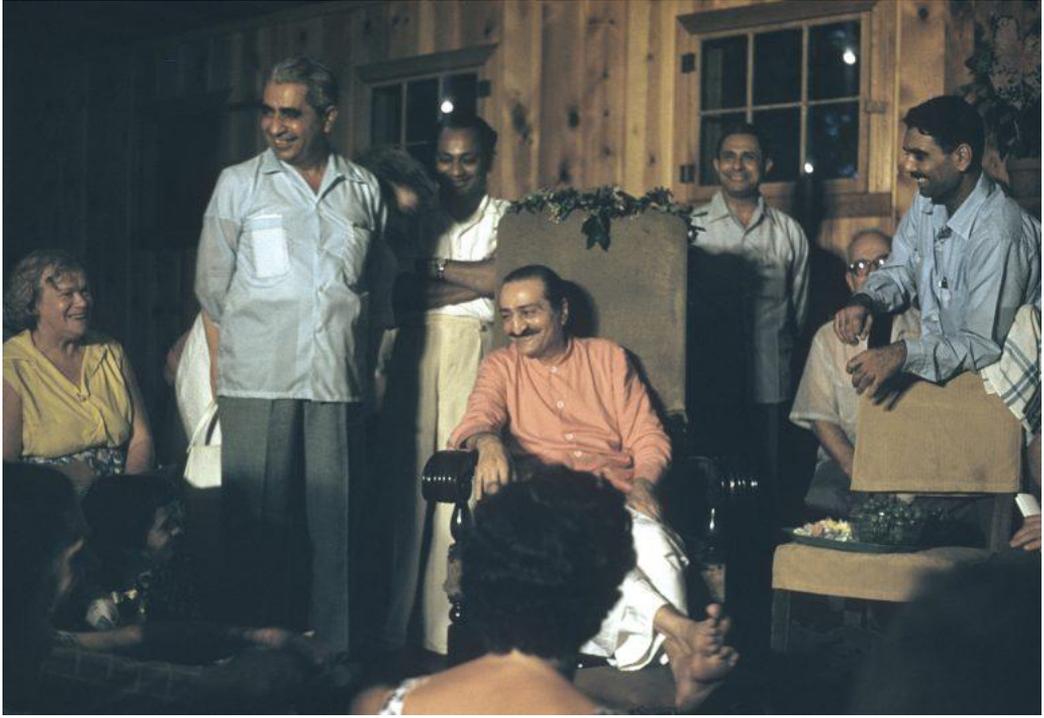
邓答：“我的理解是，这些是虚幻状态，只存在心里。不真实，属于幻相。”

巴巴随后解释：

我少年时代，大概 13 岁时，遇见一位体格健壮的伊朗裔绅士和他的两三个朋友。他们招呼我，叫我坐到他们身边。我还是个孩子。一个伊朗人在做印度“邦”，一种用大麻调制的陶醉剂。三人在享受自制的饮料。一名伊朗人挺聪明，认识我父亲希瑞亚吉。他召我过去，让我坐他身边。他喝了很多，欢快地告诉别人：“我今天在天堂。”

我喜欢听他们聊天。接着他又站起，其他人也起来，开始行走。我知道前面路上有一条涓涓水流；在印度众所周知，“邦”的效力能让一滴水显得大海一般。因此喝醉的那人停步，以为面前是条大河——他实际体验到那股涓涓水流是条大河，想跳过去！他竭尽全力远跳，可跳得太猛，摔断了腿。随后又喊：“我到了地狱！”

所以这些天堂和地狱状态都有，并被体验，可它们并不存在。都是摩耶的一部分。



1956年，在仓库里

大阿迪、尼鲁、美赫吉、本·海曼、埃瑞奇

邓·斯蒂文思再次宣读《羯磨律》，巴巴又叫他概括一下。邓回答：“巴巴，我从这篇讯息中学到，整个宇宙都受律则支配——这千真万确。受律则支配这方面，物质世界也许不好理解，但整个宇宙是受律则支配的，就像运作顺利的生意。”

巴巴又详细解释：

整个宇宙虽是幻相，却受律则的支配，明确的律则；该律则面面俱到。我们无法逃避羯磨律。不过当我们超越幻相时，该律则就不再束缚我们。

奎师那在俱卢之战中，对阿朱那也说了同样的话：“杀掉你的亲戚！杀掉你的朋友！”你们一定听说过那场著名战役。阿朱

那拒绝，说：“我怎能去杀自己的亲人？”奎师那宣布：“我高于律法。整个造物界皆来自我，你不会因此受缚。”

如果此时此地我告诉你们有一只蚂蚁，突然邓把它弄死了，这当然这造成一个束缚——杀戮行为之印象。这个束缚你摆脱不了，因杀死一只蚂蚁而受缚。你做的每个行为都束缚你——每个行为，每个小行为，无论善恶。善行也束缚你，但可以说你被金链束缚。如果是恶的行为，你可以说被铁链束缚。

基督说：“放弃一切，跟随我。”是什么意思？

邓说：“我猜这是指名副其实地放弃一切东西，跟随内在的基督。”巴巴接着说：

可其背后的意义，不是放弃所有这些东西；不是弃世，而是服从。放弃你的所有念头，自私念头，只是服从我。这样你就解放，就自由。要是做不到，便制造越来越多的束缚，因为每一个行为都造成束缚。

你很老了，邓，很老很老！并受束缚。你将继续受束缚，一个接一个时代。一个又一个时代，又制造同样的束缚，你会努力摆脱，并因而重被束缚。不过，你一旦彻底解脱，就会认识到：束缚根本不曾存在。那只是想象，一场梦；你所看见所体验的仅仅是一场梦。

你们全都很老了——古老者。一切皆神，神内在于每一个，神不受时间束缚：神永恒。你们皆永恒。现在你们受缚，感到受缚，并继续受缚；但每个人有朝一日都会获自由，获解放。届时那个人将证悟到其一切束缚只是在梦中——是他梦见的。

基督承担他人的痛苦。为何？为解放人类。束缚仍然在。人类仍然受缚。解脱却不需要时间。你长久受缚，解脱时却是瞬间——霎那来到！

想一想。神在一切万物里，在每一个人里；神乃无限。神乃全能，神乃全乐。然而，虽然神在每一个人里，我们却感到怎样

的无助！尽管有无限能力和喜悦的神在，我们却流泪，痛苦，悲哀！因何？因为我们自身的束缚。但有一条途径，来摆脱这些束缚，那就是通过爱。

邓·斯蒂文思再次宣读第三篇讯息《摆脱二元对立》。巴巴补充道：

你们听了讯息，都听了。不过，仅仅听这些东西，不是体验。智力能理解，头脑能欣赏，头脑理解这一切。但需要的是实际体验。你一旦获得体验，就知道！你知道一切皆幻，神乃实在。

当然，我上中学、大学时，没兴趣读这些东西。对灵性毫不关心。从来不读哲学或灵性书籍。我父亲希瑞亚吉，时时想念神，寻找神。他是求道者，伟大的求道者。在伊朗到处徒步流浪，后来到印度。他寻找，却找不到所找寻的。在印度他结婚成家。何故？因为过去的联系、往世的印象或业相。

我读大学时遇见巴巴简。当时我骑车去学校；巴巴简坐在一棵树下，身边围着一群帕坦人。他们体格健壮，相貌凶猛。老妮巴巴简只是招呼我过去，我下了自行车。后来她吻了吻我的前额——我就知道了，拥有了那种体验。在那一刻，一切消散，万物消失。为什么？因为我发现自己无限。除我之外没有一物。那一吻使我无限，不余一物。一切消失，只剩下我！该体验我怎能对你们解释？可你获得那种体验时，就会知道。

当我体验那种极乐、那种无限极乐时，那是持续不间断的——甚至此刻它也持续不停。当然，它是永恒的，没有间断。后来我去找乌帕斯尼·马哈拉吉——被吸引过去，自己也不知缘由。他把我带回正常意识。

下降到正常意识意味着什么——你们毫无概念！每一个小事物、每时每刻，对我都是十字架受难。从无限极乐下降到对这个虚幻物质世界的正常意识，即是十字架受难！

即便此刻也是如此。你们都见我愉快开心，可内在，内里，我却处于无限痛苦。为什么？因为我通过你们所有人，体验你们的束缚。

如果你能爱我，爱神，你的爱将使你知道我。如果你能通过爱使他人幸福，不求自己幸福，就能使自己摆脱该束缚。那时你就能发现我真正是谁。一获得该体验，你就感到解放并体验无限极乐。

随后巴巴快步走向中心的主要部分。孩子们都在船屋里，等着乘黑色威尼斯凤尾船泛舟。巴巴走进船屋，爱抚每个孩子。并和众人一起，站在草坪上观看船夫（中心的一名黑人勤杂工）带孩子们分批泛舟。



看孩子们乘风尾船泛舟

拉里·卡拉施（右）

巴巴又登上砖砌台阶，在崖边的一条白木椅上坐下。开始向众人掷糖果帕萨德。糖果用完，吉蒂跑去拿。巴巴微笑着把一块糖果丢在哈里·肯莫尔伸开的手掌上。晚上6点半，巴巴回住所歇息。离开前，说：“我会和你们一起散步，一起谈话，一起游戏，但我希望你们记住：我是高之最高。”





向众人掷糖果帕萨德；露丝·怀特在巴巴旁边

7月27日星期五，巴巴早早用了早餐，因电视摄制组预计很快将到。他又私下接见几人。首先是纽约的迈克尔和安妮·克哈诺。巴巴问迈克尔：“你接受我作你的大师吗？”

迈克尔答：“我的头脑接受您。”

巴巴对他解释：“爱，在深处，平静如深海。浅水表面骚动。”

萨姆·科恩，显然自1937年在戛纳后未见过巴巴，当天上午来见。巴巴嘱咐萨姆，离开默土海滨后，开始午夜念他的名。

在首次见巴巴者中，有一位来自华盛顿特区的律师，47岁的爱德华·富特（人称“奈德”）。奈德从妻子多萝西亚那里听说巴巴。多萝西亚也47岁，1954年从艾薇处得知巴巴。当时，艾薇的丈夫特瑞，和奈德开业务会议，两位妻子聊天，一直到他们结束。多萝西亚从1944年就一直在寻找

大师，对艾薇关于巴巴的介绍，深感兴趣。她同佩吉和安迪·缪尔、以及另外 11 个苏非，从华盛顿驱车来到默土海滨。她的参与令奈德担心，不过当她从中心打电话给他时，他同意亲自来见巴巴。奈德走进湖屋，直视巴巴的眼睛，当即知道他是谁。巴巴将一枚果仁放入他口中，作为帕萨德。

另一对首次见巴巴的夫妇是马文和珍妮·坎彭。38 岁的马文，1949 年结识邓·斯蒂文思之后，加入苏非教。珍妮虽未加入苏非教团，但也对灵性感兴趣。在中心逗留的两天期间，他们同艾薇一起在湖屋见巴巴。马文在巴巴膝前跪下时，感到上腹部一个“重击”，仿佛被突然挤压。夫妇都深受巴巴吸引，并致力于他的事业。

吉蒂应缪尔夫妇要求，为他们安排了私下会见。佩吉很想请教巴巴，他们该不该继续做苏非教师工作。在湖屋，巴巴的椅子放在屋中央。空间只够他俩跪在他面前。二人都哭了，语无伦次，巴巴知晓他们的问题，问他们：“艾薇怎么说（关于他们的工作）？”

他们答：“我们觉得这是她希望我们做的。”

巴巴把右手放在佩吉头上，左手放在安迪头上，说：“一起做这项工作。”

去厨房的路上，巴巴问阿黛尔、比莉、贝丽尔和菲丽丝，是否已给印度的美媞和女满德里写信。在船屋旁巴巴又停步，问哈罗德和维吉妮亚·拉德睡得可好。

日程上这天是中心落成典礼。邀请了默土海滨镇长，全国广播公司的电视摄像师也将从纽约来，为全国电视节目“戴弗·加洛维今日秀”拍摄活动过程。当天也是默土海滨镇居民来达善巴巴的“公开日”，这也在当地报纸上公布。

上午 8 点半，巴巴来到仓库。他将玛格丽特·克拉思科和阿格妮丝·拜伦安置在门口台阶，记下前来达善者的姓名。还指示玛格丽特告知每个人：“我有一条美赫巴巴给你们的讯息。今天你们不可提问，没有私下接见。只是接受巴巴的爱和达善。”珍妮·肖将补充一句，要他们吃下巴巴给的帕萨德。

最初，只有少数人在。巴巴消失在仓库后一会儿，之后回来坐到高背椅上。首先，在中心和默土海滨住宿者，都在屋外排队，接受帕萨德——一枚樱桃和薄荷糖。

后来，小憩期间，巴巴召入四名女子，阿黛尔、比莉、贝丽尔和菲丽丝，要她们读联名写给美媞的信。对阿黛尔和贝丽尔写的部分不满意，要她们重写。巴巴对阿黛尔授述以下内容，用于她的那部分：

“巴巴是万灵之灵，
众神的至爱，
爱者的生命，
亲者的奴隶。”

可阿黛尔未按巴巴要求将上文纳入自己的写作，而是引用原文。巴巴再次要她重写。阿黛尔显得甚为沮丧，巴巴却说：“你不知道我为什么做这些？以便你们都有更多机会在我身边！”四名女子再次受召时，西维亚·德隆也一同受召。

11点，巴巴出来走到门廊。菲丽丝给他戴上花环，说：“原本镇长给您戴的，可他外出，来不了。”不过，《默土海滨太阳报》、《默土海滨新闻》和《查尔斯顿新闻邮报》的记者到了，分别采访并为巴巴拍照。

巴巴返回仓库，又有几人进来后，休会用午餐。这天上午共有161人达善。

餐后1点半，众人聚集在客房外的庭院，巴巴坐在覆满蔷薇花的栅栏荫影下。说要召见本·海曼。在仓库和中心其它地方一直为巴巴谈话录音的迈克·洛夫特斯，照例拿着录音机蹲伏在巴巴跟前。他自告奋勇去找本，可又担心离开录音机，便求迪克·盖勒看管。这时巴巴对迪克开玩笑：“那我呢？你要是不留神，我会偷走它。我是宇宙大盗！偷窃众生之心！”

本·海曼来了，埃瑞奇对他说：“今早巴巴三次想见你。”

巴巴评论：“我的爱者都疯了！无疑，太阳影响了脑子！”

“玛格丽特（克拉思科）在仓库告诉每一个来访者，别浪费时间向我提问。所以，在她一定对两三百人说了这番话之后，我告诫她：‘玛格丽特，你要是继续对他们说这六句话，咽喉会痛的——含几颗润喉片。’比莉一定是听到了，以为我咽喉痛，觉得应该给我弄些含片，便通告吉蒂和‘能量’。”

比莉·伊敦确实跑回厨房，问吉蒂有无润喉片。有人跑回住处取了一包，‘能量’又从镇上带回六包。午餐时，吉蒂问巴巴喉咙怎样了，整个故事真相大白。

巴巴继续：“这不是说我不会咽喉痛。我会咽喉痛。会感冒。会得各种病。我承担起宇宙苦难，不过此刻，我不在受苦。”

“今早，杜思夫人和邓·斯蒂文思告诉我：‘巴巴，尽量 12 点半准备好，因为安排了电视节目，需要您 12 点半到。’离开仓库后，我走到住所，匆匆用过午餐，于 12 点半准时回到这儿。此刻 1 点半了，却不见邓·斯蒂文思、电视台的人或艾微·杜思的踪影！”

艾微走上前，说：“我在这儿。”

巴巴继续：“2 点半，我要到仓库，因为人们会在那儿。伊丽莎白告诉我，本地报纸公布我将从 2 点半接见公众。吉蒂又告诉我：‘巴巴，请别去那儿，因为电视节目是从这儿开始。’现在，我只是问问大家，要不要留在这儿！我希望你回答，杜思女士，现在我该怎么做？”

本·海曼打趣：“您不妨交给她吧，反正都得那样！”众人哄堂大笑。

艾微认真地说：“巴巴，您希望我说什么？”

巴巴示意她直言，她说：“好，现在不到 2 点半。您可以等到那时。”于是，巴巴、伊丽莎白和艾微之间，就电视台人员抵达时巴巴要做什么，又讨论一番。最后，艾微说：“巴巴，您何不想干啥就干啥，到 2 点半，再看会发生什么？”

巴巴回应：“我会做想做的。不会听任何人的。这是我的习惯——我的古老习惯——我做我认为对你们最好之事。我从不会听任何建议。什么对你们最好，我就做，因为我知道。”

“你们可以解散了，但别去游泳。刚才午餐前，谁在海滨？有人去游泳了？”

克莉丝汀·怀斯发言，说她单独去游泳了。巴巴提出，最好是每次结伴去海边，不要独自去。

大家正要离开，巴巴又就遣玛姐·洛芙回家之事作了解释。玛姐现是基帕尔·辛的追随者。巴巴要比莉·伊敦读了他授述的说明。其中，巴巴解释说，玛姐从佛罗里达远道而来见他。巴巴拥抱她，说他爱她，她心肠好。她说，自从1952年见到巴巴，巴巴对她帮助甚大。听说62岁的基帕尔·辛，冒酷暑从德里远赴萨塔拉达善巴巴，她很高兴，认为这意义重大。巴巴告诉她：“我很爱基帕尔·辛。我是宇宙之主，所有的圣人都是我的孩子。”

巴巴补充道：“基帕尔·辛见我后直接回德里，你也要这样回佛罗里达。”她答应了。

当玛姐·洛芙问巴巴，他会不会返回默土海滨时，他答：“全凭我的意愿。将来我可能来这儿，逗留更长时间。”

读毕，副本发给全体在场者，巴巴打趣：“这就是一个62岁‘老’人的麻烦！既然62岁的基帕尔·辛堪称老人，我也应被叫做老人啰！”

有人说俏皮话：“巴巴是62岁的年轻人！”巴巴回应：“我非常老，是至古者。”

又转向本·海曼，说：“本，你我都年轻！”

电视摄制组尚未到，巴巴驱车去仓库。风雨欲来，巴巴召众人进屋。约91人达善了巴巴。巴巴指示邓·斯蒂文思、弗雷德·温特非特，后来又叫夏闵，驱车到机场等候电视台的人。还令艾微乘安迪·缪尔的轿车，交替在中心大门口守候15分钟，然后在仓库守候15分钟。

这天上午，巴巴针对拍摄电视片对艾微说：“我要么让它顺利进行，要么给它制造阻力。”他的话果然成真，因为事实上，因引擎故障，摄制组的航班取消。经多方联系，伯纳德·卡瓦霍终于租到一架私人小飞机，同摄制组一道，穿越暴风雨飞往默土海滨。

等候期间，巴巴同在椅子或地板上围着他坐成一圈的爱者轻松聊天。他说：“我希望你们都仔细听我说的话。这显得简单，对我的爱者却至关重要。爱我，即是在我里面失去你自己；发现我是你自己的大我，即是把你的苦乐全部交给我。这意味着什么？”

一个女声回答：“很简单——就是把一切交给巴巴！”

“一切！”巴巴强调，“并要保持开心！把你的快乐交给我，把你的痛苦交给我——这样来保持自由！但这是很伟大的事情，困难的事情。比方说，你有三个孩子，一下子全都死掉。自然，你会说什么？你必须不仅说，还必须感受：‘我把这一切都交给巴巴。这是他的希望，这是他的意愿。’”

“卡比尔说得好。上午我在这儿散步时，叫埃瑞奇记下。”埃瑞奇，接着阿迪，用印地语念了诗句。埃瑞奇说：“卡比尔是至师。在全印度深受敬爱。这是他说给自己的大师的。我来告诉你们英语译文；这是巴巴今天上午翻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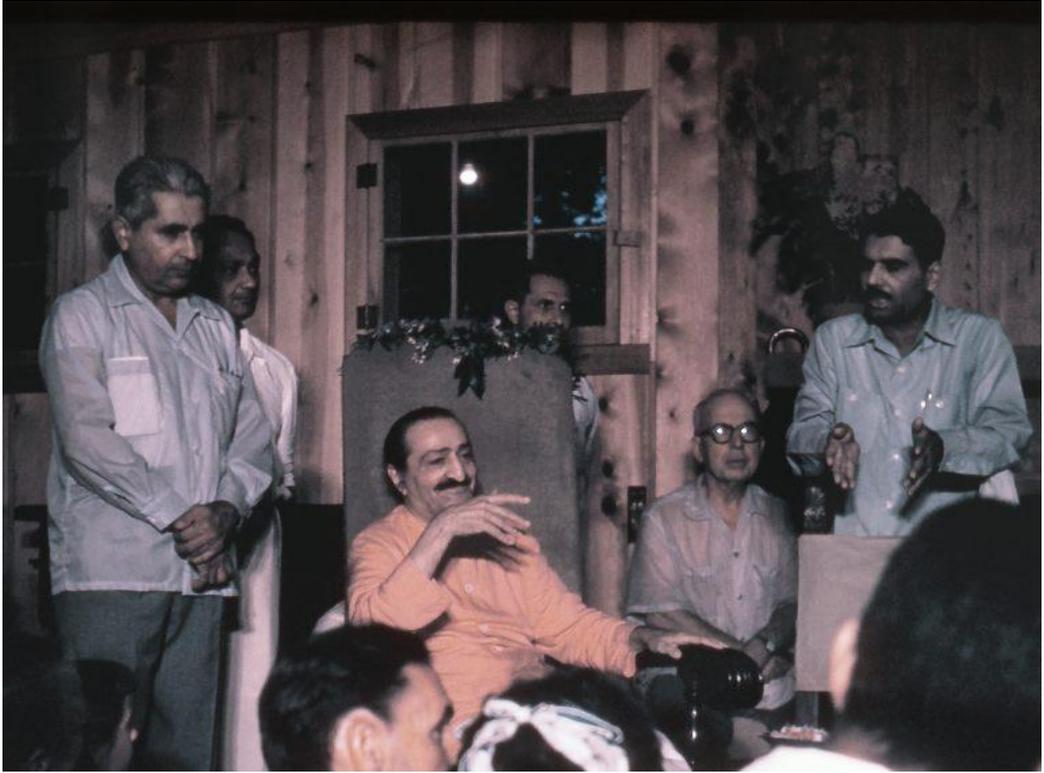
我没有什么属于我。

我拥有的都属于您。

把属于您的交给您，

那我何来损失之有？

巴巴强调：“这就是我想告诉爱者的：把你的苦乐，全部交给我。”



1956年，美赫中心，在仓库里

仓库里一直很闷热，可天下起雨和大冰雹。巴巴示意大家早点离开。有几人离开。风暴期间，巴巴离开座椅，不安地踱步。又走到门廊，手指工作着。复坐下。过了一会儿吉蒂进来，称电视摄制组飞抵机场。巴巴说：“电视台的人带来了雨！”

关于次日的“沉默聚会”，巴巴解释说：

你们在这里时，我希望你们保持警觉。尽量保持警觉清新。明晚你们来，不要昏沉。明日是重要之日。都要充分利用这个我想在仓库给你们的机会。

我下降到你们的层面，乃至同你们打成一片。你们看见我活泼愉快嬉戏。可对我的神性、我的遍在状态，你们毫无概念。我有最大的幽默感，如同奎师那。不要让这种幽默感误导你们或使你们忘了我真正是谁。不要把我混淆为你们其中一员！只有圣人

和高道、高级意识的真圣人，才有可能对我略微了解。你若是对我只是瞥见一下，也会彻底失去身体意识。

我像儿童，爱玩，率性，也像老人。奶油般柔和，同时又钢铁般坚硬。惟有全心全意真诚爱我者，才能略微知道我。头脑不可能知道我，头脑不可能触及我。我超越那个，超越头脑。

在此，我们都坐着，耐心等电视台的人来。对我而言，这都无关紧要。我不喜欢受活动之类的约束，却让你们的爱把我束缚起来。我的爱者设法使世人知道我。他们了解到我带来的真理，并想方设法尽力为之。他们安排了这个电视节目。因此，我虽不喜欢受束缚，也不介意让自己受约束。当然，你们都得和我一起耐心等待。没机会离开。哪怕你感觉口渴，也只能沉默不语。

我叫邓 10 分钟内到这儿。他说：“行，巴巴，10 分钟。”我感到已经过了不止 30 分钟！在这里我不管问谁，你做这需要多久，你只是说：“巴巴，就 1 分钟，巴巴，等 1 分钟，我就做！就 5 分钟，巴巴，我就来！”而我知道，我只好等 5 倍的时间！

他继续说：

我在离阿美纳伽 40 英里的托喀，曾有一个中心。里面有许多男孩。有本书（《啜泣与悸动》）讲这个。有单独的地方给这些男孩。男满德里也在，还有女满德里，都有单独的区域。地方很大，大概有 500 个居民。我会在大桌里。你们有的在美拉巴德见过这个桌屋。桌下有个小室，那时候我住在里面。经常连续几天禁食，有时只饮水，有时喝咖啡。当然，这不是闭关。那时我让人们走近。他们只是来达善（按我们印度的说法），也就是来见我，接受我的祝福和爱。我虽在桌屋的小室里，但是很活跃。

有一次，来了个男子，身穿黄色长袍，长须，挂着串珠，手持念珠。在印度你会看见许多这种人，隐修士。我们叫他们圣雄、萨度：标记是长须、长袍、念珠和串珠项链。他来见我，说：“巴

巴，我向您臣服。”一边走上前，拜倒在地，说：“我拥有的一切，全部献给您。”

我说：“行，好啊。”他走了。

次日他又来了，带着妻子和七个孩子，他说：“巴巴，这是我拥有的一切。我把他们都献给您！”

故事让听众发笑，巴巴最后说：

那可怜的家伙在挨饿。赚不到钱养家糊口。在印度，行道者的标记是：献出“囤”、“蒙”和“敦”——身、心和命。他知道，一个人接近灵性完美的大师时，习惯上说“我献出一切”，也就是身、心和拥有物。所以，我说：“行，我很高兴，”次日，他就把所拥有的一切带给我。

现在，还有哪6人未领帕萨德？在印度，人们怀着极大崇敬领帕萨德，知道那是神给人的礼物，神给人的爱礼。谁能接到？

巴巴再次发帕萨德。终于，电视摄制组到了。开始拍摄巴巴向爱者们抛帕萨德。过了6点才拍摄完。全体跟随巴巴走向中心主区——快速绕过大滩的积水——途中巴巴与他们调侃打趣。弗雷德·温特非特一整天忙着跑腿办事，错过了陪伴巴巴。6点半左右，他把巴巴的车开回客房，巴巴命他驱车送他回住所。弗雷德兴奋得迷了路，竟开进一条死路。“巴巴，车前长满了树！”弗雷德说。巴巴轻笑，弗雷德掉转车头，将他送回。



美赫中心，巴巴坐在前排座位上

电视台人员在默土海滨宿夜，次日7月28日周六上午，拍摄巴巴眺望湖面。艾微坐在巴巴身边，他们拍摄她问巴巴：“既然神有无限仁爱，为何世间有无尽的苦难？”

巴巴答复：“永恒喜乐之源即众生里的大我。无尽苦难的起因是所有人的自私。只要是通过自私追求来获得满足，痛苦将一直存在。正是因为神的无限仁爱，人才会从世间的痛苦教训中认识到，无限喜乐之源在他自身内，所有的痛苦都是他爱的劳动，以便揭开其自身的无限大我。”

这部分录像就此结束。

又有几次私下接见。之后在湖屋开短会，商议接待基金事宜。巴巴将基金余额在美赫中心、苏非教再定向和纽约周一晚读书组之间平分。后来，

又告诉温特非特和菲丽丝·弗莱德里克，他希望周一晚组那份的一部分用于《唤醒者》期刊——刊物当时经费紧张，尽管无人对巴巴提起这一点。

8 点半，全体到仓库参加揭幕式。在电视摄像师等人拍摄时，巴巴伸开手祝福，并在仓库西面种了一棵小松树。阿迪铲土，邓·斯蒂文思宣读讯息。小朱莉·凯茨给巴巴戴鲜花环，好几个孩子效法。巴巴在树下休息时，约瑟夫·哈勃为他拍照。彼得·锡伯杜也给巴巴戴了花环。

巴巴在客房用过午餐，吉蒂、玛格丽特和伊丽莎白同巴巴坐了一会儿。下午 2 点半，全体前往中心往南 20 英里的布鲁克格林花园——300 英亩的雕塑公园和野生动植物保护区。巴巴和满德里同吉蒂乘弗雷德开的轿车，余者乘两部巴士。

到后，全体都跟在大步流星的巴巴身后，走过精致的花园。巴巴访问了办公总部，参观了有倒影池的雕塑厅。之后走到外面草坪上，两位庄重的黑衣牧师盯着这支奇怪的队伍。

菲丽丝暗自发笑：“是的，他又来了，也是身后跟着一群爱他的无名小卒！”

巴巴在花园一个幽静角落的果树下坐下，爱者围着他坐在草坪上。有一位 86 岁的老年女士，露丝·怀特，1945 年 7 月通过马克姆·希劳斯首次听说巴巴。随后给巴巴写信，并投身于巴巴活动。巴巴留意到她不在场，便遣吉蒂去找。原来她太疲惫，没跟上。

巴巴做手指游戏，邀彼得·锡伯杜效法。彼得努力模仿巴巴的灵巧动作，却不怎么成功。巴巴又叫玛格丽特的一名舞蹈学生试了试。

巴巴望着身边散布在厚厚草坪上的爱者，评论：“这让我想起以往佛陀坐在树下的时候。在佛陀禁食很多周之后，一位老妪通过给他米粥，帮助了他。佛陀喝了米粥，坐在树下，达成目标。那位老妪对佛陀，就像巴巴简对我；因为正如老妪帮助佛陀获得超意识，巴巴简同样把超意识赐予我。”

有人问老妪的名字，巴巴煞有介事地托腮想了想，然后顽皮地说，时间太久，记不得了。

之后他表情严肃起来，就当晚的重要聚会指示：“我希望你们今晚8点至8点半都到仓库。进大厅前，洗手洗脸，脱鞋。坐到仓库地板上，不坐椅子。听我给的指示并照办。”

埃瑞奇插话：“在印度，巴巴指示我们，在开会之前，不但要洗手洗脸，还要洗脚，然后坐在地板上。”

巴巴继续：“我下降到你们的层面，显得开心快活，和你们打成一片，同来同去。与此同时，我又和每一个层面的人同在，尽管你们只看见我在这个层面上的工作。你们用浊眼，视野有限，只看到我在这个浊层面上工作和授述。”

巴巴伸出手，让弗雷德帮他站立；可他站起时，顽皮地把全身重量压到弗雷德身上。又伸手给约翰·巴斯，似乎要握手，却反而拍了他的背。

在中心给巴巴录像很困难，不是阴影深，就是光线强，要么就是谁的草帽挡在镜头前。不过安迪·缪尔使出了浑身解数。当他得知巴巴要参观布鲁克格林花园时，感到他的绝佳机会来了。他想象巴巴走在青苔低垂的橡树林荫道上，白袍在微风中飘拂，他想：“这会成为美赫巴巴的——不仅是我拍过的，而是任何人拍过的——最伟大的影片。”

他比巴巴早到，站在入口路边，准备好摄像机。随着巴巴走近，他举起摄像机，开始拍摄。巴巴直接走向安迪，伸出手，朝一边仰仰头，微笑。安迪整个下午跟着巴巴，从每个可能的角度拍摄。可当他取回胶片，只看见巴巴穿过停车场走来。看到巴巴向他伸出手，朝一边仰仰头；从那开始，一帧画面都没拍到。三卷胶片上啥也没有。胶片并未曝光不足或过度——只是空白。安迪大失所望，但意识到这是巴巴给他的一个教训：莫让自我执著于结果。



1956年7月27日，布鲁克格林花园

大家返回中心。晚饭后，巴巴将几个人召到湖屋，宣布夏闵·杜思和杰·科瑞尼特订婚。“我知晓过去、现在和未来，”他说，“以及什么最好。”结果这是一段艰难的婚姻，以离婚告终。

当晚除了仓库的那场重要“静心会”，7点巴巴还要在湖屋开会解决周一晚组和苏非徒的一些分歧。巴巴提前到湖屋，一直“黏”着他的那些人，有幸得到机会，在黄昏透过外面高高的松林时，静静坐在他身边。菲丽丝·弗莱德里克生动地回忆：“在黄昏中，巴巴的脸神采奕奕，其超凡之美永远铭刻每个人心中。每个线条，每个剪影，一举一动，似乎都在宣布并燃亮他的神性。”

巴巴对他们解释：“即便那些在喜马拉雅山打坐多年、渴望达善我的睿希和牟尼，也没有你们这样跟我同处的机会。你们却都有！所以，除了巴巴，不要想任何别的。”

住在镇上的受邀爱者仍未到，巴巴决定因时间不够，将会议改为次日上午9时。他说：“在印度有100多个群体，有着不同的语言、风俗、教派和生活习惯，对我的爱使他们团结一起。明日我会解释怎样共同为我工作。”

又说：“今晚要警觉，全心投入‘静心会’，因为我想给你们一次特别的爱的倾注。”

巴巴想尽早开始“静心”，领着爱者走到仓库。人人脱鞋，在屋外的水龙头下洗脸洗手。与此同时，巴巴绕仓库来回踱步，陷入沉思。一名在场者后来说：“巴巴表情那么美，那么出神，你意识到某种巨大灵性力量在工作。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平安氛围。”

静心于7点半开始。所有的人都在仓库里，同沉默者一起，静思他。在镇上住宿的几个迟到者，被要求留在门廊。之前巴巴还要那些不能到场者，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专心想他，分享这一重要时刻。

聚会结束后，巴巴穿过漆黑的树林回住所，用手电筒为他照路。他一度停下，站在一棵高大的松树旁，双手紧抓着树，大家静静地在路上等候。

在昏暗的光晕下，巴巴表情疲惫，充满痛苦，仿佛耗掉极大能量。之后巴巴重新上路，大步流星，大家几乎跑着才能跟上。

这个难忘之夜以烟火表演结束，拉德·丁普夫尔等人泛舟到湖中燃放。最初巴巴和大家伫立湖边的草地上；之后他悄然穿过湖上木桥，在客房外与吉蒂、伊丽莎白简短交谈后，乘车回住所。

7月29日星期天，早餐后不久，巴巴身穿天蓝色上衣，领着爱者走土路去海滨。他先和大家往鳄湖方向走。巴巴让瑞妮·肖带他、满德里和伊丽莎白走到湖边又折返，同时其他人在路边等候。到了海滨，巴巴赤足在水中走，把一枚石子掷向远处海浪里，从而圣化大西洋。他的手指工作了片刻。随后他在海滩坐下，用沙覆盖双足。又用沙堆起一张脸，在上面挖了眼和口。有人问那是什么。“第一个人！”巴巴调侃道；随即将沙人弄散。

巴巴说他曾承诺给美姝带回七个贝壳，于是大家开始在海边找贝壳。一个接一个拿来给巴巴，巴巴接受了一些，假装严肃地皱眉拒绝了另一些，时而问问旁观者的看法，这个好不好。许多人将巴巴摸过的贝壳保存下来，作为帕萨德。对德纳·菲尔德，巴巴说：“海洋有岸，我乃无岸海洋。”

巴巴一度还亲自去找贝壳。菲丽丝·弗莱德里克回忆：“晨曦下，广袤的洋面波光粼粼，我们走在他身后的沙滩上，仿佛在亲爱父亲身边的孩子般开心，无忧无虑。”

最后，弗雷德·温特非特对巴巴说：“完美贝壳找不到；就像灵性完美——只有当我们放弃这个躯壳时才能找到。”随后他拾起一枚可爱的双贝壳，递给巴巴。巴巴庄重地将贝壳掰成两半，一半给艾拉，另一半给弗雷德。



在沙滩上雕刻“第一个人”

8点，巴巴同大家慢慢走向中心。镇里的巴士刚到，来者听说错过了和大师一起晨间散步，甚为颓丧。巴巴踱了一会儿步，坐到松树下的藤椅上。大家都面对巴巴坐下，准备好参加前一晚推迟的小组会议。希达·德隆曾在巴巴的早餐盘上放了一朵栀子花，现在巴巴戴在蓝色上衣上。巴巴说道：

昨晚，我告诉约翰·巴斯等人，在印度有100多个不同团体。每个团体都有领导，都为了我的爱而工作。全都爱我。团体领导负责团体做的工作。在印度，不同团体中有不同的种姓、不同的教派、不同的经济地位。

有锡克教徒、穆斯林、印度教徒——但全都爱巴巴。都希望为我工作，传播我的爱与真理讯息。穆斯林在自己社区工作，带

来穆斯林；帕西人和基督徒也同样。有很长时间了，我听说美国有两个团体，但有某些误解。困难在哪儿？

纽约周一晚读书组的领导约翰·巴斯站起来说：“巴巴，时而有拉拢或试图吸引对方成员的倾向。”

巴巴转向苏非教再定向的领袖艾微，问：“艾微，你满意吗？你有什么感受？”看她点头，巴巴说：“好。你准备好好好吵一架？你有什么感受？”

哄堂大笑，约翰·巴斯继续：“我一直强调，那些1952年见过巴巴者，不需要任何‘教’——只要研读巴巴本人的教导。”

艾微回应：“既然巴巴亲自设计并制定了苏非教再定向宪章，说不需要‘教’是犯糊涂。巴巴要他的‘教’。”

巴巴干预，说：

我希望你们都牢记一件事。我现在强调一点，这个我（1954年）在印度召集全体参加的安得拉会议上也强调过。我当时说，对我而言，不需要不同地方的中心，也不需要不同的团体，不同的领导或名字。我的中心是每一个爱者的心灵。每一个心里爱巴巴的爱者，都是一个中心。我想强调的第二点是，凡是想传播我的爱与真理讯息的工作者，绝对需要一个中心办公处和能在中心办公处工作的团体。一个团体总是需要有个中心。你们可以有許多这样的中心——默土海滨就是这样一个中心——而且绵延很多英里。

但应当有合作、和谐，团体领导不应去争取其他中心的成员。为何？为什么？既然大家都为巴巴工作。应当有和谐、合作。

艾微曾对我说，如果我下令，她就解散苏非教团，不再有任何牵连。可我不行。相反，我给她一部宪章，去召集会议，设立办公室，处理事务，她就是这么做的。我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最伟大苏非。我令苏非们继续下去，也指示约翰·巴斯举行周一聚会，还告诉德纳·菲尔德可以有他自己的团体，尽可能多召集新的爱者。

不应有竞争。每一个人，尤其是团体领导，应该做他人的榜样——尘土般谦卑。必须变得像尘土，才能为神工作。不因地位和办公室而得意，说：“我是团体领导！”在团体领导手下工作者，不要离开他们。某些情况下，一个人或许会换团体，因为大家都是做我的工作。但这不是说每一个工作者应该，如我们印度的说法，把手放在“鼓两边”。也不是说一个团体的成员不应与另一个团体的人和睦相处。实际上，为我的工作，始终要友好合作。

艾微·杜思爱我。她要苏非团体爱我。约翰·巴斯要他的团体爱我。一切都到我这里。一切都仿佛是对我说的。你们不应说对方闲话，都要成为朋友。艾微，你在信中还大夸约翰呢。

约翰插话：“尤其从《神曰》出版之后！”人们听此笑了，因为约翰售出好多本。

艾微抗议：“这不厚道。说得好像我的爱另有企图！”

巴巴说：“说人不应通过‘教’走向巴巴，是不对的。当然你可以选择自己的道路和领导。但不应游移不定。任何的巴巴合作项目，都要参加。”

美赫吉问巴巴：“偶尔参加不同的聚会有啥错？”

巴巴答：“可以去，但这往往造成误会。你身上，样样都属于你——臂、手，可无论你使多大劲，都无法用自己的手勒死自己。你做不到。邓，你来解释。”

邓·斯蒂文思站起，说：“巴巴说，我们每人有两只手臂。你感到过自己的双手会勒死你吗？它们也许努力，却做不到。它们只能勒死别人。”

巴巴继续解释：

约翰·巴斯是我的左手，艾微是我的右手，你们全部是我的喉舌！这两只手怎能掐死我？可能吗？假设有只红蚂蚁；则有可能让右手拍左手杀死它。

那伊丽莎白·帕特森呢？她属于哪个团体？而她也许爱我超过任何团体领导或在团体中工作者。也许有比团体领导更伟大的巴巴爱者；怎么判断。某个不属于任何团体者，也许是所有人中的最伟大爱者！

我要的是爱，并让他人了解真理——我所说的真理和对人类的爱。因此你们自然有团体和办公处。要和谐地做一切事情。每一个团体都要相互合作。如果今天有人属于苏非教团，想加入约翰·巴斯的团体，可以。但如果他之后告诉约翰，他的团体没有希望，没有用处，又回到苏非教团，谴责约翰的团体，则是置我的爱之恩典而不顾。我不喜欢背后中伤或批评，这制造误会和混乱。你想换团体就换，但别老是换来换去。

萨姆·科恩问：“假如一个人觉得单独静心就是服务呢？我喜欢参加周一晚组，但不是每次都去。”

巴巴回应：“我希望你们都属于某个团体。因何？因为你们可以合作，并对别人讲我，分享思想。这远远比你独处能学到更多。当你聆听、交流思想、祈祷时，我就在。哪里有五个人聚会，帕若姆伊希瓦就在场；我就在场。如果你们谈论我，对我有爱，我就在场。都清楚了？”

比莉·伊敦问该怎样举办巴巴聚会，巴巴回答：“为何要被我的指示束缚？要不拘一格！”

吉蒂建议团体隔一段时间在晚上聚一聚。艾微说他们在巴巴生日聚会，而其他人说那不够频繁。

巴巴继续：

在印度聚会时，对出席者澄清所有的问题。我不想就这个聚会说什么。之前从未发生过类似情形。继续一如既往地工作，直到那次聚会。届时一切都将澄清。我希望你们按我今天上午给的原则，继续照常做事，直到下次聚会，到时候一切将一清二楚。在此之前，继续工作。

如果约翰·巴斯听到好消息，他有责任告诉其他人；其他团体领导应当知情；反之亦然。这样都能爱我。我希望塑造脑心平衡。

巴巴稍停片刻，又转向本·海曼，说：“本，你在想什么？”

海曼医生站起来，说：“巴巴，哪怕我是伟大的演说家，我也怀疑能否用言辞表达我们和您在一起的莫大荣幸。我们的心灵是打开的书。您知道伊丽莎白、艾薇·杜思、玛莉安·弗洛雪姆所做的大量工作，以使这次访问尽量舒适，有宜人的环境。对幕后细节繁重的工作，我几乎一无所知。似乎我们至少能做的是：起立感谢，表达我们的赞赏。”

于是，全体起立鼓掌。巴巴补充道：“伊丽莎白、吉蒂、艾薇、玛莉安、诺芮娜——这几位是我的五个手指。”

来自佛罗里达的年轻女子，安吉拉·米勒，用笛子演奏了巴巴喜爱的曲子，古诺的《圣母颂》等。巴巴的目光变得恍惚出神。

之后，巴巴示意哈里·肯莫尔走上前，履约让盲人按摩师触摸他的脸。巴巴拉起哈里的手，用掌根从上到下抚摸他的脸颊。之后哈里舒展手指，以便触摸巴巴面部轮廓。

接着，巴巴叫哈罗德·拉德播放他创作的一首诗歌录音——关于“长得像巴巴”的卖冰激凌的矮个意大利人。大家都坐在带纱窗的走廊上，听哈罗德放录音。巴巴的目光几乎一直在哈罗德身上，似乎喜欢他的朗诵。最后热情拥抱哈罗德。

外面，纽约的扎若琪·巴洁简也为巴巴背诵了一首诗。弗吉尼亚州的威尔·贝洛特给巴巴讲了小乐观者和小悲观者的故事。巴巴和大家都笑了。

当天离开中心者，得到一个告别拥抱。伊丽莎白驱车送巴巴到客房用午餐。

在那天剩下的时间巴巴未见爱者。次日他们要离开中心，巴巴叫人人打包行李，做好准备。下午4时，阿迪开车到厨房，叫锡伯杜医生的儿子彼得，说巴巴希望他来跟他打乒乓球。巴巴带大家来他住处那天，彼得看见乒乓球桌，问巴巴能否和他打球。当时巴巴说没空，现在有了机会。每

一局巴巴都打赢。彼得问巴巴何时重返默土海滨，巴巴打手势说：“别难过。两年内。”彼得有足够的时间练习。

做好了离开默土海滨的准备。7月30日星期一上午，巴巴来见每一个随他旅行者。又有几人——伊妮德·柯菲、安妮·金斯伯格和克里丝汀·怀斯——加入，跟他们一同前往加利福尼亚。巴巴指示哈罗德·拉德和怀孕的妻子一起回家。

凯莉·本·莎麦渴望同行，但巴巴令她返回以色列做他的工作。凯莉回忆：“历经漫长的寻找，刚找到大师，而且是肉身大师，我怎能够这么快又离开他？”巴巴吻了她的前额，叫她放心：“这次来纽约和默土海滨，对你已足够。”

不陪巴巴赴华盛顿特区者，最后一次拥抱他。巴巴还最后一次去看望他亲爱的“努洁罕”——诺芮娜。二人默默四目交集，之后大师最后一次拥抱他的弟子。他从口袋拿出一块精致的细麻手绢，折好，贴在他的心窝处。又将手绢塞入她的口袋，说：“每晚把这个放在你枕下。我始终与你同在。”

上午10时许，巴巴离开中心。他最后看见的是诺芮娜的脸，她站在纱门口挥手道别。这将是她有生最后一次见巴巴。

载着巴巴和满德里的轿车，朝北卡罗来纳州的威明顿驶去，陪同者乘巴士尾随。在机场，巴巴坐在木椅上，吃了一小碗吉蒂提供的食物。前往纽约者来向他道别；有些人因即将离别不由落泪。没有人提问。巴巴站起，在爱者中间走动，跟有的人开玩笑，拍拍另一些。他再次拥抱凯莉·本·莎麦。弗雷德·温特非特戴着褐色条纹帽，又叠上比莉·伊敦的羽毛帽，逗巴巴开心。巴巴过来，站在他和本·海曼身边，叫带相机者为他们拍照。

下午1点10分，乘320国航从威明顿起飞。赴加利福尼亚途中，巴巴将在华盛顿特区停一天。在机舱，埃瑞奇为巴巴梳头，重新编了发辫。之后，巴巴叫他把掉落的零散头发，交给通道对面的露丝·怀特。

后来，巴巴背靠白枕，闭上眼。这时能看见他面部受苦的线条，让人想起基督。但过了一会儿，巴巴微笑着对爱者打手势：“你们开心吗？”

两个半小时航行期间，巴巴几次用毯子盖一会儿头，沉浸于内在工作。飞机在波托马克河和弗农山上空盘旋，提早 50 分钟，于 3 点 45 分抵达。飞机需要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新伯恩和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停下取邮件，可两个城市均用无线电联络飞行员不用停——前所未闻的事情。

一批电视台摄影师和记者准备采访美赫巴巴抵达美国首都，但巴巴出于自己的原因，避开他们。连租的贵宾车也未到达。为避免交通堵塞，伯纳德·卡瓦霍甚至安排了警察摩托车护卫队。当巴巴在默土海滨获悉这些安排时，对艾微指出：“我不喜欢这些新闻发布会，记者们只追求轰动效应，经常歪曲所说的话——不要宣传，不要电视，这方面什么都不要！”讲完又问：“你认为耶稣会带着警卫队穿行华盛顿？”

巴巴、满德里、伊丽莎白、露丝·怀特和玛格丽特·克拉思科在艾微·杜思家中的同时，其余人将去观光——但不可去看电影。专门为他们租了巴士，巴巴后来告诉德纳·菲尔德：“在你们乘车兜风时，我在通过你们工作！”

在林地大道 3201 号艾微家的草坪上，巴巴受到（提前一日离开中心做准备的）安迪和佩吉·缪尔，以及华盛顿其他苏非的热情欢迎。巴巴去了寓所的每一个房间，包括到厨房间候为他们做鱼宴晚餐的佣人们。夏闵给巴巴看了她的结婚礼服，他抚摸祝福。多萝西亚·富特陈列了她的贝壳藏品，巴巴从中选了几个带回印度。

巴巴进房休息，晚餐后私下接见了约 18 位爱者。近 200 人来达善，包括印度大使馆的教育专员。基帕尔·辛的弟子康纳博士在华盛顿的信徒们也来拜见，并得到巴巴的一则讯息。

印度大使馆的有个人未露面，他是早年跟巴巴有联系的穆罕·夏哈内。1920 年代穆罕少年时曾在美拉巴德生活，还是巴巴的《马拉地语阿提》作者。当穆罕·夏哈内离开，上学深造时，巴巴转身对帕稚说：“700 年内他不会再见我！”夏哈内虽被告知巴巴抵达华盛顿，却没有来见。

著名的华盛顿摄影师，哈罗德·蔡斯·戴维斯（注：此人在华盛顿特区工作 40 年，曾为多位美国总统乃至全世界领导人拍照）被艾微请来，为

巴巴拍了四幅肖像，又在壁炉前拍了两张，还为巴巴和四位男满德里拍了一张合影。

巴巴还接受了《新闻报》、《晚间星报》、《华盛顿邮报》的记者采访。《星报》记者查尔斯·普芬巴格，问巴巴此行的原因。巴巴微笑着打手势：“我一直重申：神是唯一真实。神在每个人内里。人人都应爱神。你应该对神爱到在一切众生中看见神。”

关于其沉默，巴巴说：“神永远不断地在沉默中工作，不为人见，不为人闻，除了被那些体验其无限沉默者。倘若我的沉默都不能说话，口舌发出的言语又有何用？”

对《新闻报》记者乔治·克利福德，巴巴说：“自私是战争的主要原因。它必须由无私取代，才能获得世界和平。”



1956年7月30日，华盛顿特区，同美赫吉、埃瑞奇、大阿迪、尼鲁在一起

访问美国西海岸

当晚9点半，巴巴和满德里返回华盛顿机场，与其余同行者会合。经过紧张的一天，巴巴显得疲惫。他们共约60人登上美航655号班机，10点20分飞赴加利福尼亚。巴巴坐在机舱尾部。这架DC-6客机在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经停半小时，有几个人下飞机休息，包括巴巴。重新登机前，巴巴在跑道上来回几遍踱步。整个飞行期间，尽管别人都打盹，巴巴却禁止埃瑞奇、尼鲁、美赫吉和阿迪睡觉。埃瑞奇坐在巴巴旁边，达文·肖坐他们正后方，也未睡。

服从巴巴的命令有时候很难。飞行途中，阿迪难以保持清醒，被巴巴揶揄。巴巴座位上方的灯彻夜亮着，使阿迪保持清醒。巴巴后来评论：“飞行期间我做了大量工作。”

其它飞行途中，美赫吉是巴巴奚落的主要替罪羊之一。巴巴通过美赫吉做的工作，涉及到很多教训，包括窘迫羞辱。比如，有一次，虽已通知飞机将于某时降落某地，几分钟后，巴巴会命美赫吉去问空姐何时着陆。过了10分钟，巴巴又叫他去问。反复问了几次后，美赫吉说：“巴巴，她会想我们是不是疯子或野蛮人！”然而，巴巴自有原因，仍叫他去问，而那位空姐始终微笑，礼貌回答，无一丝不快。

另一次飞行途中，晚餐后都在睡觉。空姐也累了，在机尾打盹。巴巴指示美赫吉：“去问问空姐，我何时能用早餐。”

“可她在休息。”美赫吉说。

“叫醒她，问问。”美赫吉只得服从。年轻空姐微笑说，早餐会在早晨供应。他回来禀报巴巴，巴巴打手势：“我饿了。去给我拿点吃的。”美赫吉只好折返，再次叫醒那位年轻女士，她给了他麦片和咖啡。巴巴几乎没碰，只用手指掰了一点点。愈发窘迫的美赫吉只好几乎原封不动归还托盘。

在午夜，巴巴会叫满德里去找空姐，问她何时会叫醒他们，何时抵达目的地。“可巴巴，她在睡觉。”他们会说。命令是：“叫醒她！”

比如，“小姐，小姐，我们老总想知道何时到洛杉矶”。满德里惊讶地发现，空姐们从不生气。巴巴这么做自有原因。通过叫醒某人，他在给予祝福。此乃他做内在工作的方式。

7月31日星期二，凌晨5点50分，巴巴抵达洛杉矶国际机场。天空阴沉，下着蒙蒙雨。迎接巴巴的是洛杉矶接待委员会的三名女子：希尔达·福克斯、葛莱蒂丝·卡尔、玛格丽特·波利。之前都未见过巴巴的她们，给巴巴戴上红白相间的康乃馨花环。对这一天，玛格丽特·波利已经期待了9年。她还绘了几幅巴巴骑白马的画，并在1948年将其中一幅寄到美拉扎德。（她的一幅画挂在巴巴卧室。）

她后来说，巴巴拥抱她时：“我感觉不到他有肉身。我感到我们一起在云端，其余皆不存在。”



1956 年，洛杉矶机场

葛莱蒂丝·卡尔，玛格丽特·波利，露丝·怀特，希尔达·福克斯

巴巴和满德里驱车到市中心，她们预定的好莱坞大道 7000 号的好莱坞罗斯福酒店。随巴巴同行的爱者，有一些下榻该酒店，余者入住威考克斯等饭店。之后，《洛杉矶时报》等报社记者，一个接一个，到巴巴房间采访拍照。

《洛杉矶新闻镜报》记者问他有什么讯息给予世界，巴巴说：

哲学家、无神论者等等也许会肯定或拒绝神的存在，但只要他们不否认自身存在，就是继续证明对神的信仰；因为我以神圣权威告诉你们：神乃永恒和无限存在。他是一切。对于人，只有一个生活目的：也就是证悟自己与神一体。

对另一位记者，巴巴重申：

我只有一条讯息可给，并一个又一个时代重复。我对每一个和一切人的讯息是：爱神。一个人必须真心实意地爱神，乃至在爱中彻底失去自己。怎样爱神？可以应该爱神的方式爱他——通过努力使他人幸福，哪怕以自身幸福为代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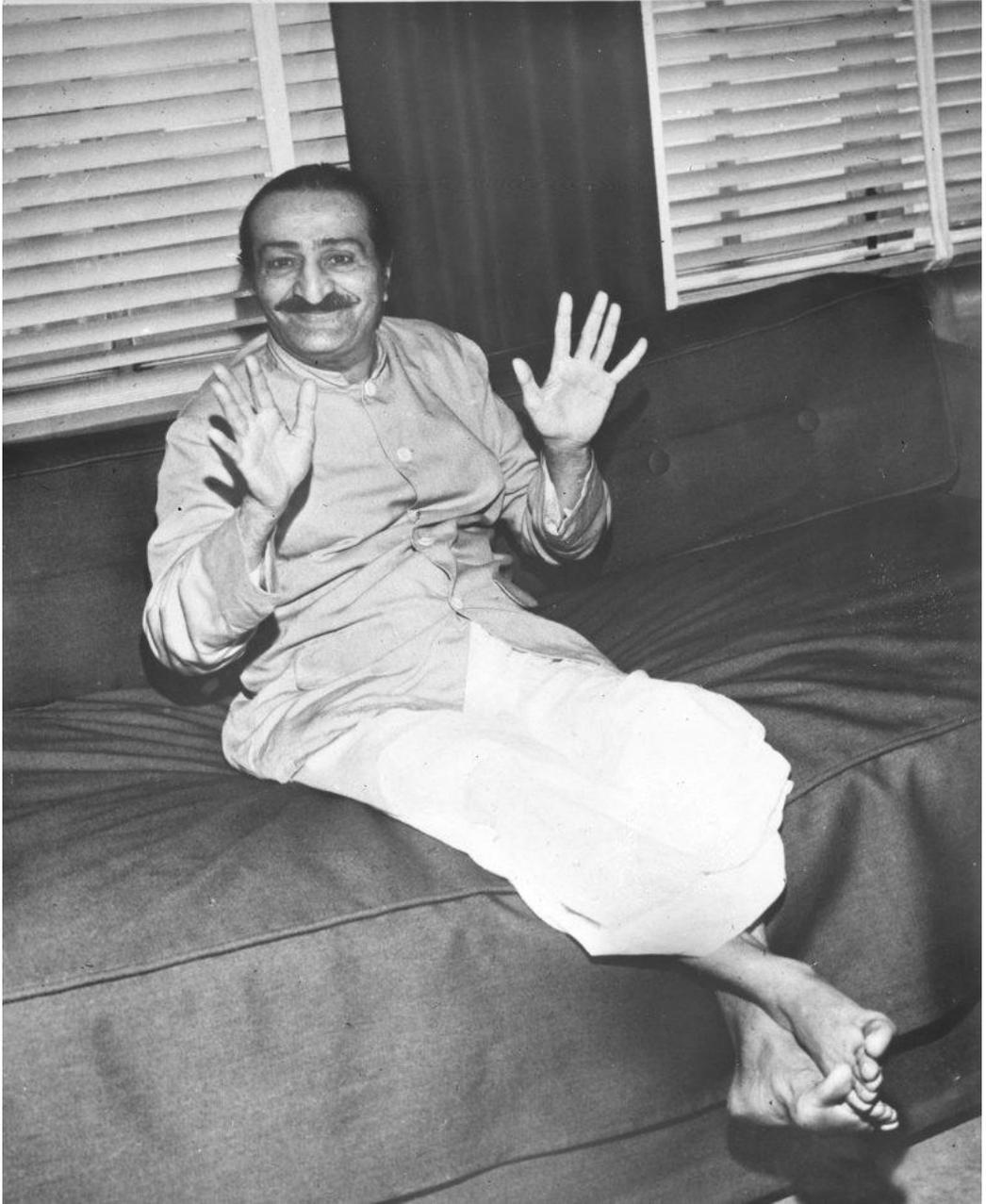
上午 10 点，巴巴下楼到预留的会见室时，面容疲惫。与安排事宜的主要女子私下交谈之后，开始单独或分组接见来访者。

35 岁的乔伊丝·斯特默，像许多人一样，是第一次见巴巴。巴巴给每个人帕萨德。对一个 3 岁盲童的父母，巴巴给了一块硬糖，说：“一年后的今日，把糖给他。”

达文·肖在门口，协调进屋参加会见的人流。下午，暂停休息，巴巴和满德里回楼上房间。不久，来了更多人，达文想既然他们预约了，应该通知巴巴。于是乘电梯上楼，他正往巴巴房间走，巴巴出来，举手问达文何故上楼。达文说：“来了更多人，巴巴——都有预约。”

巴巴望着达文，感叹道：“这是说我得回楼下？”

达文看出巴巴累了，答道：“恐怕得这样。”巴巴只是身体前倾，幽默地佯装累极，头靠达文肩上几秒钟，随后下楼。



1956年7月31日，在好莱坞罗斯福酒店接受采访期间

下午4点45分，巴巴到北新月岗大道1524号，访问希尔达·福克斯家，她的30多个朋友在此见到巴巴。希尔达是1935年在维也纳，通过爱

丽丝·特劳·费舍尔，最初听说巴巴的。在阿道夫·希特勒掌权后，她逃离奥地利，因为丈夫是犹太人。完全出于巧合，她在纽约遇见诺芮娜。诺芮娜把她介绍给其他巴巴爱者，使她信服巴巴的伟大。她开始安排诺芮娜的演讲。1940年代，诺芮娜和伊丽莎白来西海岸为巴巴寻找土地，希尔达一路陪同。

除了满德里，陪巴巴去希尔达家的还有：伊丽莎白、吉蒂、玛格丽特、艾微、夏闵、邓·斯蒂文思、达文·肖夫妇和子女、玛莉安、“火花”卢克丝、德纳和约翰·巴斯。客人进来时，菲丽丝、阿黛尔和珍妮帮忙招待潘趣酒和蛋糕。邓提早到，向大家介绍巴巴。“我很高兴见到你们。”巴巴说。随着每一位客人上前跟巴巴握手，希尔达一一介绍。之后邓宣读《怀着希望》和《分别自我之无知》讯息。

巴巴问艾微：“你在想什么？”

她答：“我在琢磨您在想什么！”

巴巴回复：“我在想你们每一个内里的神都自由、无限；却在你们每一个内里感到自己被缚，并因而受苦。我无限地幸福、永恒地喜乐，却每每时每刻通过你们而受苦，因为我在你们所有人的内里。”

艾微问：“可为什么这样受苦，巴巴？”

巴巴答：“我体验到，我在你们全体内里永恒地受缚。比方，达文有手、眼、指头。指头疼时，他则感受到；尽管疼的是指头，不是达文。所以，我感受你们的一切痛苦，因为你们全都在我里面。

“耶稣基督让自己被钉十字架。虽有无限能力，却为人类承担苦难，让自己变得无助。

“他感受无限喜乐，也感受人类痛苦。感受全世界的苦难。我持续感受着无限喜乐和人类痛苦。”

巴巴转向希尔达·福克斯，问：“房间在哪儿？”（应达文的建议，她给巴巴提供了一个可在晚餐前休息的房间。）没等她回答，巴巴继续解释帕萨德的性质：“在印度，人们怀着极大崇敬接受；知道这来自神。”巴巴给每一个在场者一粒葡萄，首先给了满德里，说：“吃下。”说来奇

怪，他们慢慢走上前，对巴巴给他们的东西，很少人表现出尊敬或感激。有的甚至表现得漫不经心。

私下接见露丝·怀特和希尔达·福克斯后，巴巴在卧室休息几分钟。之后到希尔达家隔壁的大餐馆——安拉花园。希尔达在此安排了晚宴。全体聚集，等巴巴来到。邓·斯蒂文思致欢迎辞，露丝·怀特念了一首诗。

玛格丽特的两名舞蹈学生，彼得·索尔和特克斯·海托华，虽然预付了餐费，到时却发现座无虚席。巴巴看见他们站着，问怎么回事。听了他们的解释，巴巴示意埃瑞奇和美赫吉起来，叫彼得和特克斯在他两侧就座。

邓·斯蒂文思宣读巴巴讯息时，一名男子凝视着巴巴，想：“原来神就是这回事儿？”

巴巴转身，望着他，仿佛在说：“不要企图理解我。”

邓念完，巴巴说：“我很高兴来此。祝福你们所有的人。我很快得离开，但你们要留下用餐。吃好。”几分钟后，巴巴和满德里离开回酒店。出发时，巴巴让希尔达·福克斯坐到他的座位。

次日8月1日早晨，菲丽丝·弗莱德里克和阿黛尔·沃尔金早早来到，单独和巴巴度过了一会儿珍贵时光。巴巴第一次似乎得到休息。问她们是否休息好了，说：“我一整天忙着约见；没法如愿同你们多多相处。”她们说有同样感受。巴巴抛给俩人各一只特大的桃子。

过了一会儿，巴巴召见全体，可许多人错过了，这么早他们在用早餐或睡觉。巴巴对挤在他房间外过道上的在场者，打手势说：“我想要给你们所有人一篇讯息，你们却没到齐。缺席者也许700年后才能见到我！”

顿时一阵忙乱，召集大家来巴巴这里。贝丽尔·威廉姆斯来时，巴巴打手势：“我以为你死了！”

约翰·巴斯和本·海曼刚才出去散步了。巴巴对他们说：“我以为你死了——你（约翰），不是本！本和我都年轻；可你会先死，因为你比本年长。”

巴巴对众人说：“你们都花这么多钱来这儿，陪伴我，可现在因很多约见，没有时间。不过，明天在奥亥，我希望与你们全体在一起，同吃、同玩、同打斗！”

上午排满了接见。包房挤满人。希尔达希望在她家举办聚会，但想让人帮她。巴巴说他会请露丝·怀特。并向希尔达保证：“你将永远与我同在。你在我里面。”

这次，菲丽丝·弗莱德里克把母亲介绍给巴巴。

当天上午来见巴巴的，还有一位在美国访问的印度人，乔达瑞。他是这样描述会面的：

“我在报上看到美赫巴巴的照片，立即打电话预约。上午9时，巴巴来了，尽管我排在队伍最后，巴巴却先召见我。我五体投地，拜倒在他脚下，泪流不止。他在一瞬间，给了我毕生追求的一切，我当即认出巴巴的身份。我认识许多大圣人，可他是我所见到的最伟大者。他的微笑是那么神圣！第一眼，就看见巴巴的爱反映在他的容貌中；凡是见到他的人，都无不惊愕，发现自己无法理解突然所面临的美。瞧他的脸！世界尽在其中：充满关爱、谦卑、美德与知识！同他相遇，好比河流汇入爱洋，又像学步的幼子奔向母亲怀抱。来自圣人云集的阿格拉和贝拿勒斯的我，要来西方遇见巴巴，难道不奇妙？”

后来，巴巴召大家进屋，邓·斯蒂文思宣读《神、人与神人》讯息。巴巴补充：

在神人内里，神作为父、子和人皆一。神是无限的，超越一切理解，子是有限心，人是人类方面。神人同时体验所有三个阶段；在他身上，父、子和人合一。他在基督意识状态，同时体验全部三个状态。作为父，他是无限的，超越一切概念；作为子，他是无限的，却下降到我们的层面；作为人，他体验自己是人。耶稣基督、神人或者说阿瓦塔，承担起全人类的痛苦。

一小时午餐休息之后，大家返回酒店。越来越多人来见巴巴，包括一位可亲的年长女记者，玛依·姐莱妮。

当菲丽丝坐在门边时，一个俊俏的年轻女子走来，问可否面见巴巴。她说：“我在楼下问众人何故在此，有人说‘是弥赛亚’，我想见他。”菲丽丝叫她进去，少顷她出来，双目发光，感谢了菲丽丝。一个幸运的过路人。

4 时许，巴巴复召大家进屋，听《怎样为巴巴工作》讯息。为容纳来访者，接见室后面的大厅打开。巴巴到大厅，快速来回踱步。

他又一次召集爱者到小房间，听《神不知，到神自知》讯息。在随后的小型聚会上，著名的东方（西藏）学者作家，W·Y·伊文斯·温兹博士，见到巴巴（注：W·Y·伊文斯·温兹（1878-1965），《西藏度亡经》和米拉日巴传记等译著编辑）。他为《神曰》写了书评，巴巴问他愿不愿给本次访美的讯息合集《生活极致》写一篇序言。伊文斯·温兹博士同意了。

几分钟后，巴巴悄悄回到楼上房间。德纳·菲尔德给巴巴拿来自制的咖啡味蛋糕，巴巴取了一块放入德纳口中。

但丁·莱奥·卡德拉几次到酒店见巴巴。每逢周三，一批灵性求道者在但丁的公寓聚会，他渴望巴巴对这批人讲话。晚上 7 点，巴巴乘车来到他家，北底特律大街 1401 号的 1 号公寓，约 50 人静静地期待巴巴。但丁欢迎巴巴：

同伟大的灵性导师美赫巴巴在一起，我们确实幸运。他代表着，而且更重要的，他是，一位神圣化身。你们对此有过研究者，知道个中意思。智力无法测量巴巴，因为巴巴的伟大，归根结底，只能用心灵衡量。

卡德拉宣读了巴巴的《爱与神爱》讯息摘选。这批人通常要一起静心几分钟，这周因巴巴在场，卡德拉敦促大家专注他。“接受巴巴的最大祝福，”他说，“就是给他信爱和专注，因为这些是他能直接用来工作，并在生活中帮助你们的东西……一切奇迹中最伟大的奇迹，乃是觉醒的心灵之奇迹。这则是巴巴能真正帮助我们的。”

几分钟默默静心之后，巴巴指示大家每周三午夜静思他的名。并通过埃瑞奇告诉他们：

见到你们，我们很高兴……但丁爱巴巴。今天他对你们谈了巴巴。巴巴爱他，但重要的是，一个人应当在众生里见我。你们若是能够做到，就按巴巴给的指示做：每周三午夜，在完全黑暗中静坐 15 分钟，从午夜 12 点开始，眼睛睁着，随每一次呼吸念“巴-巴”。不去关注静心时的任何体验。你若是看见巴巴，就专注之，继续念名。你将在每一个众生里见巴巴。

我在万人万物里。我不只是你们眼见的血肉之躯。我是海洋。胆敢让自己淹没于这个海洋者，能被拉出摩耶苦海。

《怀着希望》讯息被宣读之后，巴巴接着说：

有许多书描述神，谈到实在、真理、爱。巴巴给了我们《神曰》一书。巴巴也给了我们许许多多讯息，但这些都帮不上忙，因为不能帮你感受那种超越心领域的体验。这些东西给我们一个见地，一种智力确信。但我们必须跨越心、心领域，并体验在万物里见神。当人见神时，他所见的，远比用浊眼看浊事物更清晰。届时人体验无限喜乐。对该喜乐体验你们毫无概念！

不过在见神后，尚需再进一步，那就是与我合一。当然，这个我通过讯息做了解释，以便人们可在智力上理解，对神、真理、实在有所认识。一个人若想在万物万处见神，就必须满怀信爱，全心爱我。

巴巴继续解释：

现今对“爱”这个词用的很随意。假设一个男子看见一个漂亮女子，坠入爱河。他爱得想占有那女子。变得心神不宁；不思食睡。总想着那女子。而要爱我，则远远超过这种世间的、男女的、所谓的爱。远远不止如此。

只有一个胆敢爱我者，才能按应该爱我的方式爱我。要真正爱我，意味着你必须砍下自己的头，用手托着，献给我。不是字面意义上的砍掉。那很容易。“头”是指你的全部思想和欲望——

所有一切。献给我是指把它们放在我足前。那时你开始爱我；那时你开始发现我，在万人万物中见我。

巴巴最后说：“我是爱之主。同时，我也是爱者之奴。”

邓·斯蒂文思又宣读了另外两篇讯息。巴巴接着进而评论：

这全都是一场梦。你睡着时，发现自己在谈话、享受，有时流泪，有时高兴；可你醒来时就认识到，你在梦中感受的苦乐只是一场梦而已。

就连这也是梦——你们同我坐在一起。街上的巴士汽车噪音，这个地方，整个城市，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场梦而已。

假设今夜你在梦中，梦见巴巴坐在你身边，解释：“别陷入这些个纠葛，都只不过是一场梦。”你就会问我，说：“巴巴，这怎么可能是梦？我有这么多喜乐悲伤。看见周围这么多人。还看见您。这怎么可能是一场梦？”次日，你醒来并认识到梦中巴巴对你显现，并且说那仅仅是梦。

甚至现在，就在此刻，我告诉你们，你们是在做梦。可你们的头脑会作何反应？你们会说：“巴巴和我们一起，怎么可能一切都是梦？”然后我说：“当你们证悟实在，当你们成道后完全觉醒，就会认识到，我说的一切皆真实不虚——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一场梦而已。”

要通过越来越爱我，尽量充分利用与我的这个联系。

邓·斯蒂文思宣读了巴巴的三篇讯息。但丁·卡德拉的妻子珂琳，一直看钟，因巴巴说过，他只逗留 45 分钟。巴巴却指了指腕上并不存在的表，摇头，“不用”，叫她不必挂虑。

巴巴说：“我是无限海洋；那些淹没于海洋者，将获得珍珠。”

巴巴拥抱但丁，接着，每人拿着一朵花，一一上前献给巴巴。对有些人，巴巴递给玫瑰瓣，叫他们吃下，作为帕萨德。后来，巴巴评论：“一半以上的人爱我。”告别前，巴巴视察了整个公寓，随后坐车回酒店。

之前但丁·卡德拉一直鼓励他的团体在山区储藏食物和水，以备“末日”来临。巴巴听了，对弗雷德·温特非特说：“除了靠神恩，谁也不能获救！”

下面是当时邓·斯蒂文思写给在印度的玛妮的一封信，贴切地总结了迄今巴巴的访问：

亲爱的玛妮：

你可以想象贝多芬先生对一部交响乐的创造过程：时而轻快、精致、迅速；时而铿锵有力、缓慢威严；有时洪亮，有时轻柔；小提琴旋律，接着是号声，加速臻至高潮，再渐弱到细腻的柔板。我想不出用其他方式形容至今我们和巴巴一起度过的时光，万花筒般、迅速变化、无比兴奋的12天。我们与他同游戏，与他同欢笑，伏在他肩上哭泣，在他严厉时我们战战兢兢，把脑心献在他足前。

纽约是三天密集的接见，偶尔中断游览参观，一次丰盛的正式晚宴和团体聚会，其间巴巴讲故事、论大道，朝最意料不到的人抛水果，让他们接住。（这是不是神恩运作的一个微妙教训？）

在一个周二的清晨，我们离开纽约，前往默土海滨。在那里玩笑、嬉戏和痛楚臻至高潮。我的室友是玛格丽特·克拉思科芭蕾舞组的两位：彼得·索尔和特克斯·海托华，精力充沛，机智活泼。因此，一边是他们自然质朴的背景，一边是巴巴威风凛凛而微妙之大观。那里的全体老少从凌晨到深夜小心翼翼，保持如此的高调振动而不断弦——大家是怎样做到的，我不得而知。音乐大师一定知道乐器的精确韧度。

海滨聚会、单独接见和小组接见，人们排队等候用盥洗室，传讯者跑着去找巴巴此刻想见的人，轿车飞快往返市区办理各种急务。在这种忙碌日程中，还举行了中心落成典礼，巴巴在仓库外种了棵树，电视摄制组为“戴弗·加洛维今日秀”拍摄秋季节目，给巴巴戴花环，巴巴解答人间苦难原因，埃瑞奇简练地翻译巴巴的解答。影片最后部分是就《神曰》对埃瑞奇、杜思夫人和我的52秒快速访谈。

当晚我们都睡得很死，一道道雷电划过低空。次日，我们意识到，在默土海滨只剩一天了，嬉戏和忙碌中渗入一丝忧伤。人们开始向巴巴道别，并离开。

我一度被困在巴巴小屋里，有 15 分钟只好望着他在门口同人们道别。我双膝发软，之后一小时精神疲倦。但愿我不需要很快再次经历这个。

周一早晨，我们出发到华盛顿，稍作停留，又是接见，又是发布会。对纽约新闻界的一次错误引用，巴巴不满意。因此接待新闻界的基本原则得以加强，效果开始改善。伯纳德·卡瓦霍携妻子来见巴巴，这位女子融入巴巴和巴巴给她的支持，这个感人场面我从未见过。某一天，也许很久以后，我想写下这个故事……他们和巴巴共度的旋风般的、平静的、天翻地覆的这第一周。

我们现在在洛杉矶，两天过去了，巴巴忙得不可开交，接见、亲吻、拥抱，人们在恍惚中走动。这里的新闻界表现出色。明日，我们去美赫山，之后是旧金山。

致以我们的爱……等等

邓

8 月 2 日星期四凌晨 4 时，开始为驱车 85 英里赴加州的奥亥做准备。那里，阿格妮丝·拜伦在山顶为巴巴建了一座美丽的中心，称作美赫山。菲丽丝·弗莱德里克一早到酒店，见巴巴。以下是她的记述：

“凌晨 4 点，我们熨完了巴巴的长衫、裤子和几条手帕。我们很幸运搭车去了酒店（当时洛杉矶出租车罢工）。巴巴立即召见我，解开了头一天错过巴巴给我造成的分离心结。我确信，此行每个人都有类似体验，即巴巴对我们的内在情绪和需求了如指掌。最后，他交叉两个食指，典型的‘我是基督’手势。我希望有一天会有人画出巴巴的这个形象。”

阿格妮丝驾驶自己的旅行车载巴巴和满德里先行，余者乘巴士尾随。巴巴曾打算 1952 年 6 月访问美赫山，但因在俄克拉荷马州的布雷格遭遇汽

车事故，没能成行。沿途，巴巴称赞耕地肥沃，提了许多问题，诸如“种什么作物，怎样给土地灌溉，有没有果园”等等。

“巴巴像个地产经纪人！”阿格妮丝开玩笑。

驱抵山上时，奥亥山谷雾气弥漫。巴巴对阿格妮丝说：“我很喜欢美赫山，在此感到高兴。”

阿格妮丝开车进去时，说：“巴巴，这是美赫山的精灵。”指了指她那只漂亮、聪明、金色短毛、柯利犬和灵缇犬杂交的狗，卡利。卡利挨着巴巴的腿躺了下来。

巴士到后，巴巴召全体进客房的“巴巴房间”，并说：“除了默土海滨，我最爱此地。”又问几个人感觉如何。一人说：“有一种灵性气氛。”另一人说：“类似美拉巴德山。”第三人评论，有宜人的芳香。菲丽丝说：“让我想起阿西西山。”珍妮·肖同意：“立刻吸引你。”巴巴点头，补充说：“此地很古老，我曾到过这儿。很想在这里宿夜，但时间不够。”

（注：美赫巴巴对往昔他哪次化身或降临在加利福尼亚州奥亥，包括对默土海滨中心的类似声明，都未详细解释。一些在场者认为他是指遗失的古代姆大陆，一些人认为指曾作为美洲印第安人的化身。后来，提及奥亥时，巴巴评论：“我将重临此地。”）

众人依次走出房间，巴巴戏谑地将本·海曼和玛格丽特·克拉思科推出。少顷，巴巴又头裹伊丽莎白的红围巾，来到藤蔓覆盖的走廊。他放松而愉快，开始个别接见。并对几个人说：“你们真幸运，同我如此亲近，因为在印度，那些准备将生命献给我者，也只好列队走过见我，人山人海，他们在被身后的人推开之前，只有时间得到我的一瞥或一触。”

巴巴召见了每一个人，评论：“这是很长一段时间内的最后拥抱。”



1956年8月2日，奥亥，美赫山

在屋外树下，大家享用海伦·怀特做的美味午餐，还有查尔斯·里德在家里自做的面包。

之后不久，几个新人来到。巴巴接见他们之后，召他的爱者进屋。他坐在宽大的椅子上，愉快开心。打趣德纳·菲尔德：“德纳对我爱得这次全程放弃了节食！”（德纳讲究健康食品，只吃干果坚果，口袋装着这些食品。）

德纳站起，说：“我刚吃的美味午餐是巴巴的帕萨德。”

“你吃了啥，干果？”巴巴问。

“都吃了，巴巴。我觉得水果是自家种的，面包是专为您烤的。”

“你总想吃的坚果怎么样？”

“棒极了！”德纳答。

“水果！”巴巴惊叹，“从小我就不喜欢水果或牛奶。我必须禁食时，每次都是饮水，不饮牛奶。外出玛司特旅行，有时长达三天，没有我想吃的食物，满德里就要我用些牛奶或水果；但我宁可饿着，只靠水维生。”

埃瑞奇补充：“有时候巴巴禁食，水也不喝；什么都不食用，甚至水。”

巴巴继续：“德纳对我说：‘巴巴，您应该吃葡萄，对您的健康有益。’今天，我一进屋，就看见这儿的水果（指了指他椅旁的水果盘）。于是我吃了一整串葡萄。除了别的，还有李子。这会儿，听……！”巴巴拍拍肚子，大家听到里面咕噜咕噜响，同他一起大笑。

巴巴敲敲头顶，继续说笑：“我头上担着整个宇宙，因食物不适合，这是一种额外受难。”

德纳又锦上添花：“此人之药，彼人之毒。”

巴巴接着说：“我希望你们都闭上眼睛 5 分钟。什么都别想，只想巴巴。”全体服从，一动不动，合眼静坐。一分钟后，又听见巴巴肚里的咕噜声，哄堂大笑。

德纳说：“我自己也不再吃那些东西了！”

巴巴微笑说：“今天下午，你们都有机会欢笑放松。巴巴也有机会在此放松 5 分钟。在纽约你们没有机会；在默土海滨，很少机会；在洛杉矶，毫无机会。而今天在这儿，我们感到轻松愉快。我下降到你们的层面，以便我们一起欢笑，无拘无束；但别忘了我是高之最高。”

“德纳？”巴巴问。

“我再不推荐葡萄了，巴巴！”

“德纳很爱我；辛苦工作，好让他人爱我——可他自己却靠干果维生！弗雷德，你说雾会消散的预言怎么样了？”

“我需要您的帮助，巴巴。”弗雷德回答。

巴巴朝门外打手势，说：“现在，出去赏景，努力通过大自然来爱巴巴。这都归因于我的爱。整个造物界，大自然，你们见到的一切美，皆出自自我。”

大家走出去，天空开始放晴。从海拔 2500 英尺之处，可眺望下方连绵很多英里的美丽群山。没多久，巴巴叫艾薇、“火花”等几人进屋。来回踱步的巴巴，郑重其事地望着她们，打个响指，说：“我做了决定！”

她们呆若木鸡站着，纳闷那是什么重大决定。“当我 700 年后回来时，地球上将不再有葡萄——也许也会有助于解决酗酒问题！”巴巴宣布。

旅行期间，德纳一直为他的“编年史”做笔记，巴巴召他，告诉他应当将这个载入记录，即 700 年后将不会有葡萄。“再一想，”他说，“还是让他们自己去猜为啥没有葡萄吧！”

笑声平息后，德纳说：“我若写上没有葡萄是因为这让阿瓦塔胃疼，他们会说什么，巴巴？”



1956 年 8 月 2 日，奥亥，美赫山
埃瑞奇，阿格妮丝·拜伦，美赫吉

之后，阿格妮丝·拜伦带巴巴参观美赫山。众人气喘吁吁紧跟其后。一名男子获得为巴巴撑伞的机会，可巴巴迅速改变方向，让他难以跟上。巴巴走过泳池旁的葡萄藤架，打手势：“又是葡萄！”巴巴特别讲究带他

参观所有的边界线和栅栏柱，并问南北和东西界限在哪儿。阿格妮丝也不太确定，巴巴佯装对她不满。

美赫山顶点，有一棵巨大的红橡树，后一直被称为“巴巴树”。巴巴坐在树下厚厚的一层枯叶上。示意其他任何人不得坐下。他目光炯炯，表示很高兴。接着迅速起身，带大家沿尘土飞扬的土路下山。阿格妮丝的狗卡利紧跟巴巴身后。

巴巴再次召集众人，说：“今天不要期待我讲道。昨日，我告诉你们全体在此游玩放松。有件事我希望你们知道。你们意识不到，当我拥抱你们时，你们有多幸运。在印度，当我外出举行达善，在南印度安得拉邦，从东到西，成千上万人来达善，他们都非常爱我；只要我一挥手，不少人随时为我献身。然而他们却没机会被我拥抱或在我身边，因为人太多。他们刚走近我，就被身后的人往前推，再后面的人同样如此；因此他们跟我也就有一秒钟的联系，随即结束。尽管他们非常爱我，却没有机会坐在我身边或拥抱我。”

“在洛杉矶，你们都没有时间像今天这样坐在我身边。因为来的人太多，我太忙。因此，我尤其希望在这里有一天空闲。”

“你们见过我情绪变化，如在伦敦。”

埃瑞奇插话：“有时候，突然间巴巴显得轻松愉快，同时也让我们感到很开心。他和儿童打成一片，同他们玩耍，孩子般到处跑，显得非常快乐。突然，巴巴的情绪变了。在我们眼里，他很疲倦，很难受，好像发生了什么。不过，是什么我们却看不见。有时候他对我们非常慈爱——充满爱，洋溢着爱，我们感到唯一只想爱他。然而，他情绪又变，对我们严厉火暴，那种时刻，我们不想爱他，只是尊敬，等待他的命令指示。”

巴巴评论：“无人能理解我的方式。我超出了你们的理解。只有至师才能了解我和我的方式。”

巴巴继续解释：“还有一点。随着你们和我更亲密，有机会接近我，你们内里的一切好的和一切坏的，可以说火花般迸发出来。过去的一切印

象，所积累的一切虚幻事物业相，好的坏的，全都爆发出来。和我接近，和我亲密，即是改变那堆业相，有时候你会发现好坏火花直往外飞溅。”

一时，巴巴令人震惊地声明：“别再阅读。我希望你们都停止阅读——这使头脑混乱！甚至巴巴写的东西都不要读！”

紧接着，他又转向玛格丽特，揶揄：“你读了几遍《神曰》？一遍接一遍，连读10遍！”

最后巴巴通知大家：“我希望6点前回去，6点后谁也不得打扰我。你们可以收拾行李或做别的事儿。”

又有几个私下接见。之后巴巴和满德里用茶。私下接见期间，巴巴如在默土海滨所做，也理顺了一起恋爱事件。一名爱者的未婚妻，爱上了未婚夫的好友。巴巴召见三人，向年轻人解释，“你的未婚妻和你的好友彼此爱慕，但又不愿伤害你，所以我请求你释放她”。年轻人含泪答应。夕阳落下奥亥的优美群山，巴巴拍拍卡利的头，登上旅行车，说这条狗因遇见他，将转世为人。他叫阿格妮丝沿较长的海岸线驱车回去，途中多次表示，十分享受波光粼粼的蔚蓝太平洋。

巴巴讲过“火花飞溅”，访问美赫山期间，发生一件事。阿格妮丝正要离开客人去找巴巴，艾微·杜思有事找她。阿格妮丝急于离开，未满足艾微的要求，受到艾微批评。阿格妮丝怒气冲冲，来见巴巴，说：“我不是人人都爱——对此我该怎么办？”

巴巴望着她，阿迪插话说：“阿格妮丝，你人人都爱，但不是人人都喜欢！”

返回洛杉矶的途中，巴巴挨着阿格妮丝，坐在前排。她说：“巴巴，您知道艾微·杜思说了我什么……我不敢相信，但如果那是真的，对此我该怎么做？”

巴巴拍了拍她的肩膀，笑道：“我喜欢你这样。喜欢你的精神！”

这么多年之后，巴巴终于来美赫山，这让阿格妮丝格外高兴。她有点忘乎所以，开玩笑道：“您喜欢哪种酒精——烈酒，还是温酒？”（译者注：原文 spirit 有两个含义：精神，酒精）

巴巴将阿格妮丝称作“至爱的看门狗”。多年后，她得出结论，她周围有那么多伪君子的原因是：巴巴希望她盯住他们咆哮——但不要咬人！

巴士比阿格妮丝的车早到酒店，巴巴向爱者挥手，然后踏上电梯，回房歇息。

8月3日星期五上午9时，美赫巴巴乘联合航空465号班机，离开洛杉矶前往旧金山。接待委员会的希尔达·福克斯、葛莱蒂丝·卡尔和玛格丽特·波利，以及另几名爱者，在机场为他送行。希尔达带来一小束红玫瑰，作为给巴巴的告别献礼。

道格拉斯DC-4飞机一升空，巴巴就走下过道，问候每一个同行者。后来，有几人来到巴巴的座位，同他谈事，还有人给他拍照。菲丽丝·弗莱德里克打了个响喷嚏，巴巴开玩笑：“你会震落整架飞机的！”

丽翠丝·肖不经常旅行，想坐在窗边，可妹妹瑞妮占了座位，她只好坐在过道旁。她认为应该想巴巴，却感到完全“干枯空洞”。她无法想巴巴，没有甜美思绪。就在这时，母亲叫她去父亲那儿取相机。父亲坐在巴巴面前，丽翠丝趁此机会瞧瞧巴巴。巴巴有备而待。“他瞅了我一眼，咻地一下——我的心杯满溢！满满的，除了巴巴，我别无他念。”



1956年8月3日，旧金山

弗雷德·温特非特，美赫吉，大阿迪

两小时后，上午11时，抵达旧金山，巴巴受到热情的欢迎，孩子们向他献花环。天气冷，比莉·伊敦把自己的披风给巴巴，他披了一会儿，又还给她。驱车到住处，范乃思大道1901号一家新汽车旅馆，假日旅舍。（几乎每家旅馆均被预订，因当时正举办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为巴巴预定了远离中央庭院的复式套房，可他不喜欢，因为离爱者太远，也没有连接房间供满德里住。有人建议其他饭店；有人提供家庭住宅。巴巴在考验安排住宿者的耐心。

对艾薇说：“这是我的工作方式。”

之后他告诉拉德·丁普夫尔：“其他地方，安排都完美。我的要求很简单——就是两个相连的房间。但不止是房间问题，我不喜欢此地。所以，我将提早两天，于周日上午离开旧金山。”

拉德·丁普夫尔崩溃了。在洛杉矶巴巴曾指示，他希望在旧金山不宣传，不见新闻记者，以便在离美之前有更多时间与亲密者相处。这意味着临时重新安排预约见面。不过，又有改变！

巴巴突然转向旧金山安排事务负责人，卡洛琳·弗雷，说：“如果（相连房间的）那些人在明天1点之前离开，这里的饭菜可口，我就留下。”

巴巴入住临时寓所，午餐他也喜欢。后来几名爱者受召上楼。发现他坐在沙发椅上，被十来个孩子围着。他本人看上去就像天真的孩子，笑容满面。“现在，我被孩子们独占了，你们其他人没机会了。”

又说：“我也是个孩子。”

巴巴说他在此高兴，饭菜可口，愿意住下。同孩子们嬉戏玩耍了一会儿，接见未同行的旧金山爱者，给其余的人一个迅速拥抱。巴巴问伊妮德·柯菲在想什么，她说：“我在想，如果您从伊妮德中拿掉‘我’，那就是终点！”（译注：伊妮德的英文 Enid，去了 i ‘我’，剩下 End ‘终点’）此话让巴巴喜欢。

下午2点半，拉德·丁普夫尔驾驶旅行车，带巴巴参观市区。阿迪、尼鲁、艾薇和拉德的女儿黛安同行。其他人乘巴士。约瑟夫和凯芮·哈勃开自己的车。

他们访问了唐人街、渔夫码头和电报山，在柯伊特塔下车观光港口。接着，经九曲花街（被称为“世界上最曲折的街道”）前往要塞公园。突然，巴巴转向拉德，说他必须在4点前赶回旅馆。

当时是3点45分，巴巴叫他找到那辆巴士，通知其他人。拉德怀疑他如何两者兼顾——找到巴士并在4点前回到旅馆。那辆巴士不见踪影。不过最终找到了，并飞速驱车赶回旅馆，于4点前抵达。

大家回来后，再次被召进巴巴房间，看见他板着脸。原来大家匆匆离开柯伊特塔时，登塔的“火花”卢克丝、小塔拉·弗雷落下了。

职业室内设计师，弗雷德·弗雷，头一天用好几个小时装饰会议室。有人将室内植物全部放进冷库，加以保护，结果都冻死了。弗雷德只好大

老远回家再运一些。他返回后，巴巴叫他带路去会议室，弗雷德却找不到了。

“弗雷德现在成了我的疯弟子之一！”巴巴调侃。在会议室，大家坐在巴巴面前，巴巴倚在躺椅上，背景植物和鲜花摆设漂亮。巴巴宣布：“当你为我发疯，真正疯狂，不是世俗意义上的疯狂时，你便找到我。只有那些爱我爱得发疯者，才能找到我！”

因晚上要去看白雪溜冰团表演，巴巴说：“全体必须呆到演出结束，即便我提早离开。”

当晚，前往牛宫。巴巴身裹红羊毛外套、白棉裤、红佩斯利围巾和羊毛袜，抵御寒雾。等车时，又开玩笑试了试夏闵的白色皮帽。一到，巴巴就问露丝·怀特在哪儿。并要吉蒂打电话到旅馆找她。

巴巴确实决定提早离场，拉德开车。拉德身体不适，巴巴叫他服两片安乃近，直接上床睡觉，早晨看医生。

在房间巴巴躺下休息。房内有电视机，巴巴指示守夜的埃瑞奇，可以打开电视，调到静音消磨时间。凌晨2点半左右，埃瑞奇正看电视，电话铃响了。是纽约的哈里·肯莫尔。没人通知他可以陪巴巴到加利福尼亚，他问可否立即飞来。巴巴打手势让埃瑞奇告诉肯莫尔：“现在别来。你将有很多机会来我身边。”



1956年8月，旧金山，假日旅舍

8月4日星期六上午9点半，巴巴来到会议室，在屏风后面接见访客。来见巴巴者多数是旧金山的苏非，但也有许多其他人——包括巴伽特·S·辛德，一位信爱古鲁那纳克的锡克教灵性导师。巴巴的一些爱者（如约瑟夫·哈勃）在接触巴巴之前，曾受到他的很大影响。巴巴接见了所有的人，邓·斯蒂文思宣读《神的神圣业务》讯息。

这天见到巴巴的，还有一位学者，曼莫施·恰特吉，在俄亥俄州安提亚克学院做过社会学教授，也是阿格妮丝·拜伦的好友。有好几年，阿格妮丝一直试图说服“恰特”见见美赫巴巴，可他总嘲笑说：“你们西方人太蠢了！追捧这些大人物，不知会有什么后果。在准备好让生活天翻地覆之前——离他们远点！”

完全出于巧合，那天上午11点，恰特吉打电话邀请阿格妮丝出去用午餐。阿格妮丝大为光火，威胁说：“你不来见美赫巴巴，我永远不再跟你说话！”于是，他勉强来到旅馆。正是午餐时间，但阿格妮丝请求阿迪，让恰特吉进去。他们在巴巴房外的长凳上坐着。阿迪报告巴巴。巴巴出来，用双手握住恰特吉的手，领他进了房间。叫阿格妮丝在房外等候。

半小时后，一贯身子挺拔、颇具军人气度的恰特吉，几乎佝偻着腰走出。阿格妮丝把他领到她的房间。恰特吉几近丧失知觉，喃喃自语：“我必须来！我必须来！”少顷离去，后来给巴巴寄了一本他的书。没多久，阿格妮丝获悉，他身体左侧瘫痪，不久去世。医生未能诊断瘫痪原因，其中一位认为他遭到“某种震击”。

34岁的赫曼·阿瓦拉多，1950年通过苏非同修约瑟夫·哈勃听说巴巴。这次巴巴访问旧金山，他和家人首次拜见。单独接见中，巴巴慈爱地看着他，说：“我将帮助你找到你所渴望的。”次日，巴巴又接见了赫曼，以及他太太海伦。他把他俩的头拢在一起，说：“神娶了你们俩。”

午餐后，巴巴和菲丽丝·弗莱德里克开短会讨论《唤醒者》期刊。对菲丽丝完全刊载巴巴文献，资金短缺仍坚持办下去的决心，巴巴感到满意。告诉她：“我放弃肉身后，一切都会弃置——书籍、册子、刊物。我会帮助你。”

接见继续进行。邓·斯蒂文思宣读几篇短讯，后来发表于《生活极致》一书。

8月4日下午4时，巴巴和满德里访问萨特街406号的苏非教再定向中心。巴巴亲自坐到主席座位上，交叉食指形成十字，阿迪翻译说：“我是基督——毋庸置疑。当我打破沉默时，全世界将会知道这点。”

艾微啜泣起来。巴巴叫她过来，坐到他身边。他把手放到她头上，默默赐予她力量与指导。“现在我已祝福此地，”巴巴告诉她，“尽量保留下来。”

巴巴回忆到1926年的一件事，当时他刚结束了在美拉巴德山墓穴里一年的禁食闭关。他叫满德里使劲推倒他。20来个男子一起用手推他的后背，他却纹丝不动。而巴巴仅靠咖啡生活了6个月！

阿迪补充说，早年间巴巴很早起来唱歌：“他的嗓音浑厚柔润。”

之后巴巴驱车回旅馆，到拉德·丁普夫尔房间探望。拉德患了急性肺炎。“你不为生病高兴吗？”巴巴问，“巴巴亲自来探访你。”拉德无助地笑笑。巴巴对他妻子比伊作了指示，并说不出两日他就会好。令医生惊奇的是，正好两日拉德彻底康复。巴巴后来透露：“拉德的病是我促成的，以使他免遭一场几个月内远为重大的灾难。”

巴巴慈爱地为拉德14岁的女儿黛安赐名“3B”——巴巴的心爱宝贝（Baba's Beloved Baby）。并告诉3B：“我下次来，将召你去印度。”

8月5日星期天，菲丽丝·弗莱德里克、阿黛尔·沃尔金、比莉·伊敦和贝丽尔·威廉姆斯，一早就被召到巴巴房间。巴巴与她们交谈了一会儿，又召来艾微和邓·斯蒂文思，说他希望他们在5个月内将他在旅行期间授述的全部讯息出版成书。（1年多后艾微才得以出版《生活极致》。）

巴巴接着召见所有的人，谈了他下面的计划：“昨夜我作了全面考虑。我必须处理大量宇宙工作。对我将在闭关后召开的聚会作了决定。决定聚会将于1957年11月7日开始。我将给希望邀请的西方人和印度人寄指示。这些指示包括通知西方组，应何时到，逗留多久……一个月。我将于1957年3月给所有受邀者寄出指示，并期待他们的尽早回复和建议。期待提早

回复是为了安排膳宿。来自世界各地的团体必须逗留一个月。德纳，大声复述一遍，让火星人都能听见你的话！”

德纳用洪亮的声音，尽其所能，联系火星入！

伊丽莎白·帕特森问：“我们现在可以回复吗？”

巴巴继续解释：“我需要6个月的时间作安排。从印度各地会来很多人——所有的印度团体——将需要时间为他们做安排。邓，大声复述一遍，让海里的鱼儿都能听见你的话！从头开始。巴巴听不到，一定是雾太大！”

随着邓复述，笑声雷动。气氛里有一种巨大、难以抑制的兴奋。至爱终于召他们去印度了。

巴巴继续：“每个人都须支付自己的旅费。能负担者可于2月15日后为聚会捐款。也邀请印度团体捐款。一个月的住宿安排将需要可观的一笔费用。”

本·海曼问：“聚会专为男子举办？”女子中发出抗议喊声。

巴巴回复：“上次印度女子们对我不高兴，因为无法（履诺）让她们参加撒晤斯。下次聚会包括男女。将是我史无前例的活动。我还会邀请七个我最爱的圣人。”

“将有90%女子和10%男子。”巴巴戏谑。

玛莉安·弗洛雪姆问：“我们要筹集多少钱，巴巴？”

“两千万美金！”他开玩笑，“你和艾微得做这事！”

上午8时许，大家解散去用早餐。当天上午，巴巴、满德里和另外几人，访问了艾微·杜思家（伍德赛德，老本田路45号）、邓·斯蒂文思家（门罗公园，橡木地323号）和弗雷德·弗雷家（希尔斯堡，万宝路大道1326号）。在艾微家，巴巴走遍整栋房子，手指不停地工作。

去门罗公园途中，邓·斯蒂文思解释，他选择房子时，考虑到巴巴团体聚会，因客厅宽敞可爱，他觉得会制造完美的氛围。后来邓自嘲道：“可巴巴给了我教训，别试图替阿瓦塔出主意！”巴巴从外部一视察完，手就在空中一抹，叫他尽快卖掉，令邓震惊不已。

全体在弗雷德家用午餐——米饭、意大利面和虾米。弗雷德雇了个叫罗伯特的菲律宾仆童，后来发现罗伯特和他全家都知道巴巴。

有一次，罗伯特告诉弗雷德：“（菲律宾）群岛很多人知道：主在地球上。”

巴巴回到饭店，玛格丽特·克拉思科的芭蕾舞学生获得承诺已久的为他表演的机会。巴巴在默土海滨曾问他们：“你们想为我跳舞吗？”并叫他们在两天内准备好。尽管他们来时未做准备，仍去海边排练了一出舞蹈。没有音乐，他们就哼唱和拍出节奏。巴巴却没叫他们表演。到了旧金山，才通知他们：“明日下午2点，为我跳舞。”

巴巴关闭了接见室给他们用。在场者只有巴巴、满德里、玛格丽特和比莉·伊敦。玛丽·阿黛、特克斯·海托华、邦蒂·凯利和彼得·索尔表演了苏格兰高地舞，特克斯和邦蒂跳了“黑臀舞”。随后是玛丽·阿黛的单人舞：《午夜太阳之地》中的“阳光少女之舞”。彼得·索尔带了不同的鞋，也为巴巴跳了独舞。每一个舞者都得到巴巴的热情拥抱奖励。巴巴开心又放松，评论：“我只想这样一直看跳舞！”并和玛格丽特及舞者一起摆姿势，让夏闵拍照。后来他在房间让舞者和他独处了几分钟。同他们开玩笑，并故技重施捉弄玛格丽特，出其不意地拍她的脸。

有很多次，巴巴多次接见个人或两三人小组。他敦促一个男孩：“要越来越爱我。”

对另一人，巴巴说：“我是天真的孩童，也会让你变得天真。”

对一个新来者，巴巴说：“要明白，我在每一个人里面。我不只是这个身体。我是海洋。你若强烈爱我，将会发现我无处不在。”

对一个没有家庭关系者，他说：“你不知道，无牵无挂是多么幸运。”

对前来的三个未婚姐妹，巴巴建议：“内心保持纯洁。”

比莉·伊敦几乎呜咽着对巴巴说：“有人对我说，您不是我的大师！”

“大师，大师！”巴巴生气地答复，“大师与此毫无干系！我是你的上帝！”

一个年轻的消防员带来水果礼物，问巴巴：“我怎样才能心灵更开放，更爱？”巴巴叫他午夜念 100 遍他的名。

一直反对巴巴的一位女子，这天会见后，含泪坦白：“除了那位美男子，我别无所思。我必须承认，我原先有点成见……自从见到他，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向神祈祷，请求宽恕。”

巴巴问一个小女孩：“你爱我吗？”

女孩答：“你爱我妈妈，我就爱你！”巴巴的微笑让人迷醉。

下午 2 点半，美赫巴巴接待委员会召开会议。玛莉安·弗洛雪姆宣读财务报告和最后余额。巴巴评论：“大家信任你，我也信任你，故一切都好。”艾薇代表全体感谢玛莉安。伊丽莎白·帕特森站起，代表大家对巴巴的来访表示感激。

巴巴回应：“当我看到你们对我的爱和感情海洋，无限爱洋便被其爱者之爱搅动。你们的爱在那个海洋激起波浪。你们不知有多少。

“过去这些日子，一切皆按我的神圣计划进行。有你们给我的爱，我感到无比快乐。”

接着是宣读三篇讯息：《生命的神圣一体性》、《一切皆内在》和另一篇。

3 点 15 分，全体重新在巴巴房间集合，进一步讨论印度之旅。巴巴详细说明：

我知道你们大多数人囊中羞涩，就像我一样。我虽是宇宙之主，口袋一直全是破洞！你们往返印度的费用会有困难。你们中少数人，或许能在旅费之外，为聚会捐献些什么。我知道，一无所有者捐一元钱，相当于富有者捐一百万。聚会期间，我还有其他计划要实施。这次聚会具有灵性意义，可能震撼全世界。记住莫在 2 月 15 日之前寄捐款，因为我在闭关。把捐款寄给阿迪，但要在 2 月 15 日之后。15 日之后，如果我看到捐款足以支付整个聚会的花销，就批准举行。若资金不够，阿迪将退款给捐献者。对印度的捐款者同样如此。

不是我不召集聚会的问题。我希望你们全体参加，因为该聚会具有重大的灵性意义。我打算召集印度所有的爱者、工作者、信徒和圣人。他们参加聚会，花费不大。膳宿容易安排。但对西方人，因他们的生活标准更高，住一个月花费很大。我希望受邀者都来。700年内将不复有这样的机会。聚会之后，谁都难说能在西方再次见到我。

伊丽莎白显然为灵性中心捐了款，但巴巴说：

我需要钱举行聚会，但绝不可让默土海滨中心受影响，因为在我放弃肉身后，它将成为朝圣地，它拥有巴巴的心。伊丽莎白对我的服务、深爱 and 奉献无法言喻。除了中心，她为我做了那么多，你们所知甚少。

他继续对大家说：

我不希望你们为支付旅费或捐款借钱。不过，你们可用分期付款购买机票。捐款还要附上“这是给美赫巴巴的无条件礼物”，直接或通过团体领导，寄给阿迪·伊朗尼。

2000年前，我作为基督，曾说：“变卖一切，跟随我。”如今，我召集这次聚会，对我的爱者说：“变卖一切，交给我，因为我是穷中最穷。”这次聚会上，我打算在一定程度上示现自己，让人瞥见一下我的神性。如果你们都能在场，我会感到很高兴。

谁都不要开始募捐。不要上街乞求捐款。只问那些爱我者，怀着爱来的人。谁若什么都捐不了，也不要有一丝担心。最要紧的是爱。你爱我，已经有所给予。如果你有孩子，尽量安排好有人照看。聚会不能带小孩。将持续一个月。能逗留一整月者才能去。假设有25天我同你们一起玩耍，然后在第26天，我让你们瞥见一下我的真相。这个礼物我怎能推迟？你们都要来一整月。只有受我邀请者才能来。其膳宿费用，将由那儿的委员会负担。

巴巴列举了“必须来”的人，以拳击掌强调。“伊丽莎白毫无疑问。露丝·怀特，即便快要去世。哈里·弗洛雪姆只要不死，就得来。对弗兰克·亨德里克，要付出真正努力。本·海曼……”

本接话：“我要不去，就不正式了！”

巴巴继续：

这个屋子里的人都已受邀，对你们不会另发邀请，只有指示。对符合我的服从和爱的条件，并能负担费用的其他爱者，团体领导应列出名单。

这次聚会极其重要，对你们决非一次轻松野餐。我回到印度 5 个月，将承受很多痛苦，为全世界辛苦工作。所以我说，都不可在 2 月 15 日前寄捐款。2 月 15 日前将发生什么，甚至无人知晓。

当天下午，比伊·丁普夫尔带达文·肖全家去了缪尔森林公园。返回后，珍妮请求并获准给巴巴一个红杉做的小蛋杯，这是她在礼品店买的。她开始热情洋溢地对巴巴讲缪尔森林公园，有一棵最粗壮、最古老、最高大的红杉。最后说：“至古者应到我们在缪尔森林公园见到的那棵古树下坐一坐。”次日上午，巴巴宣布，全体和他一道前往。

下午 6 点半，巴巴要菲丽丝、阿黛尔、贝丽尔、比莉和西维亚，把她们写给美媞和玛妮的信读给他听一听。并对她们说：“我听到在澳大利亚为我安排的活动，感到很累。我没时间放松。唯一的放松是让爱者感受我的爱。你们不要对我离开感到难过。我们将在印度相聚。想想印度的聚会。”

当晚，巴巴到联合大道附近菲尔默街的小人国剧院，观赏莎士比亚戏剧《仲夏夜之梦》的木偶剧演出。这是世界上最小的剧院之一，在剧院休息室巴巴开心好玩，试戴伊丽莎白的帽子。小剧院被巴巴爱者占满。巴巴坐在后排，丁普夫尔之女 3B 坐他身边。20 分钟后（第一幕结束）巴巴离开。不过爱者按他的希望，留下看完演出。

当天深夜，假日旅舍遭抢劫。次日，8 月 6 日星期一早晨，经理有机会见到巴巴，通报此事，还说他确信，因巴巴在场，避免了更严重的损失。

早餐后，美洲的世界灵性联盟在巴巴的套房召开短会。之后巴巴同满德里和艾薇，到入境管理处，办理护照签证。

返回后，召爱者到楼下会议室。巴巴表情严肃，说：

昨夜，我片刻没有休息。在工作。因为这是最后一天，我考虑尽可能多和大家在一起，也许一同开车兜风，因为明日我要离开了。可今早，在钱、财务等方面出现问题。我希望对此澄清。接待委员会事小。如果这次小小的旅行都产生混乱，你们将怎么处理大事——印度的聚会？

当我下到你们的层面时，因此造成的熟悉和亲密，使你们完全忘了我的神性，忘了我知道每件小事。当我和你们坐在一起，询问你们的健康等等时，你们忘了必须告诉我每一个细节，同时你们也忘了我知晓一切。

假设我说不要担心你的孩子！你必须相信我的话，因为这来自神。因为我就是！神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神一定是知一切人，做一切事。因此，当他说“不要担心你的孩子”时，就意味着你不必担心。假设我转动钥匙，明天发生地震，五分钟之内你们全部消失。那时你对家庭和子女的种种担心怎么办？所以我说，遵从我的话，无论我给你什么指示。这是唯一需要的。

巴巴叫玛莉安·弗洛雪姆对接待委员会的账目作详尽说明，接着又解决了有关摄影机的争吵，叫相关者畅所欲言。中间，巴巴说：“没人想重视我的意愿！让你们的意愿实现好了。”

其他人默默坐着，都感到自己的业相也在受攻击——即便是间接地。

巴巴继续：

让你的心对巴巴的全部决定保持清白。不要让误解持续下去。如果你们都相信我是基督——我也确实是，那你们就必须服从我，必须爱我。如果你没准备好服从我，或者有怀疑，想执行自己的意愿，那你必须离开我。你如果爱我，就必须紧紧抓住我。今早我为用早餐之事教训了满德里半小时。

埃瑞奇解释：“我们早晨应该用茶或咖啡，然后下午用午餐。可今早，我们要了第二份早餐。”

我告诉他们：“你们若是想帮忙，就不可这样使用捐款。”
满德里离我近，知道我是基督。不该要早餐。世界上多数人每天只吃一顿饱饭，印度很多人连这个都没有。

你若要紧跟我，就必须心灵纯洁。有时相信有时怀疑，毫无用处。那样最好是离开我；这样你可以自由地在世间生活。你若是想爱我，就不要在你们中间制造混乱。你们都爱我，不过你们互爱则是最大地爱我。如果你们背后说别人，怎么去对世人讲我的爱？如果你们无法按我的要求去爱我，最好是不要对世人谈论我。

让我们结束所有的虚伪！让虚伪从你们心中彻底消灭！我很想看到那样。你们要众人一条心，清白的心，没有偏见。明天我就要离开你们大家了。今天是最后一日。现在我们做一次忏悔。
谁能念《忏悔祷文》？谁有祷文？

没有人能背诵祷文。有人跑到办公室去取。念完之后，巴巴说：让我们请求神宽恕我们的误解、不必要地伤害他人感情以及我们的缺点。愿神将巴巴拥有的无限耐心赐予你们百分之一！让我们求神宽恕。现在，一个接一个拥抱我。

慢慢地，大家排成队，一一拥抱起身站在桌旁的巴巴。这将是每个人的最后拥抱，因为巴巴次日离开，他说过之后不许谁再拥抱。

聚会结束前，吉蒂悄悄出去为巴巴准备午饭，因此错过了忏悔和拥抱。巴巴训斥她：“我要你去做饭，整个时间忙着做事，还是要你尽量多和我在一起？”随后宽恕并拥抱了她。

巴巴曾答应达文和珍妮·肖的提议，当天游览缪尔森林公园。这因会议而耽搁，但很快全体乘上巴士，驱车经金门大桥，上了塔玛佩斯山。巴巴乘轿车前往，首先在（法克森大道 837 号的）约瑟夫和凯莉·哈勃家停下。巴巴视察了整幢房子，发帕萨德，还在约瑟夫最喜爱的椅子上坐了坐。

到达缪尔森林公园后，巴巴叫肖夫妇领路，进高耸的红杉森林（自然界最古老的植物），带巴巴看那棵古树。孩子们像快乐的小鸟一般围着巴巴，挽着他的胳膊。露丝·怀特回忆，走在红杉林间，“仰望着这些高耸入云的红杉树，我们认识到，身边这位的灵性高度，一如这些红杉，超过地球上任何生物”。

巴巴在那棵有 1800 多年树龄的巨大红杉前暂停片刻，在树干的空洞里坐下。合上眼，仿佛佛陀归来，坐在神圣的菩提树下。达文拍了照。之后巴巴站起，打量那棵树，似乎没兴趣参观公园其余地方。他问吉蒂午餐安排，听说已过了时间，便示意大家回去。



1956 年 8 月 6 日，缪尔森林公园

下午巴巴继续接见。把肖全家召进他房间，和他一起用茶。埃瑞奇侍奉。讨论了丽翠丝矫正视力的眼部手术，巴巴决定手术应该按计划进行。安慰她：“别担心，一切都会好的。你的眼睛会康复。不要有任何顾虑。”巴巴将一个重重的塑料书镇放在手里握了一会儿，抛给她，叫她在医院时随身带着，并叫她在 9 或 10 月的某些日期之间做手术。（注：正如美赫巴巴所言，手术使丽翠丝的眼睛完全恢复正常。通过眼疾和手术，丽翠丝体验到与巴巴的更深内在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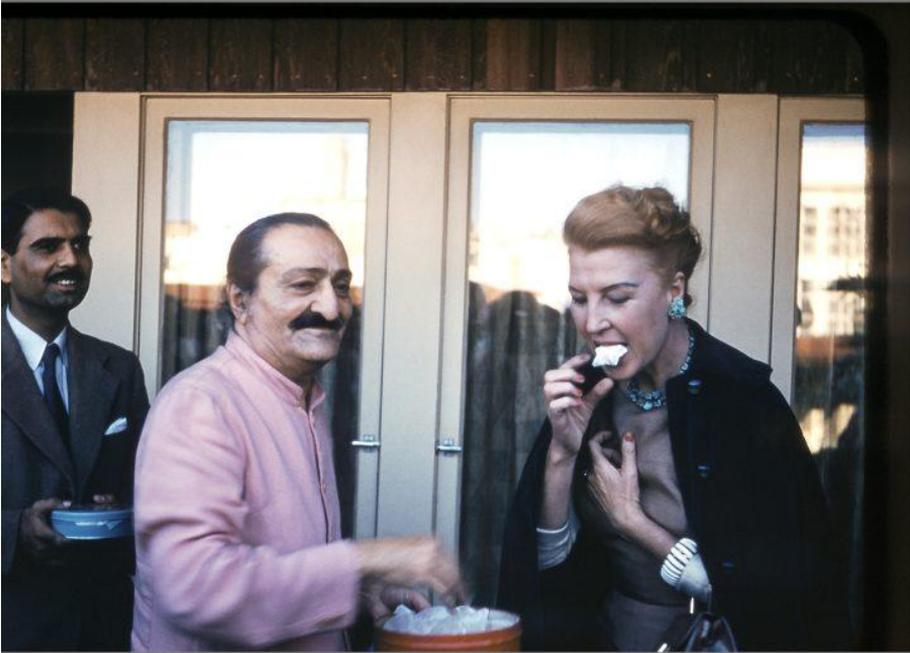
后来，只有珍妮·肖在场时，巴巴又问她：“你是否意识到我让你为我洗衣意味着什么？”

珍妮不知该说什么，只是回答：“不知道，巴巴。”巴巴似乎困惑地望着埃瑞奇，珍妮继续说：“可我感到莫大的荣幸，很高兴把这工作视作对我的恩赐。”

巴巴显得满意，打手势：“答得好。”

由于这项工作，珍妮错过了一两次与巴巴共处的“良辰美景”；可巴巴总是予以补偿。一次，他在所有人离开屋子后，一直等到她来。另一次，他在上午同满德里访问爱者家之前，在旅馆外坐在车内等。看见她，叫她过来，吻她的脸。随后迅速驶离。

下午4时许，巴巴拿着一盒曲奇饼干走出房间。他给大家每人一块撒糖屑的星形饼干，还用粘满糖粉的手指，给贝丽尔·威廉姆斯脸上画了白胡子；开玩笑地在伊妮德·柯菲和玛格丽特·克拉思科腮上点了点，并拥抱拉德·丁普夫尔的姊妹埃莉诺·史密斯。巴巴希望大家当天提早半小时，于5点半而不是6点解散，并不停地询问时间。



假日旅舍；上：“能量”弗洛雪姆
下：玛格丽特·克拉斯科、伊妮德·柯菲、阿黛尔·沃尔金、贝丽尔·威廉姆斯

8月7日星期二早晨，巴巴最后一次在房间召见亲近爱者。再次强调不要拥抱他或献花环。菲丽丝·弗莱德里克将带来的花环放在桌上。后来巴巴戴上，接着把花环给了女孩“3B”。

尽管即将离开，巴巴仍然接见了几名新来者，包括一位在纽约错过他的女子。当天来的另一位女子，曾被告知她必须属于某个团体，才能参加聚会。巴巴让她放心：“我的许多跟随者不属于任何团体，却属于我的真正团体——它包括了我的所有爱者和我的所有团体。我的真正中心是每一个爱我者的心灵。”

身体已康复的拉德·丁普夫尔，驱车送巴巴和满德里去机场。巴巴不喜欢气流，叫他摇上车窗。可拉德为巴巴开车，太过激动，老是习惯性地往下摇车窗！巴巴不得不每次叫他摇上。“现在我每次坐进那部车，摸到车窗摇柄，就想起他”，拉德后来说。

全体爱者都跟随巴巴到机场为他送行，但按之前指示，巴巴禁止任何人拥抱他。当一名女子嚎啕大哭，哀求拥抱时，巴巴皱眉。不过，他会慈爱地拍拍这个的脸或那个的下巴，仿佛说：“要勇敢！振作起来！”

一位陌生人停下，被巴巴的容貌和爱者们对他的专注打动。“他会是谁？”他问。

比莉·伊敦后来回忆：

“人人都眼含泪水，因为巴巴即将离开。我很自豪，心想：‘我没哭，也不会哭！’并且做得很好。我们将巴巴围在中间，其他人都泣不成声。突然，巴巴把手放在我肩上，‘哗…’眼泪唰唰掉下。巴巴想打动你，就打动你；你无路可逃！”

对这个最后分别和心碎场面，菲丽丝·弗莱德里克后来描述：

“出发时间很快到了。巴巴走下停坡道，几十只手伸出向他道别。他紧握一个人的手，接着另一人。一个女孩跑下通道到他前面，往他头上挂了一只兰花花环。他拥抱了她，把花环还给她。接着，真正的告别时刻来了，我们望着他走上登机梯，进入大型远洋客机。从第三

个机窗，他神圣的手朝我们缓缓挥动。现在，泪水再也止不住，流下我的脸庞。漫长的分离复又开始。”

访问澳大利亚

1956年2月伊娜·列蒙在印度首次见到美赫巴巴，她离开孟买之前，美赫吉鼓励她邀请巴巴访澳。伊娜对这个主意甚为狂热，在巴巴生日那天返回澳洲之后，对弗朗西斯·布拉巴赞等谈了此事。有人认为时机不成熟，有人则对至古者“南下”的前景格外兴奋。伊娜·列蒙给巴巴寄了正式邀请函。回信说，巴巴接受了邀请，将在返印途中访澳。

期间，玛妮在1956年7月4日给艾微的信中，谈到弗朗西斯·布拉巴赞对正式邀请巴巴访澳的反应：

弗朗西斯对澳大利亚的任何人“要求”巴巴访澳的主意相当不快。他深深理解巴巴和他的方式，有的部分我实在是喜爱，引述如下：

“难道巴巴不是神？难道这同一位神没有对我们说，亲自告诉我们：不要向他提任何要求，他会在自己的时间，给我们每一个人，他认为合适给的东西？难道他没有叫我们交给他，他是拿取者——将从我们这里拿取，直到我们一无所有，只剩下神？”

关于向巴巴提要求，弗朗西斯说：“……因为他不是应该被要求的，而是应该被爱、被服务、被给予的，直到你的整个生命成为对他亲爱本人的活献祭……我不止一次，而是一直对每个人进一步解释：我观察到，巴巴出于大仁大慈，经常——即便不是次次——迁就人们的意愿，做他们希望他做的事，而这样做未必是真正的做。而当他自己出于爱、意愿或希望，主动去做或说什么时，那个做或说，才是真正的做或说。”

他最后说他们是多么希望巴巴来：“因为除了对我们自身的利益，我们还相信一个从未被至师圣足踏过的国土，是僵死之国；相信这样的尊者光临一地，是在该国播下种子，最终将使之在真正意义上焕发生机与文明。我们希望巴巴来，但我们希望那是真正的来——源自他亲爱心灵生出的慈悲，而非我们的要求……”

玛妮在信中最后写道：

我还可以补充一点。我（给弗朗西斯）发了电报：“巴巴对你的精确理解极为满意。他现在宣布他真正访澳五日的决定。通知每个人。”（语言不一定准确，因我凭记忆写的，但大意如此。）

1956年8月7日上午11时，美赫巴巴，由埃瑞奇、阿迪、尼鲁和美赫吉陪同，乘泛美航空841班机，从旧金山飞赴澳大利亚。下午5点15分，抵达夏威夷的檀香山，经停3个半小时。满德里问可否出去走走，而不是整个时间坐在候机楼。巴巴答不行。这是国际机场，他们可坐着观察人群。于是都坐着。

几分钟后，仿佛从天而降，一对夫妇站在巴巴面前，谦恭地鞠躬，巴巴亲切地拍拍他们。他们说家就在附近，问巴巴愿不愿来家作客。巴巴谢绝，但安慰说，他们的爱让他感动。过了不一会儿，夫妇俩离去。满德里以为这就是巴巴等候的原因，复问他们现在可否出去散散步。巴巴再次说不行。坐在机场里，让阿迪变得焦躁不安，为首请愿。

1小时后，那对夫妇折返——这次提着棕色纸袋，装满给巴巴和四名男子的食物。恳求：“这是给您的点心；不吃点吗？”巴巴、埃瑞奇、尼鲁、美赫吉和阿迪用了点心。之后巴巴同意去海边散步。可散步时，满德里又担心会错过飞机，因起飞时间快到了。

晚上8点45分，他们继续乘泛美841班机，飞离檀香山。次日凌晨3点，在坎顿岛停留1小时。然后越过国际日期变更线，因此在飞机降落斐济岛苏瓦加油时，已是8月9日星期四上午8点15分。他们下飞机，用咖啡和松糕。天气晴朗。上午9点45分，再次起飞，于当天下午3点45分，抵达澳大利亚悉尼的马斯考特机场。

在机场迎接巴巴的是弗朗西斯·布拉巴赞、比尔·乐裴基、布鲁福德一家和其他爱者。尽管机场出口有很多接机者，巴巴却在人群中个别问候每一个爱者。有位爱者说，对巴巴怎样“完全知道哪个人是他的”，他们深受感动！比尔·乐裴基，驾驶凡·弗兰肯伯格男爵的黑色凯旋牌轿车（注：凡·弗兰肯伯格男爵，1930-1940年代澳洲苏非教领袖，未见过巴巴，1950

年去世。巴巴乘的车是男爵遗赠给弗朗西斯·布拉巴赞的），将巴巴接到悉尼北郊灯塔山上的美赫屋。这所房子是弗朗西斯、亚当斯夫妇等为巴巴建造的，在此迎候巴巴的有悉尼团体的其他人，墨尔本的几位，堪培拉、纽卡斯尔和阿米代尔各一人。巴巴拥抱了每一个，之后进屋洗漱，用晚餐。弗朗西斯不知道巴巴喜欢吃什么。他吃过劳娜·洛兹的印度咖喱，便叫劳娜做一份咖喱饭准备好。巴巴抵达灯塔山不久，要晚餐，劳娜端上咖喱饭和她去年夏季制的芒果糖水罐头。巴巴对劳娜的咖喱饭很满意，要她也为满德里做些。（后来还叫她把菜谱寄给女满德里。）

巴巴的房间 30 英尺长 20 英尺宽。四面墙体是弗朗西斯手工砌的砂岩，一面大窗将市区和海港一览无余。弗朗西斯在东面墙上临时竖起画板，让（住在不远处的）弗朗西丝·李画上描绘巴巴作为宇宙创造者的壁画。巴巴欣赏此画，但指示弗朗西丝·李把一只鹿的形象改成猿。这片四分之三英亩的土地，是 1949 年为巴巴购置的，资金出自凡·弗兰肯伯格男爵和其他苏非。在此居住的比尔一家腾出房子，供美赫巴巴使用。来参加聚会的爱者大多数住在美赫屋旁边的一间大棚和三个帐篷里，其余的住在半英里不到的两家爱者房子里。当天夜间，巴巴传话，给儿童盖好被子御寒。



1956年8月9日，悉尼机场

次日，8月10日星期五上午，巴巴召开“工作会议”。出席者有埃瑞奇、弗朗西斯·布拉巴赞、比尔·乐裴基和罗伯特·洛兹。巴巴要弗朗西斯汇报在澳洲以巴巴名义所做的工作。巴巴随后说明访澳原因：“首先我是为在这个国家播下爱种而来；其次，是来访问并居住你们用那么多爱为我建的房子；第三，使那些对我有一些爱、为我做了一些工作的爱者，更深地爱我。”

巴巴坐在床上，双脚轻摩地毯。会议期间，他说：“比尔是弗朗西斯的右手。罗伯特是弗朗西斯的左手。”会见结束时，巴巴说：“我知道，你们三个永远不会离开我。我知道，你们将跟从我到底。”

巴巴让比尔·乐裴基的三个孩子露西、詹妮、迈克尔和其他孩子来，和他们做游戏。

接着召见全体。一一被介绍给巴巴。巴巴问：“谁睡得好？……谁没睡好？”几人举手。

又问：“是在想巴巴？最好不要醒着想巴巴。睡眠时间要用于睡眠。应该睡觉。但若睡不着，也别担心考虑：我得睡，得服安眠药。那就利用这个时间想我。”

之后巴巴问：“谁愿爱我？”有一人未举手，巴巴问原因。

“我觉得爱得不够。”那人答。

“假设我要你把孩子扔到海里，你有足够的爱那样做吗？”那人说，假若巴巴命令，他会为巴巴那么做。

巴巴谈到爱：“爱意味着不惜任何代价履行至爱的意愿。”

他转向另一人，问：“有爱之处，会有怕吗？”

“也许怕让至爱不悦。”那人回答。

“那完全是一种不同类型的怕。”巴巴说。

他继续：“今天在此和你们一起，在你们为我建的房子里，我很高兴。要充分利用在我身边的这个机会。”

巴巴爱抚两个孩子，说：“必须记住：在爱中要么变得像小孩，要么像老人。”

接着他又谈到来年在美拉巴德召开的大聚会，还向在场者保证，他也会邀请一些澳洲人。

之后巴巴谈到两类自我：

自我有两类。一类，也就是假我，有不计其数的欲求。它说：“我是男人——我要这；我是女人——我要那；我病了——我疼痛；我想开心——我不开心；我妻子不爱我；我很富有；我很贫穷。”

总是“我”。但它被歼灭时，便发生转化，假我被真我取代，从而获得“我没有欲求”的体验。“我无限；我与神为一；我是基督”——那是真我。

巴巴转向一位在场者，对他说：

你因读过并理解唯有神存在，而宣称“我是神”。但这种“我是神”宣称不堪一击，因为你和你的心没有结合——不是一体。这种宣称归因于念头。有思想，就意味着有二元。这里没有直接体验，他是通过对神的一体性的理解，体验到一体性的概念；因此这不是真体验，不是真我。不能有任何妥协；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只有一个神，人必须与神合一。你不可以做世俗人同时又与神合一。

你若是证悟了内在的神，而我们知道神无所不能，那你一定也无所不能。那你为何感到无助？这种无助的根源是什么？要慢慢来。努力接受和消化；如果你努力，那会逐渐地展现。慢慢来，那会逐渐地揭示：我乃宇宙之主。

我永远是同一个永恒者，在一切众生万物里；因此你们都是神，而你却感到这么无助。何以如此？因为有某种面纱将你与神隔离。你自己就是该面纱，这个自我面纱你无法揭开。你小小的眼睛能看见包罗万象的天地，却看不见自身。需要镜子才能看见眼睛本身。当我的恩典之镜降临时，一瞬间揭开你的自身真我。

然而，怎样才能获得我的恩典？这极其困难。百万人中只有一个能获得。你必须将自己彻底淹没于我的爱洋，才能在那里找到我的恩典。如果你不忍心淹没自己，则会有妥协。如果你想发现我的真面目，就不能有任何妥协。要把你自己淹没于这个爱洋！

这种爱是什么？有宏篇巨著论及爱，却不能给你爱。爱想献出自己。它不想为自己要求什么。只想给予。比如你有妻子，你非常爱她，想把她占为己有。你对她爱得很，不想片刻与她分离。甚至她和别人说话，你都感到失落。这种占有性的爱，尽管也是爱的一种形式，却不是真爱，因为有一样滋生嫉妒和恐惧的东西——占有欲。你考虑的不是妻子的幸福，而是自己的私心。

在我们所谈的神爱中，有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是对合一——对同至爱结合的渴望；当然，其中也有渴望：“我想与神合一。”但在第二阶段，爱者对至爱一无所求。他满足于在一切

情况下取悦至爱。这是唯一堪称真爱的爱。在所谓的爱中，找不到持久幸福；只有苦与乐。你一旦体验极乐，它便持续不断。

巴巴接着讲了三个求道者的故事：

早年我在印度施达善，人们会从周边城镇乡村赶来。我对你们讲讲三个来者。第一个人来说：“我什么都不要，巴巴。”我很满意。他接着又说：“巴巴，我身体不好。我只要健康。别无他求。”对我细细道来种种难处——他的一大家人和财务麻烦。之后说：“我要求不多，巴巴；只要件小事情。我要神。”

最后，我对他说：“你要健康、自己的和家人的健康，除了这一切，最后还要神。没别的要求了？”

第二个人说：“我想永远和您在一起，巴巴；服侍您，天天在您身边。我现在已和世界撇清了关系，什么都不要。您只要管我吃饭穿衣，我就留下服侍您。”我让他留下。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我还有一个牵挂；等我摆脱了，再回来，跟您一起生活到最后息。”该牵挂是他所欠的一笔债。他要还债，这对他是个巨大负担。

第三人（普利得）来找我，说：“巴巴，我想成道。”我问他要不要别的东西。他回答说：“除了成道什么都不要。”我后来命他在屋里闭关禁食三年，只饮牛奶，不得读写。他做到了。有此胆量做。他从不离开屋子，有一天在屋内看见一条眼镜蛇，一直等到为他送奶的希度来把蛇杀掉。

我希望你们都认识到，不应对我的爱有任何要求或欲望。欲望源自神的第一个冲动：“我想知道自己。我想知道我是谁。”

这个原始欲望扩展为众多不同的欲望和虚妄要求：“我想知道自己。我想要这，想要那。”持续不断。一生又一生，虚幻的欲望一直发展到让人厌倦，什么都不想要。就在那一刻，他得到对第一个问题“我是谁”的答案：“我是神。”

应当过正常生活，只是爱巴巴，不执著于生活。那样你就会
有巴巴的爱帘保护，不受世界影响。不要执著。怎么办？通过爱
我和想我。

巴巴最后说：“基督的伟大，不在于其能力或奇迹，而是他十字架受
难之谦卑。他的谦卑是他的真正伟大。”



和大阿迪、埃瑞奇、尼鲁在悉尼的美赫屋

巴巴之后让全体到外面，又让每一个人被单独领进来，接受帕萨德。
巴巴曾指示不要向他提任何问题，但有位年轻女大学生，咄咄逼人地说：
“我就要提问。我不提问，怎么知道他是不是神？”说完，进去领帕萨德。
她出来时，门边的克拉丽丝·亚当斯见她满面敬畏，说：“我不知道发生
了什么。走到门口，感到浑身无力，跪了下来。”

巴巴还给了贝丽尔·吉登斯为他洗衣的殊荣。

巴巴用过了午餐，将一半饭菜送回厨房，让做饭的女子当帕萨德吃掉，
她们喜出望外。

午饭后，巴巴将大家召进房间。解释了烦恼：

不要烦恼。烦恼积聚并增加力量，在始因早已终止后成为习惯。（巴巴问一个人的年龄。）你年轻时，发生了这，发生了那，你哭泣悲伤，烦恼开始。五十年过去，你仍旧烦恼，尽管烦恼开始的时间已过。如果再过五十年你还会为此时发生的事情烦恼。这是疯狂。

你担忧某种状况，而你已体验过所有的状况。你曾失明，生病，贫穷，富有，年轻，年老，美丽，丑陋。你为子女担忧，而你曾有过无数的子女，他们也有过无数的父母与子女。你为工作担忧，而你曾从事过各种行业。你为妻子担忧，而你有过很多的妻子。你曾经是一切，并体验过所有的状况，你却担忧对你发生的琐碎小事。

一切都发自我，却不是真的。如果你在做梦，我出现在你梦中，告诉你：你在做梦，这不是真的——你会说：“巴巴，我在享受这些东西；我知道它们真实不虚。”难以理解。此刻，在你的醒梦中，我告诉你，什么都不真，因此别担心。

如何停止烦恼？——想我。爱我。基督以神圣权威说：“你的罪孽被宽恕。”我以神圣权威说：“爱我，你的烦恼将消失。”

实相不可描述，难以获得。百万人中有一个成为爱神者，在百万爱者中有一个证悟。这听起来不可能。因为我在你们中间，你就有个机会，我说：“爱我。”

之后，巴巴看望爱者们的宿舍。弗朗西斯·布拉巴赞写了一部剧《求索》——求道者寻求至爱上帝的故事，下午3点45分，大家为巴巴上演了这部剧。巴巴称赞他们的演出，说应出版此剧并在其他国家发行。之后巴巴就寝歇息。

刚过两三个小时，巴巴召来弗朗西斯·布拉巴赞、比尔·乐裴基和瑞吉·帕弗尔，去查查屋顶的噪音原因。起了大风。他们搬来梯子，上屋顶

查看是不是挂欢迎旗的架子造成的，却发现架子牢固。巴巴微笑说：“这给你们三人更多见我的机会。”

当天《每日电讯报》登载了巴巴来访的故事，标题为《有语而无言者》。文章写道：“美赫巴巴有语言天赋——精通六门语言。却一语不发。”

巴巴还告诉记者：“我是来唤醒人认识同一个神、人类一体、四海兄弟的。我不是来教导一个新宗教，而是来给现存宗教注入活力。”

逗留悉尼期间，巴巴还接见了一个叫唐纳德·因拉姆·史密斯的记者。对他们的谈话作了录音，由埃瑞奇翻译巴巴的手势。史密斯的第一个问题涉及智力确信。埃瑞奇开始：

美赫巴巴说，智力确信并不必要，因为没什么用。它只是一步。巴巴说在智力确信之后，应该有另一步视见确信，这也要被实际体验与神合一所取代。在智力上获得确信并不必要。

举个例子，这是弗朗西斯·布拉巴赞。假设他一字不识；什么都没读过，什么都不想读，可他知道一件事——他在某处听说有一个诸如神的存在，因而他确信有神。说：“我必须见神，我渴望见他。”他渴望见神，非常爱他；好比鱼儿离开水一般。他失去食欲，忘了睡眠，唯一的念头就是见神。他的确见到神，因为他有心灵，尽管没有智力确信。他在心灵里想见神。

还有一个人——博览群书，智力发达，见多识广，不停读书。他通过阅读获得智力确信。在智力上确信神的存在。听了并读了这一切，他说：“我确信除了神什么都没有。”但这仅仅是智力确信。这位智力确信者对神没有爱；他只是通过智力获得确信，卡在这里。他说：“我在这儿，研究了很多，读了很多，听了很多，还继续读——美赫巴巴的书《神曰》我也读了。我在智力上确信，神存在，神是唯一实在。”巴巴说，在这一切之上，他还得有爱神之心。如果有智力确信，也有爱，并且还有想看见神和与神合一的渴望，那么帮助他达到目标的正是这种爱和渴望。

所以，这是弗朗西斯，假设他什么都没读过，因而没有智力确信，但心中有爱。这是另一位先生，聪明，智力上确信，但没有爱，没有心灵。还有一位，他智力上确信，也有心灵；达到了目标，能看见神，成为神。那位没有心灵、只有智力确信者，永远见不到神。智力上确信又有心灵者，能看见神，也能让他人见神；而只有心灵者，为自己证神，却不帮助他人见神。区别就在此。你明白巴巴想说的意思吗？

记者问：“先生，您能谈谈爱吗？您所讲的爱，指的是什么？”

巴巴反问：

爱？爱是什么？首先，这是我的所爱，我自然爱他。我爱我的至爱。那是什么爱，对所爱的爱？那意味着我把一切给他——交出一切，不求任何回报。我只想给予。只想把一切给予至爱，让他高兴，让他满意。我想给予一切，不惜牺牲自身快乐。这叫爱。

这种给予、这种寻求至爱愉悦，将人带到极端程度，爱者甚至准备献出整个生命——为至爱而牺牲整个生命。这是爱的极致：不求回报！巴巴不求任何回报。

再谈谈世俗的爱，男人对女人的爱，也是爱。爱人想把幸福给女人，女人想把幸福给男人，但其中有某种自私占有动机。这是占有性的爱。世俗之爱——男爱女或女爱男——有爱的成分，却是占有性的。有欲求，有期待。

对至爱的爱，神圣之爱——当然这种神圣之爱也有不同的程度——渴望结合。爱者的目标是与至爱合一，当这种爱臻至顶峰时，爱者一无所求，甚至不求与至爱合一。不存在占有或欲求什么问题，只有给予。

“您的目的是什么，先生，或者说您在世间的工作是什么？”唐纳德·史密斯问。

给予我的爱，唤醒人类，让他们认识到一切皆幻相，神是唯一实在。一个能够爱神者，就能证悟该实在。一切万物皆一，却无人知道这个一体性。神在你内里。但有一个面纱，你自己就是你与神之间的面纱。神在我里面。我采用这个形体，是为了揭开所有人的面纱，以便他们能证悟神在他们自身里。唯有神居于一切万物。我是来揭开那个面纱并唤醒人类认识到：唯有一个实在，其他皆幻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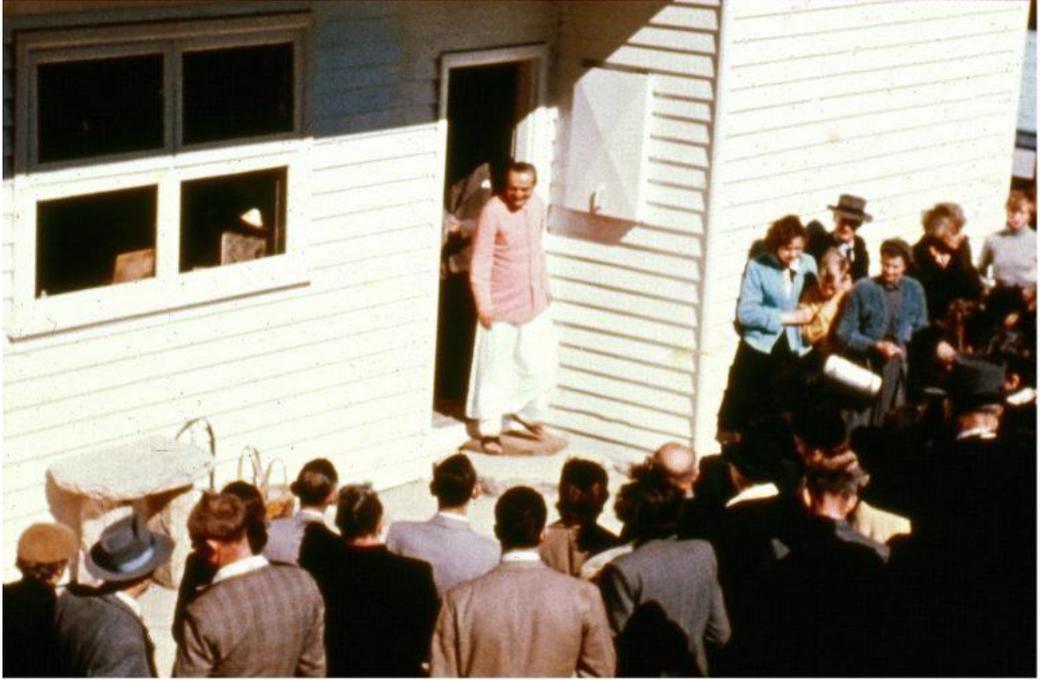
唐纳德·史密斯迷惑不解，结结巴巴地问：“那个实在，在内又在外？”

巴巴说没有内外。实在遍及一切。实际上，实在之外无它。没有内外、上下。实在遍在——遍及一切。我们所谓的幻相，也来自于实在。是实在的影子。

你散步时，影子跟随你，但你不会重视影子。你无法赋予它任何重要性，因为它只是影子。影子来自你；你自己的影子跟随你。你不跟随影子。正午 12 点钟，影子可以说消失了。因何？因为它不在了；所以消失了。唯有你是实在，影子不是；它根本不存在。

次日，8 月 11 日上午 8 时，都聚集在巴巴跟前。巴巴询问他们的健康、睡眠情况，同他们开玩笑。他接着和孩子们玩弹珠。几天前，巴巴教 13 岁的伯纳德·布鲁福德，怎样用指尖捏住弹珠，然后巴巴倒退大概四英尺，凌空射来另一枚弹珠。第一次没中，随后连续两次击中。巴巴站在门边，孩子们离开时，他问其中几个：“我是谁？”各种回答。伯纳德·布鲁福德说：“地球上最伟大的人！”这让巴巴很开心。

上午 9 点至 11 点半，举行公众达善活动。来了近 150 人，巴巴发干果和坚果帕萨德。当天梅·伦德奎斯特为巴巴的午餐做了鱼。



1956年8月11日，悉尼，美赫屋

下午4点15分，巴巴和满德里从悉尼飞往南部660英里的墨尔本。20名悉尼和（赴悉尼来见巴巴的）墨尔本爱者同行。当晚6点半，飞抵墨尔本的埃森登机场。弗朗西斯领着巴巴走下飞机，伊娜·列蒙率先迎接。巴巴挽着伊娜的胳膊，走入候机楼，接见另几名爱者。巴巴指示他们不要跟着他出机场或到奥布赖恩夫妇家。巴巴将住在坎伯威尔中心区、丹尼斯·奥布赖恩医生和夫人琼的家。克拉丽丝·亚当斯的丈夫斯坦，开车送巴巴。

亚当斯夫妇的女儿，辛西娅，虽年仅12岁，却强烈渴望靠近看看巴巴。巴巴驶离后，她和兄弟跑出去玩，拐弯时无意中迎面看见巴巴的车。巴巴坐在后排，直视着他们，挥手微笑。他们则感到违背了巴巴不让跟他出来的命令，赶快挥手回应一下，跑了进去。轿车本来已准备好驶离，可巴巴叫斯坦等几分钟。他回应了女孩想近前见他的心愿。

斯坦·亚当斯之前未见过巴巴，可他坐入车时，巴巴笑问：“你记得我吗？”

“不记得。”斯坦说。

“你会的。”巴巴向他保证。

途中，巴巴表示想在某个时间到奥布赖恩家，并叫斯坦尽量开快。驾着另一部车尾随的丹尼斯·奥布赖恩，看到前面飞快的车速，以为见到巴巴影响了斯坦的大脑。

交谈中，埃瑞奇称斯坦“亚当斯先生”。斯坦幽默地说：“别那么称呼！不然我也会把自己当作至古者！”巴巴拍拍他后背，表示欣赏。琼·奥布赖恩和她姊妹多丽丝·奥基弗，在等候欢迎巴巴。他们将整栋房子腾出来，给巴巴和满德里使用。

翌日，8月12日星期天上午，墨尔本组全部聚集在奥布赖恩家，被一一介绍给巴巴，接受他的拥抱。8月的墨尔本极其寒冷，有的房间很冷。巴巴让大家都坐到他跟前。许多人坐在地板上。

他首先说：“不要拘束；伸腿放松。一次，在印度的聚会持续了两小时，有些人盘腿而坐，整个时间不舒服。所以，我希望你们都自由放松，伸腿坐舒服了。”

有人说：“但我们不应该朝着您伸出脚；我们必须尊敬您，巴巴，您是上帝！”

巴巴回答：“上帝无处不在。我无处不在，甚至在你脚底下。你不管把腿脚放哪儿，我都在。随意伸腿当然没有错。巴巴下降到你们的层面，成为你们其中一员。”

埃瑞奇说：“在悉尼，巴巴对大家讲了很多，他感到最好是复述一遍在那儿说的话，因为他不希望墨尔本爱者错过任何东西。巴巴说这次行程即将结束时，他曾想取消澳洲之行。他想发电报取消访澳，又想到伊娜（列蒙）和克拉丽丝（亚当斯）会难过，其他为此辛苦工作的爱者也会不高兴。因此他决定来。”

接着巴巴说：

在美国活动繁多，时间有限。我得给很多讯息，接见很多个人和团体、记者和电视台的人。这一切都是怀着对我的爱做的。

我考虑到提早回印度，以便继续一年的闭关。这次我虽在闭关，还是答应给西方一个月撒晤斯。在印度发通知说，谁都不可到机场送行，也不得在我回国时去接。回印度之后我不见任何人，继续闭关五个月。

我很高兴和这里的爱者在一起。我来此不是为和你们的朋友或群众聚会、为其他人举办活动，而是为那些只为巴巴的爱、别无它求而来者。要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努力汲取巴巴的爱；呆在巴巴身边。可能我不再有机会访问澳洲、英国和美国了，因为我的时间非常近了。正快速到来。时间已近。

巴巴接着让埃瑞奇复述他在悉尼授述的两篇语录，《两类自我》和《三类求道者》。中间，巴巴叫伊娜·列蒙和琼·奥布赖恩坐在他两侧。之后，对他们讲了 1957 年 11 月 7 日在印度举办大型聚会的计划，并解释说打算召唤澳洲的团体、以及欧洲和美国的其他团体：

我已经邀请了 50 名美国爱者来，欧洲 20 人，澳洲也有一些。我希望赴印度的墨尔本爱者准备好无保留地服从我的指示。不用担心食宿，但费用由每位来者支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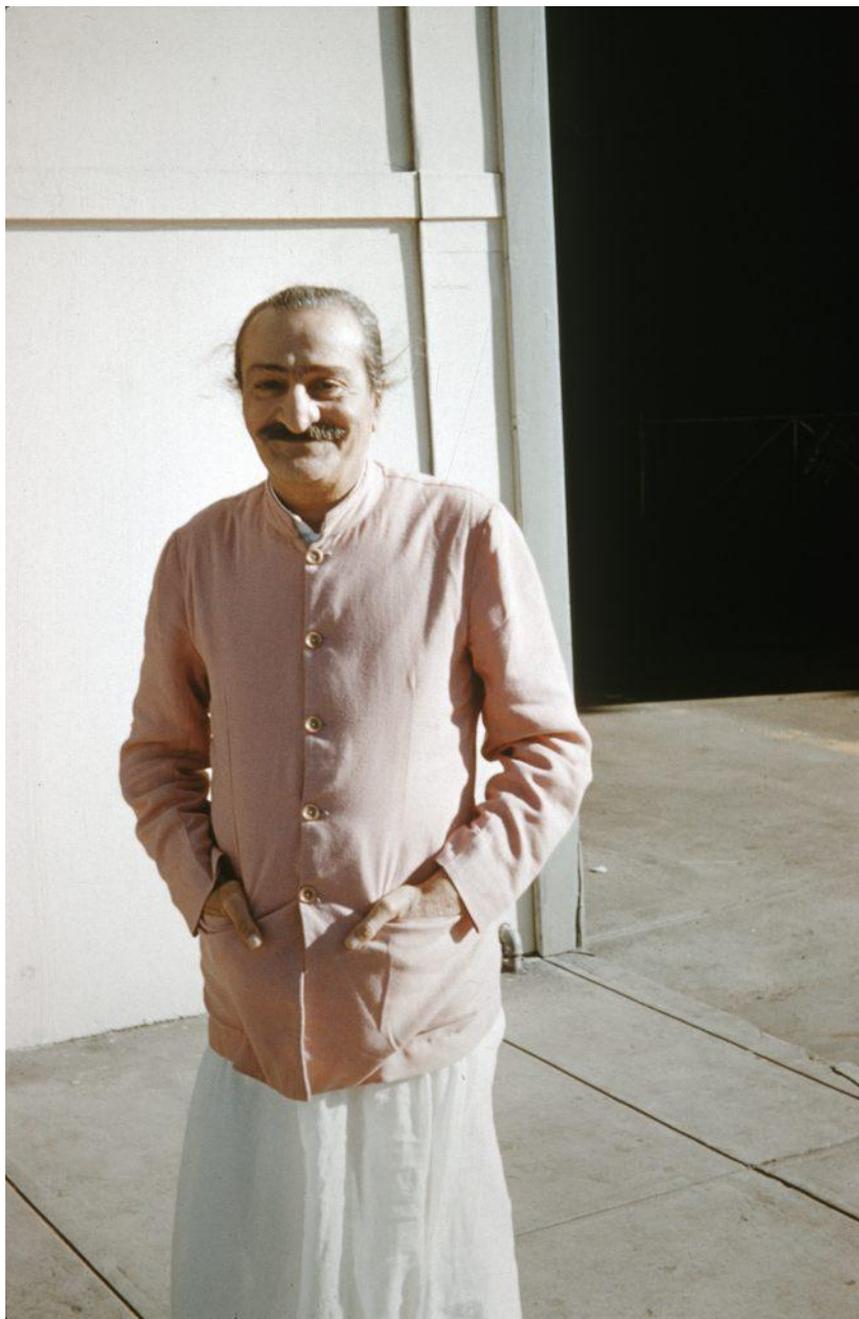
1957 年出现的这种机会，人们必须等待 700 年，才有另一次。

耶稣基督是爱之海洋，圣父与圣子同时。无人能够认识他。无人明白他当时说的话。他乃万能、全能，却显得如此无助。最后让自己钉在十字架上。为何？为了教导人类谦卑。现今基督徒去教堂，参加布道仪式，却忘记耶稣想在世界上做的。

接着弗朗西斯和大阿迪将接受巴巴赴印邀请的悉尼和墨尔本爱者，列了一份名单。

上午的聚会于 10 点结束。巴巴完全化解了团体中早先的分歧。每个人都聚集在屋外。巴巴开始私下接见，直到 11 点半午餐时间。之后巴巴要爱

者回家呆一下午。晚上在多丽丝·奥基弗家重新集合，听弗朗西斯·布拉巴赞宣读巴巴的一些讯息。巴巴不出席。



1956 年，悉尼

在巴巴抵达之前，墨尔本爱者为他提供了六处住宅。巴巴只用一处，因此在下午造访另五处，圣化每一个住所。巴巴和满德里由伊娜·列蒙陪同，驱车来到林伍德区的艾茜·M·斯玛特家，博克斯山的斯坦和克拉丽丝·亚当斯家，韦弗利山的约翰和贝蒂·伯斯顿家，莫尔文东区的约翰和琼·布鲁福德家，艾森区的奥斯瓦德和贝蒂·霍尔家。走向荆树路 335 号布鲁福德住时，巴巴握住伊娜的手。那一刻，伊娜感到仿佛置身天堂！

大家事先不知道巴巴来墨尔本后会登门造访。布鲁福德夫妇几乎没时间收拾清理，屋里有些乱。巴巴瞧见男孩伯纳德的房间井然有序，眨眼问：“总是这样？”

“不是！”伯纳德诚实回答。巴巴用球玩了一小会儿游戏，来回抛掷。

进屋后左侧第一个房间，是约翰·布鲁福德的工作间。里面全是他的电动工具、木制品、金属制品和工艺品——外加破损的吸尘器，以及猴年马月待修的其他物品。地上堆着木屑刨花，面目全非的地毯上染着软焊料。房间显然从未打扫过，门总是关着。除了家人，没人冒险进去过。巴巴指着门，问：“这个房间呢？”窘迫的约翰自嘲：“这就是人们说的脱掉裤子下地狱！”巴巴笑了，但还是进去看了看——这次是眉开眼笑！

从新南威尔士州来的葛莱蒂丝·休伊特住在亚当斯家，她想自己最好和其他人呆在外面，因为巴巴是来看亚当斯一家的。然而，巴巴却有力地拉着葛莱蒂丝的胳膊，把她拉到亚当斯家人那边。

在杰利科街 12 号亚当斯家房子走廊上，克拉丽丝绘了印度彩粉图案（每逢吉日印度家家户户涂绘这种标记）。巴巴问是哪来的。克拉丽丝说，她在孟买时恺娣·伊朗尼给她的。

克拉丽丝·亚当斯的三个孩子，诺埃尔、辛西娅和科林，还有一个当时住在他们家的朋友彼得，排队被介绍给巴巴。介绍辛西娅时，巴巴问她：“你爱我吗？”

她回话：“我不知道，但我想是的。”巴巴拥抱了她。

巴巴坐在客厅，听斯坦和长子诺埃尔的二重奏，斯坦拉小提琴，诺埃尔吹笛子。巴巴又叫 10 岁的科林吹竖笛。科林说：“做不了！”并竖起包

扎着的指头。“可我是为您切橙子弄的！”他认真地说，巴巴同情地点点头。

巴巴走进男孩们的卧室，里面搭了一列大型玩具火车。巴巴观看了一会儿火车奔驰。大家正看着，巴巴突然抬手，火车停了。再放下手，火车重新出发。门口有位悉尼爱者悄声说：“奇迹！”其实是诺埃尔的手放在遥控器上，眼睛盯着巴巴！二人对视而笑，再次在完美同步中演示了这个小小“奇迹”。

接着，巴巴和男孩们玩弹珠，因为科林在写给恺娣·伊朗尼的信中说：“我打赌，玩弹珠我能赢巴巴！”巴巴接受了挑战。他们采用印度玩法，当然巴巴赢了。弹珠专家诺埃尔却总是击不中。最后，巴巴给他一枚大弹珠，通常容易击中——可诺埃尔还是击偏了！

在一位爱者家里，巴巴评论：“我在印度家访时，不得不应付唱阿提、献花环、做普佳。这儿，我可以享受平常登门作客的新奇感。”

在艾茜·斯玛特家，她给巴巴介绍两个孩子，比尔和珍。巴巴告诉她：“我亲临你家是重要祝福。”

艾茜后来记述：

“万王之王来到我们僻静的郊区，视察我的家和花园，没有大张旗鼓。这是他的意愿。可巴巴来访的鲜活记忆永不消退。我用粉色茶花装饰了客厅。他来访后的三周半，花儿依然鲜艳照人！”

巴巴驱车穿过风景如画的东郊和附近的田园风光。丹尼斯·奥布赖恩开车，一次，在驱车上山时，他问巴巴一个灵性上的问题。巴巴精确详细的回答令丹尼斯极其震撼，以至拐错弯，错走了2英里。

巴巴一般是在屋里走走，从一个房间到另一房间。而在艾森区凯瑞巷9号的奥尔瓦德和贝蒂·霍尔家，他在为他准备的沙发上坐下，享受温暖的房间。巴巴问这土坯砖房是不是他们自己盖的。奥斯瓦德答是，巴巴抬头凝望墙壁片刻，并通过埃瑞奇说：“很多爱注入了此屋的建筑。”他要大家静默片刻，过了一两分钟，打手势：“我已祝福了这栋房子。一直住在这儿。永远别为钱将房子出售或出租。”

巴巴久久凝视奥斯瓦德的眼睛。奥斯瓦德后来就那次体验写了首诗，其中写道：“他的注视深沉、温柔而久长，在那慈爱深潭迷失于畅泳的我，发现这些深潭属于我自己。”

离开前，巴巴看了奥斯瓦德·霍尔的画作。出发时间到了，巴巴拍拍他的肩，仿佛说：“我们上路。”奥斯瓦德驱车 20 英里，将巴巴送回奥布赖恩家。在车中巴巴对他说：“你是个好司机。你不知道为阿瓦塔开车有多么幸运。”（这次西方之行，巴巴对每一位为他开车者都这么表示。并对一人说：“仅仅为我开车这个行为，就会确保当时机到来，你穿越层面时，不会陷入其中！”）

路过艾森郊区一个长满灌木丛和一些高大桉树的地区，巴巴缓缓挥手指点，评论：“很美。美！皆源自我。可全是幻相。”

弗朗西斯·布拉巴赞同埃瑞奇坐在车后排。巴巴这次访问对他颇为挑剔，但途中温和地对奥斯瓦德说：“弗朗西斯跟我很亲。”

还有一次，巴巴碰碰奥斯瓦德的胳膊，指出远处山坡上几只在阳光下啄食的母鸡。这田园诗般的时刻，被奥斯瓦德扫兴的话打乱：“不错，但他们彻夜开灯照射，好让母鸡多下蛋。”奥斯瓦德回忆，巴巴的表情似乎冷峻起来。

返途中，巴巴让车在琼·奥布赖恩的父母家停下。诺曼·拉德克利夫（琼的兄弟）在那儿居住，巴巴的饭食也是从那儿送来的。伊娜·列蒙下车，去通知里面的人，巴巴来了。巴巴进屋，走向诺曼·拉德克利夫，拥抱了他。这意义深长，因为正是通过拉德克利夫，伊娜和全体爱者才认识了他姊妹，并通过凡·弗兰肯伯格男爵接触到苏非教，后来又同美赫巴巴建立联系的。然而，拉德克利夫却对巴巴不感兴趣，没去见他；而巴巴亲自来看了他。

下午 5 点回到奥布赖恩家，巴巴邀伊娜·列蒙进来。巴巴坐下与她 and 弗朗西斯交谈，一次还亲吻了伊娜的脸颊。

次日 8 月 13 日上午，全体聚集在巴巴面前。巴巴叫他们把孩子都带来。巴巴眼睛朝上望着，沉浸于内在工作。他显得巨大无比，却又似乎远离身

边的人们。有一次他说：“我夜间忙于做宇宙工作。即使此刻也感到工作压力。神不清气不爽。你们不会理解或认识这点。”

埃瑞奇说：“巴巴现在对你们讲讲印度的事。”巴巴继续打手势：

我将于1957年2月15日完成目前的闭关。之后，在3月份，会将聚会指示寄给你们——要你们何时离开澳洲，何时到印度，去哪里，在哪里停留。你们是乘飞机还是坐船，也有指示。美赫吉会接待你们。聚会定在11月7日开始，持续一个月。印度11和12月气候寒冷，要尽量带些保暖衣服。

今早我虽说精神不爽，但我要是出门散步，你们都不会跟得上。我走路特快。

我感到工作重压。时间已很近。只要一丝火花，就会爆发战争。即便今天精神不爽，我也在工作。我若是出去散步，你们都得奔跑才能跟上。

今早弗朗西斯哭得像个孩子。在这儿别又哭起来了。早晨我走出房间，对弗朗西斯说，我想提早离澳。有没有早班飞机？弗朗西斯告诉我，下午4点和5点之间有一趟班机。我对他说，如果我提早离开，琼、丹尼斯、伊娜和克拉丽丝也许会感到失望。弗朗西斯告诉我：“他们爱您，您怎么做他们都会开心。”

真的这样？他们会怎么想？会怎么说？你会怎么想，伊娜？你会感到失望吗？琼，你怎么想？

两位女士说：“您怎样决定都行，巴巴。”

听你们这么说，我很高兴。在印度，他们知道我的方式，对变动习以为常。一次大型活动都安排好了，我传话说不想去了，活动只好全部取消。之后我又说想去，他们只得重做安排。

我在每一个里面，在每一个地方。至师不考验弟子。他们与万物一体，不用考验。在道上的高道考验弟子；至师却不。

耶稣对门徒说：“都跟紧我。有一天你们当中有人 would 出卖我。”这不是考验；这是神人的工作。犹大背叛了他。据说犹大出卖了他，但那帮了个大忙。不是犹大背叛，而是犹大帮助耶稣完成使命。都属于神圣计划。

那么，我该何时离开？

巴巴原定当晚 7 点 15 分乘泛澳航空出发，但现改乘 4 点 10 分的飞机，订了安捷航空 920 号班机。巴巴谈到安得拉达善期间，来了五六万人，他只得双手发帕萨德，接连数小时不停。“无法描述。”他表示。又说：“昨夜我做了大量工作。宇宙性的工作。”

最后，巴巴指示丹尼斯和琼·奥布赖恩保留房子居住，不要售卖。

同巴巴一起静默片刻之后，成年人都出去。父母领进孩子，介绍给巴巴。令人欢欣的场景，小家伙们坐地毯上，都抬头望着巴巴。他拍拍这个的头，拥抱一下那个。又玩起弹珠。巴巴的精准出击和坚持采用印度玩法——双手食指射击，让他们甚为困惑。他还和孩子们玩球，望着一个孩子，却迅速把球抛往相反方向。

同孩子做完游戏，巴巴要蛋糕。拿来一只蛋糕，他却挥手示意拿走，要另一只。这只冰冻水果蛋糕送来，巴巴切开，交给埃瑞奇分成小块。巴巴一一递给孩子们，自然每个孩子都高兴地吃掉这块帕萨德。

辛西娅·亚当斯快到最后才拿到自己的那份；她甚至还以为巴巴可能忘了她。可巴巴从不忘记任何人，递给她一大块。巴巴要他们当着他的面吃蛋糕，可怜的辛西娅就是吃不完自己的那块。她属于最后离开的几个，巴巴说够了，遣孩子们离开。多年后，她意识到自己多么幸运——巴巴给了她更多时间在他身边。

儿童之后，每一个成年人又同巴巴个别会面几分钟。

因巴巴要提前离开墨尔本，下午的接见公众活动，从原计划的 2 点至 5 点，提前到 1 点钟。1 点半，巴巴对弗朗西斯·布拉巴赞授述下列诗句：

“在巴巴里死去，

为巴巴而死去，
伴随巴巴死去，
你将作为巴巴
活下去。”

“否定你的妄我，
真我则肯定自身。”

“一无所求，
则拥有一切。”

“舍弃一切，
乃至最终连舍弃
也都舍弃掉。”

“要爱我，就要
彻底忘记你自己。”

“要知道我真正是谁，
就要心同赤子，慧如智叟。”

一大批人来见巴巴。大多数是爱者亲属、朋友等。他们一一被领进，介绍给巴巴，并且可以提问。活动于2点半结束。

在墨尔本机场，都来最后看巴巴一眼。结果不是最后一次，因为巴巴登机后，沿跑道滑行的飞机因引擎故障，不得不返回。

坐在机窗边的巴巴朝机场阻拦装置后面的爱者挥手，说：“你们瞧，他们（留下的爱者）的爱导致引擎故障，我们只好又折返！”飞机于4点半左右起飞，6点15分抵达悉尼，巴巴和满德里返回美赫屋。



去墨尔本的途中

原计划8月14日陪巴巴全天游览蓝山，但那天早晨埃瑞奇为巴巴梳发时，巴巴召见比尔·乐裴基，取消行程，说他更喜欢留在灯塔山，休息和做内在工作。不过，上午巴巴驱车到不远处的海滨，之后又到附近（巴巴访问期间爱者借宿的）约翰·格兰特家，以及诺曼和弗朗西丝·李的家。比尔·乐裴基开车。经过悉尼街上的高大建筑时，比尔心生一念：“巴巴怎会是这一切的创造者？”

与此同时，坐在他旁边的巴巴，打手势：“造物界来自我。”

午餐后，巴巴又召集众人。下午1点30分，带巴巴到卡斯尔雷街73号霍兹-梅费影院看电影。巴巴身穿美国加州爱者为他缝制的蓝色上衣，同大家走进影院。电影已开始，里面一片黑暗。巴巴照常站在楼上，给每个

人分配座位。这自然打扰了后排的观众。巴巴后排的一个男子，大声对朋友评论：“他以为自己是谁，耶稣基督？”同巴巴一起的爱者对这句嘲讽并非无动于衷。他们直想大喊：“正是他！”

看了几分钟的加映短片《公海游艇》，比尔·乐裴基认定电影不怎么样，便闭目片刻，静思巴巴。突然有人敲敲他的膝盖，他看见巴巴转身望着他，微笑点头，仿佛在说：“对，我同意，不值得看。”

放映期间，有段时间巴巴蒙着头。大概一小时后，巴巴未等正片——二战间谍电影《从未存在者》开始，便走出影院。他让比尔·乐裴基开车带他穿过市区街道，绕了一大圈返回美赫屋。

下午茶后，巴巴召每人进屋坐下，并叫弗朗西斯·布拉巴赞拿过一本英译哈菲兹诗集。巴巴随意翻开书，递给弗朗西斯朗读如下格扎尔：

无知者啊！要奋力成为真知之师：

你在自己走完道路之前，

怎能去做他人的向导？

徒子啊！在神圣真理学校

要努力受教于爱之导师，

以便你有一天也做师父。

睡觉吃饭让你走远

无法达到爱的阶梯；

当你废寝忘食之时，

就会达到至爱真友。

神爱之光若落你心，

我以神的名义起誓

你将比太阳更美丽。

如踏上归途的行者，

丢弃你的自身钢铁，
通过爱的冶炼成金。
在荣耀者的道路上
当你变得无头无足，
神光照你从头到足。
在神海洋中沉浸片刻，
别以为你的一丝头发
将会被七海之水浸湿。
若神面是你凝视的目标，
从此你将拥有大智大慧
——对此绝对毋庸置疑。
当你的存在基础毁掉，
莫以为心房也将拆除。
哈菲兹啊！你脑子里
若有同至爱结合之念，
你必须成为灵性事物
智者明师门前的尘土。

之后巴巴指示为出发做准备。有人送巴巴一只毛绒考拉，他递给琼·乐裴基，留给她2岁的女儿詹妮。这天晚上在巴巴赴机场之际，燃放焰火。点燃的火箭在空中爆炸。巴巴走出屋，惊奇地望了望，突然转身回屋，说：“他们这么做为啥？会引发火灾！”两分钟后，黑暗中，男子们都提着水桶冲向灌木丛，扑灭燃着的树丛。之后，全体出发赴机场为巴巴和满德里送行。

巴巴在美赫屋时，问比尔·乐裴基要柠檬汽水。比尔拿了瓶冰镇的给他，巴巴将瓶子放在散热器旁，温暖后饮用。在机场，因飞机延误，等候期间巴巴要橙汁。比尔去找没有冰镇的，没买到。于是他买了瓶冰镇橙汁，到盥洗室，拿着在洗脸池里冲热水加热。在这些为巴巴温橙汁的爱之劳动后，巴巴仅饮一口，就递给比尔叫他喝光——比尔勉强喝掉，因为口味实在不佳。

夜晚 10 点半，巴巴和满德里乘快达航空 EM535 班机，从澳大利亚起飞，返回印度孟买。

巴巴离开后，琼和比尔·乐裴基使用巴巴来访期间用过的床；也用了他盖过的羽绒被和毛毯。每当有孩子生病，夫妇俩会让他们躺在这张床上，当比尔外出，孩子们有时也会轮流睡这张床。数年后，比尔考虑修缮美赫屋，给巴巴写信，申请许可对房屋施工。巴巴回复，叫他按自己认为最好的去做，还让他放心：“什么都不能毁掉我在那里的在。”



1956年8月，悉尼机场

巴巴和满德里飞行了一夜。飞机在达尔文和雅加达经停之后，于8月15日下午2点着陆新加坡。他们在莱佛士酒店的空调房间度过一昼夜。巴巴心情不佳。尼鲁在他身边守夜。巴巴让关掉房内的空调，每隔10分钟都派他去叫美赫吉、埃瑞奇或阿迪。

夜间，巴巴极度不宁，指示美赫吉：“去问一下何时供应早餐。”美赫吉报告，6点之前不会有。他们要在此之前出发，凌晨4时，巴巴派他回去，设法在他们离开前安排些东西吃。他做了努力，却无果而返。

凌晨5时，未洗漱用茶的巴巴和满德里下楼到前厅，乘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巴士去机场。停有两部巴士，美赫吉领巴巴上了第一辆，以为它会更快出发。因司机未到，车内没有其他人。阿迪因没吃早餐心情糟糕，巴巴也为种种不快事件责备另外三个。这时得知第一辆巴士不去机场。巴巴对美赫吉让他坐错车甚为不悦。他们又登上第二辆巴士到机场，飞赴锡兰的科伦坡。

然而，因苏伊士运河危机，科伦坡至孟买的航班被取消。巴巴问满德里：“我昨晚的表现，你们认为我疯了？”他们这才明白，巴巴通过发火，扭转了更为严重的局势，苏伊士危机没有酿成大事件。

他们原计划8月16日晚6点45分飞抵孟买，但现在滞留科伦坡20小时，只好在拉维尼亚山大饭店宿夜，饭店位于城外7英里的拉维尼亚山岬角上，俯瞰大海。巴巴曾预言航班可能滞留，返印前他会有必要在某地休息两日——这都自动发生。

巴巴命美赫吉往萨塔拉发电报解释，因苏伊士危机，他们滞留科伦坡，将推迟一日抵达。为省钱，美赫吉把“营地萨塔拉”写成一个词。

巴巴建议他把地址写成两个词“营地，萨塔拉”。美赫吉却说：“我一向这样发电报的，巴巴，电报总是到达目的地。”巴巴受够了，不再辩论。美赫吉按自己的想法发了电报。电报从未收到，与此同时，萨塔拉的男女满德里对巴巴的行踪焦虑不安。

1956年8月17日星期五上午9时，巴巴飞离科伦坡，当天下午1点着陆孟买。阿瓦塔在30天内环球飞行30000英里，越过五个大陆。

按照巴巴的指示，宝带伊斯迈尔（巴巴不在期间宝教他读书）从萨塔拉到孟买，两人同纳瑞曼·达达禅吉一起，到机场接巴巴。瓦曼·帕达勒也从阿美纳伽开来阿迪的车。没有允许其他爱者到场，因为巴巴仍在闭关中。

巴巴和满德里离开孟买机场，驱车到阿厦那。用过茶，巴巴、埃瑞奇、尼鲁、美赫吉、宝和伊斯迈尔驱车前往萨塔拉，并于同一天到达。阿迪留在孟买。两天后回阿美纳伽。

到了萨塔拉，巴巴询问电报之事。获悉电报未到，巴巴大为不快，训斥美赫吉：“为何不按我说的做？那封电报现在何处？”为省点钱而违背巴巴，美赫吉对此懊悔不已，承认了错误。